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

(二)

建炎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七

【建炎元年】秋七月己丑朔。温州觀察使樞密院事都承旨王瓚爲河東經制使。通直郎直祕閣傅亮爲副使。詔諸路常平司見在金銀並起發赴行在。龍圖閣學士提舉鴻慶宮兼侍讀耿延禧知宣州。延禧與李綱不協。自京城使還。以父老乞去。故有是命。朝請郎李積中知襄陽府。奉直大夫趙岍知平江府。朝請郎周杞知常州。積中、南昌人。宣和末。爲宗正少卿。坐元祐黨送吏部。至是再用之。岍、高密人也。庚寅。命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討軍賊杜用。都巡檢使劉光世討李昱。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前軍統制張俊分討魚臺、黎驛亂兵。自宣和末。羣盜蜂起。其後勤王之兵。往往潰而爲盜。至是祝靖、薛廣、黨忠、闔瑾、王存之徒。皆招安赴行在。凡十餘萬人。李綱爲上言。今日盜賊。正當因其力而用之。如銅馬、綠林、黃巾之比。然不移其部曲。則易叛。而徙之則致疑。正當以術制之。使由而不知。乃命御營使司委官分揀。凡潰兵之願歸營。與良農願歸業者。皆聽之。所發至數萬。又擇其老弱者縱之。其他以新法團結。擇人爲部隊將。及統制官。而其首領皆命以官。分隸諸將。由是無叛去者。獨淮寧之杜用、山東之李昱、河北之丁順、王善、楊進。皆擁兵數萬。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驛、單州之魚臺。亦有潰卒數千爲亂。綱以爲專事招安。則彼無所畏。憚勢難遽平。乃白遣淵等率所部分往討之。時李昱犯沂州。守臣某閉門拒守。以官妓十人遺之。昱乃去。至滕縣。掠民董氏女。有美色。欲妻之。董氏罵昱而死。昱自費縣引兵圍長清。光世遣其將喬仲福追

擊斬之。既而用爲淵所殺。餘悉殄平。丁順者嘗爲滄州兵馬鈐轄。王善者爲雷澤尉。皆以罷從軍不得志。

事見五月甲午。

楊進者

進初見四月戊寅。

以其才爲淵所忌。懼罪亡去。號沒角牛。兵尤衆。又李孝忠既破襄陽。擾京西諸

郡。綱以京城都巡檢使溫州觀察使范瓊反側不自安。因命瓊討李孝忠。使離都城。且示以不疑之意。瓊

乃將所部赴行在。既而丁順等皆赴河北。招撫司自效。盜益衰。

辛卯。籍東南諸州神霄宮田租及贍學錢以助國用。從禮部請也。尚書兵部侍郎董耘試兵部尚書。

小麻在丁丑本部。名在辛卯。今從日麻。

右諫議大夫宋齊愈罷。初齊愈既論尚書右僕射李綱之過。會朝廷治從逆者之罪。

趙抃之遺史曰。宋齊愈新除諫議大夫。是時李擢爲給事中。擢與齊愈在圍城。

言者論齊愈在皇城司首書張邦昌字以示議臣。由是罷諫議大夫。下臺獄。制曰。所幸探符之未獲。奈何

援筆以遺書。遺毒至今。造端自汝。或曰。齊愈論綱不已。綱故以危法中之。

中皆非純臣。擢與齊愈謀。諫官必論已。必得罪。且曰。先發制人。乃不書黃而繼駁之曰。昨三月初。王時雍等在皇城司案議乞立張邦昌

拜大金詔。筆書議狀。時雍亦恐懼不敢填邦昌姓名。而齊愈奮然大書張邦昌三字。仍自持其狀以示人。四座無不驚駭。齊愈自言

從二月在告不出。欺誕若此。今除諫議大夫。當是陛下未知其人邪。佞而朝廷未有人論列。更乞聖裁。遂罷諫議大夫。令王賓根勘。案日

麻齊愈以今年五月戊戌除諫議大夫。而擢以五月甲寅除給事中。在其後半月。不知何以錄黃方過後省。兼擢以六月癸亥。坐爲楚事

賁湖南。去此已踰月。不知所紀何以方下。姓之所記。恐或有誤也。然齊愈除諫議時。擢已爲中書舍人。或者當時有論列而不行。至是李綱方檢舉將上。亦未可知。附此更求他書攷之。

承務郎諸王府贊讀江端友試

尙書兵部員外郎端友、休復孫也。

休復、南昌人。嘉祐中修起居注。案史：端友無前。衛此據邵伯溫辨誣所載端友上欽宗書增入。

隱居京城東郊，躬耕蔬食，素有高

行。蔡京欲辟之，不能致。靖康初，上書論事，後用吳敏薦授官。至是召用。徽猷閣待制知平江府鄭滋責授祕書少監，分司南京，筠州居住。坐圍城時日事燕飲，爲轉運判官顧彥成所劾者，滋、建德人。彥成、邵武人，或曰李綱之罷行營使也。滋當具責詞，頗肆醜詆，故彥成以私書言之於綱。復下彥成體量，而有是命。

二年八月

辛未改正。

甲午。案原本缺甲午日，查十月六日壬戌，陸藻卒註云：見七月甲午，宜於此處補入。

龍圖閣待制知杭州葉夢得復龍圖閣直學士，奉議郎李邴、朝請大

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陸藻並復徽猷閣待制。邴、鄴兄藻侯官人也。大觀中嘗爲給事中。靖康初坐避

事奪職，至是始復之。

是日。

案二年四月丁卯註：士瑀於甲午入洛州，則是日爲甲午無疑。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士瑀以義兵

復洛州。初，士瑀從上皇北狩，次洛州城東五里，與諸宗室議欲遁還據城，謀未就而敵圍已合，同行皆散去。無一人留者。士瑀得蹇驢跨之西馳，夜半爲盜所奪，徒步疾走，遲明抵武安縣，憩於張氏酒肆，語其人曰：我皇叔也。縣官聞之俱來謁，資以衣冠鞍馬，得少壯者百餘人，從至磁州，舍於州治，乃召集義軍以解洛圍。不旬日得兵五千人，歸附者至數萬，以王江、李京將之。先是直寶文閣知洛州王麟自將勤王兵千

人至大名。既而以母老求去。上疑其有異志。然卒遣之。及金人遣萬戶伊嚙圍洺州。麟帥軍民以城迎拜。

軍民怒。併其家殺之。

趙姓之遺史云。金人圍洺州。以知州王麟是重賞屬官。遂於城下呼爲王。姑丈聞其良心。軍民信之。殺麟全家。與此不同。今據耿延禧中興記修入。

獨餘統制官韓一在城。

中士瑀至邯鄲。而統制官李琮亦以兵會。時金兵未退。士瑀夜半薄城下。力戰破其寨。翌日入城。部分守

禦。金人力攻之。士瑀勵將士以火礮中其攻具。以計生獲其將領。乃解圍而去。士瑀岐簡獻王少子。

岐簡獻王

仲忽漢王孫澶

淵郡王宗子。天資警敏。方童稚。凜然如成人。至是纔弱冠也。

此據士瑀附傳及建炎三年正月河北東路副置司捷報參修傳云。至邯鄲。朝廷亦遣李刺史兵來會。未至而李兵

叛去。遂收其散亡。得六千餘人。自將之。據史。李刺史失其名。而捷報云。不期又有都統制軍馬李琮等兩項人兵。共議起發。則李刺史卽琮也。琮非朝廷所遣。當是河北義兵自詭王命者。今略刪澶趙姓之遺史云。金人自京師回。經由洺州境內。軍民劫之。得南正宗室士瑀。

途留爲知州。姓之所云卽士瑀也。

乙未。温州觀察使京城內都巡檢使范瓊爲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同都統制。徽猷閣待制知密州。

郭奉世統兵勤王。久而不至。詔本路諸司尋訪以聞。

此爲杜彥據密州張本。奉世行遣未見。當致求附書之。

丙申。詔諸路米綱以三分之一輸行在。其餘悉赴京師。先是汴河上流爲盜所決。閉塞久不合。綱運不通。乃責都水使者陳求道。榮蕤爲散官。仍領監事。與提舉京城所內侍陳良弼董治之。再隄旬而水復故。時

京師軍民方闕食。故命濟之。仍以空舟載六曹案牘及甲器赴行在。舊京師米升三百。及是始平。朝奉郎曹大同落致仕。提舉淮南西路刑獄公事。大同宣和七年七月除膳部員外郎。未知何時致仕。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言。

去歲閏月。劉順齋到淵聖皇帝蠟詔。令監司帥守募兵勤王。臣卽時鏤板徧檄所部。非不勤王。而六路之閒。漠然無有應者。閒有團結起發去處。類皆兒戲。姑以避責而已。非有救災弭難之誠意也。惟淮東一路。臣親率諸司爲之。粗成紀律。然諸司猶有占吝錢物。不肯應副。略不念君父幽處圍城之中。臣當時恨無利刃以加其頸。今京城旣已失守。二帝旣已播遷。夫復何言。然竊謂儻置賞罰而不行。則臣恐今日已後。金人復爲逸患。陛下復欲起天下之兵。而諸路玩習故常。恬不知畏。則朝廷何恃以協濟艱難哉。願明詔大臣。按劾諸路監司。昨承蠟詔。指揮廢格。不勤王者。與夫號爲勤王。而滅裂者。悉加顯黜。以爲將來誤國忘君之戒。詔諸路提刑司究實以聞。日麻。臣僚上言無姓名。以事攷之。則子諲也。

戊戌。正議大夫忻州觀察使張換爲河北置制使。詔京東帥司相度。自登萊至海州。置斥堠烽燧等事。先是朝請郎知海州魏詠言。海州至登萊最近。而登萊與金人對境。近聞金人於燕山造舟。欲來東南。望造戈船。修樓櫓。依登萊例。屯兵二三千人。以備緩急。許之。至是代詠還。復有此請。直祕閣知恩州趙子昉。貶秩三等。仍奪職。坐河決所部也。東都宣武卒杜林謀掠成都以叛。伏誅。時淮甸秦隴皆用兵。蜀人洵懼。林本山東羣盜。後成成都。乘勢與其徒二十九人。謀招集亡命。大掠成都。驅民之東川。由中水出峽。

南奔以應金兵。自夏及秋計議已定。至是會於城南漢昭烈廟。將乘夜襲官船。取器仗。部分未發。廟祝馬古與其子信覺之。馳詣府告變。兵馬都監陸世脩等率吏士捕斬之。後錄古等功。以為承信郎。初平陽府吏張昱坐法黥。既而亡歸。聚衆數千。會磁州無守。軍民共議迎昱入州。權領州事。金人屢犯其境。皆不攻。徑過。至是以昱為關門祇候。知磁州。俄金人復引兵來攻。磁無城不可守。昱遂率其衆出奔。金人陷磁州。撫定而去。此據趙性之遺史 金國通問使傅雱發東京。此據雱通問錄。日屨於此月。壬辰。方書雱借官出使。恐誤。 是日淵聖皇帝自雲中至燕

山府。居於愍忠寺。趙子砥燕雲錢。淵聖七月初至自雲中。七月上旬。二聖相見。戊戌。初十日也。故附此日。

已亥。詔臺省監官減學官館職之半。三年五月。庚申。又減。 以常平事歸提刑司。紹興八年十二月復。 市舶事歸轉運司。三年五月復。 罷

諸州分曹制掾。縣戶不滿萬。勿置丞。堂吏磨勘。止朝請大夫出職。止為通判。宰執子弟任待制。以上者並罷。執政官減奉錢三之一。京官奉祠者亦如之。先是宰臣李綱言艱難之際。賦入狹而用度增廣。當內自朝廷。外至監司州縣。皆省冗員。以節浮費。上命中書省條具。至是行下。自蔡京用事。子孫皆至大官。其後宰相鄭居中。劉正夫。余深。白時中諸子。悉以恩澤為待制雜學士。故綱有此請。然未及行。二年二月。辛酉。行遣。 居中。

開封人。正夫。西安人。深。閩縣人也。尚書吏部員外郎衛膚敏守衛尉少卿。膚敏自明州還朝。事見今年四月末。

上書伏矯制之罪。上嘉賞之。廣敏言。屢者金犯汴京。乘輿保金湯而居固善。然知金雖棄去。秋心復來。而尙嬰孤城。此大臣不知變之過也。今兩河諸郡。幸皆堅守。臣謂宜陰以帛書許其世封。使人知自愛。不爲賊有其陝西、山東、淮南。則令增陴濬隍。訓齊其人。而擇大臣以鎮撫之可也。尙書言浙江民間有釣魚船。謂之釣槽。其船尾闊可分水。面敞可容兵。底狹尖。可以破浪。糧儲器仗。置之箘版下。標牌矢石。分之兩傍。可容五十卒者。而廣丈有二尺。長五丈。率直四百緡。請下浙江諸州。募豪民入中。每十五艘授迪功郎。從之。顯謨閣學士知越州翟汝文。貶秩二等。先是汝文用赦放民租爲四十萬緡。言於朝。未報。

事見今年六月末

兩浙轉運判官吳昉。以淮南軍衣不足。詰汝文。汝文檄昉言。宣和七年登極。赦文應州縣有合寬恤事。許逐路帥臣一面施行。訖奏。今來漕司。乃敢故違。抗拒君命。未欲奏劾。昉懇於朝。故貶。徽猷閣待制知平陽府高衛。坐棄城落職。衛安陽人也。

辛丑。詔曰。朕權時之宜。法古巡狩。駐蹕近甸。號召軍馬。以防金人。秋高氣寒。再來犯界。朕將親督六師。以援京城及河北、河東諸路。與之決戰。已詔奉迎元祐太后。津遣六宮。及衛士家屬。置之東南。朕與羣臣將士。獨畱中原。以爲爾京城及萬方百姓。請命於皇天。庶幾天意昭答。中國之勢寢彊。歸宅故都。迎還二聖。以稱朕夙夜憂勤之意。應在京屯兵聚糧。修治樓櫓器具。並令畱守司。京城所。戶部疾速措置施行。時李綱入朝。月餘。邊防軍政。已略就緒。獨車駕行幸。未有定所。綱開爲上言。今縱未能入關。猶當滴囊。鄧以示

不忘中原之意。選任將帥。控扼要害。使今冬無虞。車駕還闕。天下之勢遂定。而近議紛紜。謂陛下將幸東南。果然。臣恐中原非復我有。上曰。但欲迎奉太后及六宮往東南耳。朕當與卿等甯中原。綱再拜賀。因乞降詔。上乃命綱草詔。頒之兩京焉。右正言鄧肅請竄斥邦昌僞命之臣。右司諫潘良貴亦言。宜分三等定罪。上以肅在圍城中。知其姓名。令肅具奏。肅言。叛臣之上者。其惡有五。一曰。諸侍從而爲執政者。王時雍。徐秉哲。吳玠。莫儔。李回是也。其二曰。諸庶官及宮觀而起爲侍從者。胡思。朱宗。周懿文。盧襄。李攬。范宗尹是也。其三曰。撰勸進文與撰赦書者。顏博文。王紹是也。今紹已投嶺外。而撰赦文者。止令分司。亦何私於博文者。其四曰。事務官者。金人已有立僞楚之語。朝士集議。恐不能如禮。遂私結十友作事務官。講册立之儀。搜求供奉之物。悉心竭力。無所不至。其五曰。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爲叛臣之上。寘之嶺外。所謂叛臣之次者。其惡有三。其一曰。諸執政侍從臺諫。稱臣於僞楚。及拜於庭下者。是也。所謂執政者。馮澥。曹輔是也。所謂侍從者。其餘已行遣矣。獨有李會尙爲中書舍人。所謂臺諫者。洪芻。黎確等。及舉臺之臣是也。當時臺中有爲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其餘無不在僞楚之庭矣。其二曰。以庶官而陞擢者。此不可勝數。乞委甯守司按籍考之。則無有遺者。其三曰。願爲奉使者。黎確。李健。陳職是也。已上數等。乞定爲叛臣之次。於遠小處編管。時王時雍。徐秉哲已先竄。乃詔責授昭信軍節度副使。吳玠移韶州。責授寧江軍節度副使。莫儔移惠州。太中大夫盧襄。通直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范宗尹。朝奉郎朱宗。責成。忻。祈三州團練副使。襄衡州。宗尹鄂州。宗岳州。並安置。中大夫提舉成都府玉局。

觀馮澥朝請郎試中書舍人李會並降三官爲祕書少監分司南京澥成州會筠州居住故尙書工部侍郎何昌言追貶隰州團練副使通直郎新通判南劍州何昌辰除名永州編管朝請大夫黎確朝散郎李健尙書虞部員外郎陳戩並與遠小監當承議郎侍御史胡舜陟朝散郎新知無爲軍胡唐老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馬仲朝散郎監察御史齊之禮朝請大夫新知衢州姚舜明宣教郎新知江州王俟皆降二官撰勸進文及事務官令畱守具姓名申尙書省唐老舜明俟皆坐嘗爲臺官仲嘗請邦昌復避而不言故例貶秩

日麻六月乙亥胡舜陟胡唐老姚舜明王俟各降二官有諳詞而於此又書之案此月所書比前爲詳今從之呂本中雜記曰鄧肅前一年因李綱進得官時又用汪伯彥時爲右正言故附會綱意專以圍城爲言旣而潘良貴又乞分三

等誅

觀文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耿南仲龍圖閣學士新知宣州耿延禧坐父子主和並奪職仍以

延禧提舉江州太平觀用鄧肅再疏也日麻南仲落職於此日五月癸亥兩書之蓋誤詔江寧府因軍變走避官並放罷

壬寅侍御史胡舜陟充祕閣修撰知廬州舜陟嘗論宰相李綱之罪上不聽舜陟因求去會言者論其嘗

事僞庭乃命出守日麻五月壬子胡舜陟據祕閣修撰知廬州七月壬寅降授宣教郎守侍御史胡舜陟特授祕閣修撰權發遣廬州案五月壬子舜陟未降官今附七月時淮西盜賊充斥廬人震

恐日具舟楫爲南渡計舜陟至修治城池建樓櫓戰棚具蘭石布渠答又增築東西水門疏決壅潰固濠壘以備衝擊繇是廬人始安起復朝請郎王圭言金人攻城多是數處併攻如攻東者妄稱西壁已破

攻南者。妄稱北壁已破。俟喧囂不定。卽乘隙登城。又金人多用黑旗上城。務令守人奪取以惑衆。金人多拋大砲。宜用囊盛麩糠。布於敵樓。則砲不能害。又女牆頭宜各置木椎一具。遇敵登梯。以椎擊之。不費矢石。詔下其說。使沿邊知之。圭真定人。金人之入汴也。圭方持喪。率衆數萬保山寨。屢與敵角。聞上登極。自山寨閒道來歸。故起復之。徽猷閣侍制提舉亳州明道宮王資深卒。資深。胸山人。事上皇爲中書舍人。

卒年七十八。

寶寧閣學士知江寧府兼江西南東西路經制使翁彥國卒。

此據劉蒙自辨狀日麻無之。

癸卯。尙書右丞呂好問充資政殿學士。知宣州。初。好問與李綱論事不合。會鄧肅奏僞命臣僚。其言事務官頗及好問。侍御史王賓亦上疏極論好問在園城中。方淵聖拘於敵營。宜以蠟書至元帥府取兵。而反勸進。懷貳挾姦。無大臣節。况嘗汗僞命。不可以立新朝。上手札賜綱曰。好問心迹與餘人不同。言者所不知。仰尙書省行下。好問慚。力求去。且上疏自理曰。昨金人圍閉邦昌僭號之時。臣若閉門避事。以潔其身。實不爲難。况臣於邦昌未入城之際。曾乞致仕。重念臣世受國恩。異於衆人。親受賢者之責。身任宗社之重。故忍恥含垢。遁死朝夕。不避金人滅族之禍。遣人衝圍齎書於陛下。而又畫謀奉迎。幸而天祐神助。得覩今日中興之業。則臣之志願畢矣。向若金人羅網得臣之書。而臣之謀畫萬一洩露。則臣之一身。與臣之家族。當如之何。區區之忠。皇天后土知之。宗廟社稷知之。陛下又知之。臣之心迹。顯然明白。今若不速自引退。使言者專意於臣。而忘朝廷之急。則兩失其宜。疏入。乃有是命。

好問家傳云。好問罷政在七月己酉。而日麻於六月癸未。七月癸卯兩書之。攷其前後當

是矣。即得旨而
已。西出告耳。

延康殿學士提舉南京鴻慶宮許翰守尚書右丞。靖康中，李綱與翰同在樞府，知其賢，至是力薦於上。謂翰外柔內剛，學行純美，謀議明決，宜在左右，參決大政。上亦喜其論事，遂用之。

日麻。翰除命於此及八月。

甲子兩書之蓋誤。

是日，腰斬通直郎宋齊愈於都市。齊愈初赴獄，以文書一縑囊授虞部員外郎張浚曰：「齊愈不過遠貶，他時幸爲我明之。」此李會勸進張邦昌草藁也。時御史王賓劾齊愈未得實，聞齊愈有文書在浚所，遽發篋取之，寶密諭會使妄自拊而證齊愈，且歸議狀事於王時雍。齊愈引伏法寺當齊愈謀叛，斬該大赦，罰銅十斤，情重取旨。黃潛善等頗營救之，上曰：「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乃詔齊愈探金人之情，親書姓名，謀立異姓，以危宗社，造端在先，其罪非受僞命臣僚之可比，特不原赦。議者或以爲冤。

熊克小麻云：賜齊愈死，案

詔旨云：依法定斷，非賜死也。張栻私記云：張邦昌之挾賊以僭也，在金營議以定宋退翁自會議所歸，道遇鄉人問之曰：「今日金所立者誰？」退翁疏書邦昌姓名於掌以示之，而李丞相以爲退翁自會議所即取紙筆書邦昌姓名，造端謀立丞相與王賓又密諭李會使妄自拊，而歸其事於退翁，丞相竟匿會勸進藁而執其章，論退翁死。李公旋罷相，齊愈案款云：「軍前遣吳玠等將文字，稱廢淵聖皇帝，齊愈孫傳等在皇城司集議，遂到本司見衆官及菓子，有王時雍等衆議推舉張邦昌狀草，齊愈問王時雍舉誰，時雍云：「金人令吳玠來密諭，意舉張邦昌，今已寫下文字，只空著姓名，又看得金人原來文字，聲說請舉軍前南官，以此參驗王時雍語言，即是要舉張邦昌，齊愈恐違時別有不測，爲王時雍吳玠密諭張邦昌亦欲早圖了結，齊愈輒自用筆於紙上書張邦昌姓名三字，欲要於舉狀內填寫，卻將呈時雍。」

其時時雍稱是。又節次備呈在座。元集議官齊愈言。遣張邦昌。衆官看了。別無言語。齊愈令吏人依紙上所寫於己寫選官元空缺姓名。以治國事舉狀內填寫張邦昌姓名三字。後別寫申狀。係王時雍等姓名。時雍看了。分付於吳玘。莫儻將去。其狀內無齊愈姓名。所有齊愈寫張邦昌片字。即將毀了。並無見在。收得王時雍等元議定推舉狀草歸家。初蒙勘問。時雍懼罪隱伏不招。再蒙取會到。中書舍人李會狀。軍前遣吳玘等傳大金指揮選擇異姓。是日在皇城司衆議。忽有右司員外郎宋齊愈自外至。見商量不定。卽於本司廳前寫文字。吏人桌子上取紙一片。上寫張邦昌三字。備呈在座。相顧失色。莫敢應。其所寫姓名文字。係宋齊愈自將。卻卽時起去。又根取到元狀。草子再勘方招。案齊愈所坐。乃首書張邦昌姓名。而會所草。乃空名議狀。又當時已根取到元狀草至獄。而此云綱匿其藎。蓋誤記也。齊愈死。小麻及諸書在此月壬子日。麻在癸丑。案壬子張浚已入壺。無容不辯。案款降旨。在癸卯。今從之。三年十一月丁未。追復呂中大事。記曰。宋齊愈之罪。當從王時雍等之例。貶而竄之可也。何至是耶。洪芻陳冲王及之死。綱尙救其死。而獨不救宋齊愈。綱於是失政刑矣。中興之初。大臣有一事之當理。則足以興起人心。有一事之稍非。亦足以仰遏人心。此所以來張浚之疏也。浚素與齊愈友。而又濳善客也。以濳善而忌李綱。是以小人而忌君子也。以張浚而攻李綱。是以君子而攻君子。其可乎。豈非張浚初年之見也耶。

甲辰。衛尉卿孟忠厚充徽猷閣待制。提舉迎奉元祐皇后一行事務。尙書司封員外郎楊邁沿路計置糧草。濟度舟船。承議郎新通判荆南府程千秋丁父憂。後九日。湖北提刑司檄千秋權不拘常制起復。

此續

紹興六年八月一日臣僚論千秋不該蔭補狀修入。

乙巳。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爲避敵之計。來春還闕。令三省樞密院條具合行事件。時執政黃潛善。汪伯彥皆欲奉上幸東南。故有是詔。李綱匿身。因極論其不可。且言自古中興之主。起於西北。則足以

據中原而有東南起於東南則不足以復中原而有西北蓋天下之精兵健馬皆出於西北委而棄之豈惟金人乘間以擾關輔盜賊且將蜂起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且不可得況治兵勝敵以迎還二聖哉夫江之險不如河而南人輕脆遇敵則潰南方城壁又非北方之比陛下必以建康爲安臣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縱未能行上策當暫幸襄鄧以係天下之心夫襄鄧之地西鄰川陝可以召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貨財東連江淮可以運穀粟山川險固民物淳厚願爲今冬駐蹕之地俟兩河就緒卽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上乃收還巡幸東南手詔令綱與執政議之

丙午綱及潛善等議於上前綱曰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但一去中原勢難復還夫中原安則東南安失中原東南豈能必其無事一失幾會形勢削弱將士之心離散變故不測且有後艱欲保一隅恐亦未易臣誠不敢任此責上乃許幸南陽以觀文殿學士范致虛知鄧州修城池治宮室又降鹽鈔錢帛付京西南路轉運副使范之才儲糧草且漕江湖綱運自襄漢蜀貨出歸峽以實之遷戶部侍郎黃潛厚爲本部尙書提舉巡幸一行事務膳部員外郎陳堯掌頓遞虞部員外郎李儔調芻粟直祕閣江淮發運副使李祐爲隨行轉運使

日麻李祐今年五月乙未除京東漕未見遷發運使時日

將以秋末冬初啓行之才雍孫堯堯佐曾孫儔錢塘

人父友聞集英殿修撰祐清臣子也

雍河南人天聖中樞密副使堯佐閩中人景祐中平章事清臣莘縣人崇寧中門下侍郎

同知樞密院事張慤言戶部財

用惟東南歲運最爲大計自治平嘉祐歲以前輸發運使一員在眞州催督江浙等路糧運一員在泗州

催促自真州至京糧運。自姦臣誤國。變祖宗轉般倉良法以來。每歲失陷糧斛。不可勝計。望依舊法。責發司官分認逐季地分。各行檢察。催促從之。

丁未。詔兵部郎官太常寺官各一員。內侍二員。詣京師。奉迎所藏太廟神主。赴行在。

劉觀行狀云。公導駕朝謁慶宮。而陳藏木主車上。嗟

側。遂就命。公如京師。發木主赴行在。除中書舍人。案日麻及太常寺題名。觀以今年四月遷中書舍人。此時周望。翁彥深爲太常少卿。行狀恐誤也。

先是上命京城畱守宗澤移所拘金使於別館。

優加待遇。澤謂二聖在金。必欲便行誅戮。恐貽君父憂。若縱之使還。又有傷國體。莫若拘縻於此。俟車駕還闕。登樓肆赦。然後特從寬貸。及是詔下。澤上奏曰。臣不意陛下復聽奸臣之語。浸漸望和。爲退奔計。營繕金陵。奉元祐太后。仍遣官奉迎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惜。又令遷金使別館。優加待遇。不知二三大臣。於金人情款。何如是之厚。而於國訐謨。何如是之薄也。臣之樸愚。必不敢奉詔。以彰國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願陛下察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請投之遠惡。以快姦賊。詔答曰。卿彈壓強硬。保護都城。深所倚仗。但拘畱金使。未達朕心。澤猶不奉詔。

澤遺書云。

公奉詔。卽出金人縱之。上表謝。案博勞通問錄。勞以今年十一月使還。奏乞釋金使。詔可。明年宇文虛中出使至汴。澤在病告虛中始釋之。遺事誤也。今不取。

又請上回鑾。表曰。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

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爲於事也。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

洪水滔天。續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導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奠厥攸居。茲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賈販之要區也。農民籍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漢兵寨中。實憂羣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僭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誤被宸恩。差知開封府事。到任二十餘日。

案原本作五十餘日。北盟會編作二十餘日。查澤於六月十七日到東京。七月十九日奉到行

在具奏時原止二十餘日。今從之。

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奸邪輩。陰與敵人爲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敕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謁款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敵人爲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恨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切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涕泣痛恨之至。詔賜澤襲衣金帶。尙書虞部員外郎張浚爲殿中侍御史。上見浚雍容靜重。卽欲用之。黃潛善又稱其賢。遂有是命。新除中書舍人劉珪至泗州。上書論時事。大略言聞金人尙有屯河北者。萬一有數千騎。猝然而南。或趣宋毫。則於六飛豈能無警。乞早賜行幸。候

至來春復還京師。此萬全之策。西兵驍勇異於他卒。今車駕將巡幸。正宜畱以爲用。竊聞先遣西兵二萬往江寧府屯駐。臣竊又疑之。又二聖播遷。正宜內講攻守之具。外示謙屈之體。乞今後詔令。不必指斥金人。亦可緩其侵犯。江寧旣不建都。乞止令改建兩殿。庶幾不至擾民。車駕如幸東南。所有西京以來舟船。乞並令東下。萬一金人窺伺。不得藉以爲用。時李綱已建議營南陽。而珣未知也。詔明達皇后。明節皇后。應於典禮。並依溫成皇后故事施行。二后皆上皇後宮。追冊之初。悉用后禮。至是始釐正之。

己酉。徽猷閣待制錢伯言試尙書吏部侍郎。

本部題名
在六月

罷四道都總管。初。李綱請於陝西、京東西、河北東

路各置制置使。假以便宜。使遠近相應援。上然之。遂罷四總管。而置諸路置制使。時西道都總管孫昭遠。初至河南路。調陝西、河北義兵合萬人。柵伊陽。使民入保。會罷四總管。昭遠改除京西北路制置使。

日麻
不書

置制使月日今因罷

四道都總管附見

起復朝請郎王圭爲直祕閣。提振民兵。

庚戌。詔諸兵已令八月會行在。後期者必誅無赦。

癸丑。衛尉少卿衛膚敏言。今汴都蹂踐之餘。不可復處。睢陽駐蹕。咸以爲宜。但城不高。池不深。封域不廣。不足以容千乘萬騎。而又逼近河朔。敵易以至。況我斥堠不明。烽燧不謹。萬一奄至。將如之何。建康寶古。帝鄴。外連江淮。內控湖海。負山帶海。爲東南要會之地。伏望觀察時變。從權慮遠。趣下嚴詔。示期東幸。別

命忠勇大臣總領六師。爾守京邑。願詔有司分築堡寨。扼江之險。又行清野於河北山東諸道。則可伐彼之謀。而沮其南牧之志。俟軍聲國勢少振。然後駕還中都。則天下定矣。時上雖用李綱議營南陽。而朝臣多以爲不可。中書舍人劉珪亦言。當今之要在審事機。愛日力爲急。自金北歸。已再踰時。陛下中興。亦旣數月矣。而六飛時巡。靡所定止。攻戰守備。闕然不講。臣聞近臣有欲幸南陽者。南陽密邇中原。易以號召四方。此固然矣。然今日兵弱財殫。陳唐諸郡。新列於亂。千乘萬騎。何所取給。南陽城惡。亦不可恃。夫騎兵金之長技。而不習水戰。金陵天險。前據大江。可以固守。東南久安。財力富盛。足以待敵。於是汪伯彥黃潛善皆主幸東南。故士大夫率附其議。

呂中大事記曰。李綱請營南陽。宗澤請幸京城。汪黃請幸東南。三省不同。言京城之險。爲上。況宗澤數月開城。已增固樓櫓。已修飾壁濼。已開浚秦櫓。已羅列義士。已團結蔡河五

丈河皆已通流。陝西京東西河東北盜賊皆已歸附。又非靖康戰守無備之比。失此一機。中原絕望矣。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甚也。然李綱之請。又在宗澤規模未成之前。故其謀請先幸襄鄧。以係中原之望。西鄰關陝。可以招兵。北近京畿。可以進援。南通巴蜀。可以取財。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候兩河就緒。卽還汴京。亦可也。而汪黃待高宗以乳媪護赤子之術。曰。上皇之子。殆將三十人。今所存惟聖體。不可不自愛重。故建幸東南之策。不知我往敵亦往。上如揚州。而敵亦至揚州。上如鎮江。而敵亦至鎮江。行幸所至。卽爲邊面。譬如泉流。不知所屆矣。

乙卯。改府州靖康軍爲保成軍。以守臣折可求言其犯年號也。可求德展五世孫。自國初以來。世襲州事。德展其先雲中人。仕至永安軍節度使。初。李綱請改刺西北潰散之卒。以爲新軍。旣行之矣。六月至是。上批有害軍政宜罷。

之。綱復力爭，事得暫止。

丙辰，河北招撫使張所、河東經制使王瓊、副使傅亮辭行。先是李綱建議遣所，亮措置兩河。

所六月丁亥除，亮七月己丑除。

乃自上賜所內府錢百萬緡，爲半年之費，給空名告千餘道。又以京畿卒三千人爲衛，將佐官屬許自辟置。一切以便宜從事，所入見條上利害。上喜，賜五品服遣行。時起復直祕閣提振真定民兵，王圭尙在南部。綱奏用爲宣撫司參謀官，使佐所。所請置司北京，招諭山寨民兵，俟就緒日渡河。先復懷、濬州及真定。次解中山之圍，給地養民爲兵。如陝西弓箭手法，亮、瓊入辭。上賜瓊器甲袍帶，亮五品服。且予亮兵萬人，及蜀綱之在陝西者。亮請置司陝府，許之初，靖康之割兩河也。所爲御史，獨建言以蠟書募河朔民兵入援。士民喜，故所之聲滿河朔。

所募兵事見去年十一月己丑。耿延禧中興記云：有使臣楊剛中齎蠟書募兵河北者，乃張所建言。委剛中兄弟起兵，初不受帥府節制，起民兵帛書，未云招集民兵。保義郎閻門祇候楊剛中

中提領監察御史張所都大總領右僕射何處，上喜而遣之。知處所輕聽妄舉如此。汪伯彥中興日曆云：上在相州日，閻門祇候楊剛中兄弟齎權貨務兌便鹽錢空名關子三十萬緡往洛州募士，所差劄子係何處。張所總領，其後止募得五百人，妄稱萬人，皆以諸山水寨保聚。民兵姓名收爲虛數，錢關子所存無幾。案延禧、伯彥皆與李綱異論者，恐未必然。姑附此俟考。

亮，西人，習古兵法。綱與語，謂可爲大將，卽奏用之。上猶以亮前疏

爲言。疏見五月戊申案。綱曰：亮所言，但欲激陛下歸京師耳。況言勁氣直，乃關、陝果銳氣習之常，不足深責。

亮疏見甲午日。

上乃召見而遣之。亮言：今經制司所得兵才萬人，皆盜賊及潰散之兵，未經訓練，難以取勝。陝西正兵及弓箭手皆精銳，舊以童貫賞罰不當，隱於民間。每應點集者，皆其家人也。今厚資給以募之，并將家子弟，不旬日可得二萬人，與正兵相表裏，其勝可必。度州縣可復，卽復之。綱以爲然，遂命亮募兵，令陝西、京西漕臣悉力應付。所亮旣行，兩河響應，門下侍郎黃潛善疾綱之謀，建議遣河北經制馬忠節制軍馬，俾率兵渡河。

忠除經制使已見六月乙丑

有雄州歸信縣弓手李成者，以勇聞河朔，積功爲本縣令，及雄州失守，成妻子在城

中爲亂兵所殺，成以衆數萬來歸。累官忠州防禦使，河北、京東都大捉殺。潛善以成爲可用，令將所部與忠同擣敵虛，欲使敵釋兩河之圍以自救。綱曰：今日土民兵弱，恐未可深入，且忠在靖康中雖嘗宣力，其後官崇志滿，不肯決戰，屢至敗衄，宜不足以任此責。莫若令與所協力，潛善固執，上卒從之。綱復奏以河北制置司張換爲副，於是權始分矣。

換除經制已見七月戊戌。王明清揮麈後錄云：政和間置西城所，西北之人不堪命，皆去而爲盜。其後如曹成、張遇、鍾相、李成之徒，皆其人也。張遇、眞定府馬軍也。曹成拱聖

役卒也。鍾相，鼎州土豪也。李成，歸信縣弓手也。其爲盜悉在中原旣亂之後，與西北公田事不相干。蓋方滋誤記之，明清又弗深攷耳。案此注但引王明清之言，而無方滋之說，蓋傳寫脫耳。

工部員外郎李士觀言：江

池、饒、建四州監歲鑄錢百三十三萬餘緡，淮南等九路十七州歲造上供軍器亦百餘萬件，多未輸者，望令發運司委官催督從之。閤門宣贊舍人曹勛自燕山閒行至南都，以上皇所授御衣進，上見衣中八

字，泣以示輔臣。

事初見今年四月末

詔華國靖恭夫人李氏杖脊配軍營，李氏旣以宮人私侍張邦昌，及邦昌還東

府李氏送之。有語斥乘輿。上聞命。畱守司同御藥院官。卽內東門推治。李氏辭服。上曰。邦昌敢居寢殿。姦私宮人。此其情可見。李綱曰。邦昌旣僭位號。此乃細故耳。上由是深罪邦昌。有誅之之意矣。上因言王時雍迫逐上皇之狀。綱曰。邊事稍定。當再議之。

丁巳。詔慰撫東南諸路。先是經制司翁彥國被旨修江寧城。治宮室。彥國言所錫錢不足用。

事見五月辛卯。

李綱

白上。益以淮浙鹽錢四十萬緡。且令因陋就簡。不事華壯。時彥國方暴賦橫斂。而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助之爲虐。人不堪命。至有擊登聞鼓以訴者。黃潛善汪伯彥以彥國女爲綱弟維婦。因密啓之。時彥國已卒。而朝廷未知。前一日。上批彥國昉騷擾東南。並落職與宮觀。令學士院降詔慰撫。命未下。而江寧奏彥國卒。綱爲同列言。昉無職名可落。又奉祠太優。至是進呈。綱白上以彥國已亡。因貼改所畫旨。而獨罷昉。日降詔慰撫東南。仍起復直龍圖閣趙明誠。知江寧府。兼江東經制副使。明誠挺之子也。

挺之。膠西人也。崇寧右僕射。日麻。明誠明年正

月己亥。除知江寧府。而建康知府題名。明誠以元年八月到任。案江寧要地。無緣彥國死牛歲。方除帥臣。蓋日麻差誤。今附此。

中書舍人權直學士院朱勝非言。舍渠魁而責支黨。臣

所未諭。請正彥國罪。不從。

勝非行狀云。用勝非言。卒正彥國罪。按彥國追削在十一月庚子。汪藻當制。中興玉堂制草載勝非草。此詔亦云。彥國葬已物故。昉卽罷黜。與李綱進退志合。今從之。日麻罷昉降詔慰撫東南。乃在八月己

未。

通問使傅雱等至鞏縣。卽檄河陽具舟。守臣張巨以國號不同。拒不納。雱曰。主上以皇弟康王。勉徇

羣臣之請，卽皇帝位。嗣大宋正統。金人曰：黃河以南，知有張楚而已，不知有宋也。雱曰：張楚乃國朝大臣，皇帝卽位，命五日一赴都堂，參議大事，使人之來。張公實預其謀。巨乃馳使稟命於雲中。凡九日而還。自河

陰至雲中一千八百里，四日到五日回。雱乃得濟。

是月，賜故武功大夫淄州團練使廣南西路兵馬都監知融州李拱家銀帛百匹兩，錢百千，以拱領兵入援京城，死於敵也。此據會要。賊史斌據興州，僭號稱帝。斌，本宋江之黨。至是作亂，守臣向子寵望風逃去，先

是子寵在州，設關隘甚備。陝西士民避難入蜀者，皆爲子寵所扼，流離困餓，死於關隘之下者，不可勝計。斌未入境，子寵棄城先遁。斌遂自武興謀入蜀，成都府利州路兵馬鈐轄盧法原先與本路提點刑獄邵伯溫共議遣兵掘劍門拒之。斌乃去。蜀賴以安。法原，秉子。伯溫，雍子也。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八

【建炎元年】八月戊午朔。朝散大夫洪芻等八人流竄有差。初芻等坐圍城中事屬吏。上命殿中侍御史馬伸劾之。及是獄成。芻坐納景王寵姬曹氏。降授朝散郎。陳沖坐括金銀自盜。與宮人摘花飲酒。朝請郎余大均坐盜禁中麝臍。及私納喬貴妃侍兒喬氏。朝散大夫周懿文。朝議大夫張卿材。朝奉郎李彝皆坐與宮人飲。朝請郎王及之坐苦辱寧德皇后女弟。皆辭服。刑寺當芻姦罪流。沖賊罪絞。大均及之賊罪流。卿材、彝賊罪徒。懿文賊罪杖。並該赦。日曆載此年甚略。今以芻等案款增修。議者以爲芻、沖、大均當死。上閱其獄甚怒。李綱等共

救解之。上亦以新政重於殺士大夫。乃詔芻等三人皆貸死。長流沙門島。責懿文、卿材、彝及之爲隴、文、茂。隨四州別駕。懿文英州。卿材雷州。彝新州。及之南恩州。並安置。始言者論及之汙染國戚。詈辱諸王。及是以他罪貶。彝嘗爲主客員外郎。預根括事。故得罪。張邦昌之貶也。朝散大夫胡思坐立邦昌時有不臣語。詔御史鞠之。思引中書舍人劉觀爲證。觀爲辨其誣。及獄具。思坐於推擇邦昌表內。添改詔奉之詞。有司

當罰銅七斤。責沂州別駕。連州安置。

幼考春秋曰周懿文。余大均等不死。惟從貶竄。君子以知李綱諸人不能輔佐恢復河東北之境土也。曰失其刑矣。

朝議大夫知通州郭

凝言。通州地界東北。正係海口。南接大江。最爲要害。已措置教閱水戰人兵。及募人許備戰船。入海卓望。

晝以旌旗。夜以明火爲號。應港汊兩岸多積柴薪之屬。俟賊徒進入。卽縱火焚之。仍於要害處築土臺。覘望及募民間諳會出船入水之人。相兼土軍使喚。凡出海船用簞篷。便於使風。添長槳。速於追寇。或繫石灰以眯其目。或塗泥漿以滑其足。行則用蒙衝以長鎌刀割其帆幔。止則使善沒者以利刃斷其碇。繼以至火箭手砲木棹竹牌手弩戈矛等。從宜用之。乞下揚州都作院支降神臂弓。下屬縣支錢和買戰船。詔沿江、淮、海州軍依此措置。徙諸宗室於江、淮以避敵。於是南宮北宅皆移江寧府。願甯京師者聽之。南班至江寧者三十餘人。又移南外宗正司於鎮江府西外。於揚州西外。

二年正月甲午。宗正司。三年四月辛酉。南外。三年十二月。又移。

是日。

杭州軍亂。初上之立也。遣勸王兵還諸道。杭兵才三百。其將得童貫殘兵。與之俱。軍校陳通等見杭州富實甲東南。因謀爲變。會軍士以衣糧不足。有怨言。結約已定。而兩浙轉運判官顧彥成行部未返。需其還殺之。至是彥成歸。宿於城外。夜三鼓。軍士百餘人縱火殺士曹參軍及副將白均等十二人。翌日。執守臣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詣金紫光祿大夫致仕薛昂家。殺兩浙轉運判官吳昉。彥成聞亂。亟奔湖州。軍士見昂。數夢得不給衣糧之罪。昂諭遣之。衆乃推通等七人爲首。釋夢得而囚之。逼昂權領州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聞變。自將七千人屯西興。且奏請浙西兵受其節制。昂餘杭人。嘗爲門下侍郎。

日曆。六月甲子。謂杭州軍賊陳通作。

亂。閉守城壁。老王淵。張浚領人兵前去擒討。此時通未作亂。日曆誤也。又熊克小曆稱通等逼特進薛昂領州事案昂。靖康元年已落特進。克不詳考耳。克又稱彥成爲轉運副使。蓋承洪邁夷堅志之誤。

己未元祐太后發京師。都人始望車駕還內。及太后行。莫不垂泣。上遣御營前軍統制張俊奉迎。至是擢俊帶御器械。上初未識太后。比至宮中。愛上如己。出衣服飲食必親調製焉。

〔案〕原本作張俊。今從宋史本。

庚申侍衛親軍馬軍都虞候威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使劉光世爲奉國軍節度使。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左軍統制韓世忠爲定國軍承宣使。拱衛大夫徐州觀察使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張俊落階官。並賞平賊之勞也。
世忠俊遷官日曆不載。會要云。以平黎驛魚臺叛兵各轉三官。時內侍康履始用事。光

祿曲意奉之。

此據林泉野記附見日曆。庚申楊維忠王淵劉光世並除節度使。而明年二月二十六日庚辰又嘗淵除節度使。且有制詞不知何謂。俟考。

辛酉右司諫潘良貴罷爲尙書工部員外郎。洛州防禦使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李庠爲東京副留守。時侍衛馬軍副都指揮使郭仲荀將所部扈元祐太后至南京。故以庠代之。
〔案〕庠近以登極恩方復防禦使。而日曆稱觀察使李庠爲東京副留守。

恐誤。都水使者陳求道坐河決責單州團練副使。且令主管本監公事。

壬戌衛尉少卿衛膚敏言。河朔國家根本之地。前日旣不能有。割以與敵。幸其能守而不下。爲今之計。莫若陰降蠟書。許以世守。俾各知愛其土地。而不輕與人。又令墜壁清野。使敵無所剽掠。以至陝西京東淮南諸路。並令增陴浚隍。徙民入城。多市積粟。此不戰而屈人兵之道也。御營司都統制范瓊將至襄陽。

李忠孝聞之。率兵犯荆南府。入其郛。置酒高會。瓊追及之。孝忠乘醉跨馬迎敵。遂大敗。其將校死者四人。孝忠率衆趨景陵。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兼御營使李綱守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門下侍郎兼權中書侍郎兼御營使黃潛善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先是綱爲上謀。以秋末幸南陽。上許之矣。潛善與知樞密院事汪伯彥力請幸東南。上意中變。於是綱所建白。上多不從。客或謂綱曰。士論洵洵。謂東幸已決。南陽聊復耳爾。蓋且從其議乎。不然。事將變。綱曰。天下大計。在此一舉。國之存亡。於是焉分。果然。吾當以去就爭之。綱知譖愬之言。其入已深。一日。畱身奏事。言臣近者屢蒙宸翰改正已行事件。又所進機務。多夫降出。此必有閒臣者。因極論君子小人不可並立之理。且言疑則當勿用。用則當勿疑。上但慰勉之。綱拜謝而退。後數日。遂有並相之命。

建炎日曆中與制草並命二相。在今年七月。小曆亦載於七月壬寅。而李綱建炎進退志云。八月五日告廷綱自記自不妄。今從進退志。

同知樞

密院事張懋兼御營副使。

癸亥。命御營副使大閱五軍人馬。自是執政皆有親兵。

日曆張懋除御營副使在壬申恐誤。

丙寅。京畿轉運判官上官悟請悉發諸路坊場錢爲行在贍軍之費。詔諸路提刑司具見在常平錢物數以聞。自崇寧後。州縣常平錢未嘗那移上京。故所積甚厚。悟旣以爲言。其後悉令計置輕齎金帛赴行在。悟均子也。

丁卯。三省樞密院奏以諸路民兵爲忠義巡社。令憲臣提領。張懋之爲戶部尚書也。建言河朔之民憤於

兵亂自給巡社。請依唐人澤潞步兵三河子弟遺意。聯以什伍。而寓兵於農。使合力抗敵。且從靖康詔旨。以人數借補官資。仍做義通增修條畫。下之諸路。未及行。會許翰與京東西路安撫大使兼知東平府權邦彥繼以爲言。乃以忠義巡社爲名。仍自本院參酌立法行下。其法五人爲甲。五甲爲隊。五隊爲部。五部爲社。皆有長。五社爲一都社。有正副。二都社有都副總首。二都社共爲一千二百五十人。甲長已上免身役。所結及五百人已上。借補官有差。卽有功或藝強及都總首滿二年無過者。並補正。犯階級者杖之。歲冬十月按試於縣。仍聽守令節制。歲中巡社增耗者。守二令尉黜陟皆有差。論者以爲其法精審而詳整。可以久行。前此論民兵者。皆莫及也。

戊辰江南經制司遣幹辦公事宣教郎鮑貽遜將福建槍仗手二千五百人往杭州討叛兵。

己巳詔諸路兵非專被旨者毋得會行在。命江淮發運副使李祐自南京至真州躬督糧運及見在金帛赴行在。直祕閣宋晦落職。權中書舍人汪藻言。自崇觀以來。兼官據勢者。無非貲結權倖。與開邊誤國奴事閹宦之人。今當盡行削奪。何足一一煩朝廷詞命。望詔官制局取會凡有職名者。自觀文殿大學士而下直祕閣而上。共若干人。各具得職奪職因依。及其勞效過惡。申尙書省。用祖宗舊法。每等止置數人。無其人則闕。其餘取旨雖未奪者。並行追奪。不止於不敘而已。又有雖嘗落職而官乃叨竊至銀青通議者。皆前日姦兇邪佞之人。非所當得。亦乞降至中大夫而止。如前宰執子弟因恩澤帶貼職及待制已

上者。並乞明降指揮。孰爲當罷。指定姓名。鏤板施行。奏可。然未克行。

明年二月辛酉所書可參考。

是日。通問傅雱等至。

河陽。金遣接伴使王景彝來遊。止許雱以五人自隨。日行八十里。

庚午。名元祐太后所居曰隆祐宮。用學士院擬定也。於是后更稱隆祐太后。隆祐本欽聖憲肅皇后宮名。不當用。蓋權直學士院王綯。朱勝非失之。

壬甲。召布衣譙定赴行在。定。涪陵人。學於伊川程頤。靖康中。召爲崇政殿說書。定以言不用。辭不受。至是猶在東都。尙書右丞許翰薦於朝。詔宗澤津遣赴行在。自熙豐間。程顥。程頤以道學爲天下倡。其高弟門人。有故監察御史建陽游酢。監西京竹木務上蔡謝良佐。今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將樂楊時。其后黨禍作。頤屏居伊闕山。學者往從之。而定與尹焞爲首。至大觀以後。時名望益重。陳瓘。鄒浩皆以師禮事時。而胡安國諸人實傳其學。宣和末。或說蔡攸以時事必敗。及召時至經筵。淵聖皇帝擢爲諫官。以論事不合去。呂好問在政府。首言時之賢於上。復召還朝。未至而又召定。是時給事中許景衡。左司員外郎吳給。殿中侍御史馬伸皆號得頤之學。已而傳之浸廣。好名之士多從之。亦有託以是售於時。而誠真者寡矣。焞。漸孫也。漸。河南人。仁宗朝爲郡守。焞。紹興五年赴召。詔真州守臣以禮敦遣長蘆隱士張自牧赴行在。宣和末。或有言自牧沈毅知兵。召至東都。賜進士服。以不肯屈下梁師成。不果用。許翰言其才可任以河北。山東之事。乃召之。旣至。授從事郎。充御營使司准備差使。延康殿學士知鎮江府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趙子崧言。

杭州軍變。遣京畿第二將劉俊往捕。又命御營統制辛道宗將西兵二千討之。

中興遺史云。道宗時爲江南都統制。恐誤。

直祕閣

新知高郵軍侍其傳。移知真州。

癸酉。通議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耿南仲。責授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侍御史王賓論南仲罪大責

輕。上曰。南仲誤淵聖。天下共知。朕嘗欲手劍擊之。乃有是命。

小曆作建昌軍居住。誤也。明年二月戊午改臨江。

乙亥。尙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兼御營使李綱罷。先是河北招撫使張所。纔至京師。河北轉運副使權北京留守張益謙。附黃潛善意。奏所置司北京不當。且言所欲起北京戍兵。給用器甲。爲非是。又言。自置招撫司。河北盜賊愈熾。不若罷之。專以其事付帥司。同知樞密院事張慤。素善益謙。每與之相表裏。綱言。所今畱京師。以招集將佐。故尙未行。不知益謙何以知其騷擾。朝廷以河北民無所歸。聚而爲盜。故置司招撫。因其力而用之。豈由置司。乃有盜賊。今京東西羣盜公行。攻掠郡縣。亦豈招撫司過邪。時方艱危。朝廷欲有所經略。益謙小臣。乃敢非理沮抑。此必有使之者。上乃令益謙分析。是月甲子。命旣下。知樞密院事汪伯彥。猶用其奏。詰責招撫司。綱與伯彥。慤爭於上前。言其不當沮抑之。以害大計。伯彥語塞而止。所方招來豪傑。以忠翌郎王彥爲都統制。效用人岳飛爲准備將。彥。河內人。世爲高平大姓。後徙居覃懷。豪縱不事生產。讀韜略。習騎射。其父奇之。使詣京師。隸弓馬子弟所。稍遷清河尉。能與敵角。二聖北狩。彥慨然棄家奔京師。求自試。所奇其才。故擢爲都統制。飛。安陽人。嘗爲人庸耕。去爲市游徼。使酒不檢。上之在相

州也。飛以效用從軍。至北京論事。罪廢。

飛建炎初論事坐罪。他書皆無之。紹興日曆十年九月二日辛酉。岳飛奏。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罪廢。偶幸免死。實出聖造。因投招撫使張所。一見與言及兩河利害。臣自

白身借補修武郎。開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又陞充統制。八年六月十三日丁卯。飛又奏。臣始從陛下至北京。留妻劉氏侍臣老母云云。以此知飛嘗在元帥府軍中。但不知所論何事耳。今併附見。至是投所軍中。時河東經制

副使傅亮軍行才十餘日。伯彥等以爲逗遛。復命東京。畱守宗澤節制使。即日渡河。亮言。今河外皆屬金人。而遽使亮以烏合之衆渡河。不知何地可爲家計。何處可以得糧。恐誤大事。綱爲之請。潛善等不以爲然。上依違者累日。綱畱身極論其理。且言潛善、伯彥力沮二人。乃所以沮臣使不安職。臣每念靖康大臣不和之失。凡事未嘗不與潛善、伯彥熟議而後行。不謂二人設心乃如此。如亮事理明白。願陛下虛心觀之。上曰。朕批出如元指揮可也。旣而潛善有密啓。翌日上批亮兵少不可渡河。可罷經制司。赴行在。

是日辛未。

綱畱御批再上。上曰。如亮人才。今豈難得。綱曰。亮謀略知勇。可以爲大將。今未嘗用而遽罷之。古人之用將。恐不如此。因求去。上不語。綱以御批納上前曰。聖意必欲罷亮。乞以御批付潛善施行。臣得乞身歸田里。綱退。聞亮竟罷。乃再章求去。上猶以不允答之。於是殿中侍御史張浚亦極論綱。

案浚字原本誤後字今改正。

以爲綱

雖負才氣。有時望。然以私意殺侍從。典刑不當。有傷新政。不可居相位。又論綱杜絕言路。獨擅朝政。士夫側立不敢仰視。事之大小。隨意必行。買馬之擾。招軍之暴。勸納之虐。優立賞格。公吏爲姦。擅易詔令。竊庇姻親等十數事。浚素與宋齊愈厚。且潛善客也。

是日甲戌。

上召綱入對。諭曰。卿所爭細事耳。胡爲乃爾。綱曰。人

主之職在論一相。宰相之職在薦進人材。方今人才以將帥爲急。恐不可以爲細事。若以爲細。臣以去就爭之。而聖意不回。臣亦安放不去。因再拜曰。潛善、伯彥自謂有攀附之功。方虛位以召臣。蓋已切齒。及臣至而議論僞楚。建請料理河東、北兩路。謂車駕宜畱中原。皆不與之同。宜其媚嫉無所不至。臣東南人。豈不願陛下順流東下。爲便安哉。願一去中原。後患有不可勝言者。故不敢雷同衆說。以誤大事。望陛下勿以臣去而其議遂改也。因泣辭而退。遂上第三表劄。客或謂綱曰。公決於進退。於義得矣。願讒者不止。將有患禍不測。奈何。綱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知全吾進退之節而已。畏禍患而不去。彼獨不能諷言者。詆訾而逐之哉。天下自有公議。此不足慮。是夕。上召禮部侍郎兼直學士朱勝非。草制責綱以狂誕罔悛。謀謨弗效。旣請盡括郡縣之私馬。又將謁取東南之民財。以喜怒自分其賢愚。致賞罰弗當於功罪。出令允符於公議。屢抗直以邀畱。用刑有拂於羣情。必力祈於親劄。以至帖改已畫之旨。巧蔽外姻之姦。茲遣防秋之師。實爲渡河之援。豫頒告命。厚賜緡錢。賞緡百萬之多。僅達京師而止。每敦促其速進。輒沮抑而不行。設心謂何。專制若此。時浚章不下。綱所坐皆潛善密以傳勝非。翌日。遂罷綱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仍加恩。綱在相位凡七十五日。

綱以六月己未入朝。八月癸酉免去。日曆綱免相在八月二十日。繼行狀云。八月十八日告廷。汪伯彥時政記亦同。從之。○呂中大事記曰。初

論水災於宣和之時。而爲宣和大臣所斥。建守城之策。陳邀擊之謀於靖康之時。而爲靖康大臣所擠。建炎之初。公爲首相。慨然以修內。攘外爲己任。而爲潛善、伯彥所沮。一人之身。三定大策。而三受重謗。然謗之所至。名亦隨之。使公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曠迫。

之憂。用於靖康。則國家必無顛覆之危。用於建炎之時。則中原不至於淪沒也。以高宗即位之初。召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而公亦以一身任天下之重。邊防軍政。已略就緒。中山之功未成。而謫書滿篋矣。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綱在位則措置兩河兵民稍集。綱去則兩河無兵。而中原沒矣。綱在位則僞臣叛黨稍正典刑。綱去則叛臣在朝。而政事乖矣。綱在位則必主幸。襄鄂之策。必從宗澤還京之疏。綱去則維揚有警。而羣華南幸矣。當時猶以靖康京城之禍。建炎維揚之禍。歸咎於綱。小人之無忌憚。一至於此。左正言鄧肅言。人主之職。在論一相。陛下初登九五之位。召李綱於貶所。而任以台衡。待之非不專也。

然李綱學雖正而術疎。謀雖深而機淺。陛下嘗顧臣曰。李綱真以身徇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詞甚嚴。臣所以疑也。且既非臺章。又非諫疏。不知遣詞者何所據而言。臣若觀望。豈爲愛君。且兩河百姓。雖願效死。而數月閒茫然無所適從。及綱措置不一月。而兵民稍集。又僞楚之臣。紛紛皆官於朝。綱先逐邦昌。而叛黨稍正其罪。今綱去。則二事將何如哉。兩河無兵。則強敵驕。叛臣在朝。則政事乖。綱於此不可謂無一日之長也。肅尋與郡而言者極論其罪。上曰。肅亦何罪。然猶送吏部。尙書右丞許翰亦言。綱忠義英發。舍之無以佐中興。今綱罷而畱臣無益。因力求去。上未許。然潛善等皆怒。有逐之之意矣。

丙子。浙東安撫使翟汝文以兵七千渡江。先是杭賊陳通等給汝文來受降。汝文至城下。賊不聽命。汝文復還越州。於是通等盡刺城中強壯爲軍。有衆數萬。

丁丑。隆祐太后發南京。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遂安軍承宣使郭仲荀落副字。部禁旅從太后行。且制置東南諸盜。應江。淮。荆。浙。閩。廣諸州皆爲所隸。仲荀請經制使已下。並受節制。許之。

日曆書殿前都指揮使郭仲荀明年七月自賜

帥再除副
舊守恐誤

尚書吏部侍郎錢伯言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

吏部題名伯言除顯
直知鎮江今從日曆

本路軍馬並聽節制

己卯詔曰近者大臣以擅朝誤國去位而小人在外乃謂請還京師執爭而去未燭厥由可檢會李綱乞都江寧府奏狀榜示以解衆惑綱之奏曰臣蒙恩復官見取真陽便路赴行在勘會都城實難安守宜有遷都之議以從一時之權江寧江山雄勝實爲帝王之宅自五朝以來多都之今天下形勝之地惟西有長安逼近夏戎與河東土壤相接非有昔時阻固之利則建康之都理無可疑願斷自淵衷早定其議然後控扼沿河江淮之險保有東南制御西北任使材智養民訓兵此最急務

此奏議與綱元
議不同當考

初綱嘗請減

上供之數以寬州縣修鹽茶之法以通商賈剋東南官田募民給佃倣陝西弓箭刀弩手法養兵丁於農籍陝西保甲京東西弓箭社免支移折變而官爲教閱上命中書省條具會綱去位皆不果行至是黃潛善汪伯彥共議悉奏罷綱所施行者是日罷諸路買馬惟陝西諸州各買百匹其勸民出財助國指揮勿行已而傅亮以母病歸同州張所亦以罪貶招撫經制司皆廢矣

亮二年正月丁酉降金○(何備龜鑑)曰綱之言
雖忠綱之誘愈多顏岐邦昌黨人也於公未卒而

沮之宗尹嘗仕邦昌者也於公已至而沮之宋齊愈又黨豫立邦昌議也及與公議國事又從而沮之君子雖遠易退也如此加之藩邸舊人公肆排毀並相之命下而綱之權已分經制之司罷而綱之去已決中山之功未成而謗譽盈篋綱之秉政凡七十五日而所以共治者他人矣當時挽而留之者不投之散地則實之極與公之去就甚輕而關於天下之安危者甚重也

庚辰。詔賜杭州黃榜。招諭作過軍民。若能率衆歸降。當赦其罪。一切不問。仍審量事狀情理。命以官賞。若敢抗拒。仍舊爲惡。則掩殺正賊外。父母妻子並行處斬。如大兵會合。已到城下。卽令來改過。出降。放罪。推賞指揮。更不施行。仍令監司召募土豪。自率鄉兵。會合討蕩。亦許先次借補官職。建炎後。以黃榜招安叛兵自此始。

辛巳。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顏岐。復爲御史丞。辭不拜。改工部尙書。

壬午。斬太學生陳東。撫州進士歐陽澈於都市。先是上聞東名。

東已見正月辛卯。

召赴行在。東至上疏言宰執黃

潛善、汪伯彥不可任。李綱不可去。且請上還汴。治兵親征。迎請二帝。其言切直。

趙姓之遺史云。東疏中有云。上不當卽大位。將來淵聖皇帝來歸。不

知何以處此。案東書本不傳。今且附此。

章凡三上。潛善等憾。欲以伏闕事中東。然未有閒也。會澈亦上書極詆用事者。其閒言

宮禁燕樂事。上諭輔臣。以澈所言不審。潛善乘是密啓誅澈。併以及東。皆坐誅。東始未識綱。特以國故至爲之死。行路之人有爲之哭者。上甚悔之。東死年四十二。

中興姓氏錄云。東。澈伏闕上書。帝潛遣汪伯彥及諸內侍詣於上。驅東。澈於市。斬之。議者哀其忠直。且知喪亂未已也。此

所云內侍。不知謂誰。當考。東。澈三年二月己亥贈官。

甲申。給事中許景衡爲御史中丞。中書舍人朱勝非試尙書禮部侍郎。仍兼直學士院。起居郎滕康。起

居舍人汪藻並遷中書舍人。康仍召試。

後省題名除舍人在九月蓋召而後命也。

奉直大夫寇庠知單州。

庠已見今年二月癸酉。

進士王

茂麟州鄉貢進士何洋並補迪功郎。以言利害可採也。洋青神人。舊游河朔間。陝西轉運使直龍圖閣何漸言其有文武才。召對。獻河防守禦圖。言利害五十一事。故有是命。

乙酉遣使往諸路撫諭。時以金人內犯。朝廷命令隔絕。盜賊踵起。民不奠居。乃議遣朝臣分往諸路。體訪官吏廉汙。軍民利病。命殿中侍御史馬伸使湖廣。吏部員外郎黃次山使京東西。兵部員外郎汪端友使閩浙。監察御史寇防使江淮。皆持詔書撫諭。

(案)寇防等四人同日受命。而日曆於明年九月庚寅。又書以監察御史寇防爲江淮四路撫諭。不知何故。

時祠部員外郎

喻汝礪往四川剗刷錢物。而王瓊、馬忠經制河東北。錢蓋在陝西。因就命之。尋詔撫諭官所至決獄。卽死罪當議者。許酌情減降。以聞。以道路不通。用端友之請。次山、南昌人也。

許決獄在九月丙午。今併書。

御史中丞許景衡

言。臣聞議者多指開封尹宗澤過失。未知所指何事。若指拘留金國使人。此誠澤之失也。然原其本心。但激於忠義。未審國家事體耳。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爲尹。威名政術。卓然過人。誅鋤強梗。撫循善良。都城帖然。莫敢犯者。又方修守禦之備。歷歷可觀。臣雖不識其人。竊用欣慕。以爲去冬京城之內。有如澤等數輩。赤心許國。相與維持。則其禍變未必如此其酷也。今若較其小疵。便以爲罪。不顧其盡忠報國之節。其不恕亦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之所在。苟欲罷澤。別選留守。不識今之縉紳。其威名政績。亦有加

於澤者乎。伏望聖慈。上爲宗社。下爲億萬生靈。特賜主張。厚加任使。先是論者多以澤爲非。景衡入朝。以病未得見。首上疏辯之。疏入。上大悟。詔朝廷別無行遣。亦無臣僚章疏。仍封景衡奏示澤。由是澤賴以安。景衡又言。南陽無險阻城池。而密邇盜區。且漕運不繼。不如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凡八上疏言之。丙戌。尙書右丞許翰充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陳東死。翰謂所親曰。吾與東皆爭李相者。今東戮都市。吾在廟堂。可乎。乃力求去。故有是命。

翰之罷。日曆在乙酉。今從熊克小曆。

丁亥。詔天下諸州於天寧節並前一月。卽寺觀建祈禱道場。靖康聖節依此。

是月。監察御史盧臣中守右正言。

臣中除正言。諫院題名在六月。御史臺題名在七月。日曆無之。案此月鄧肅始罷右正言。臣中當是代肅。今日移附此俟考。

京西轉運判官程

昌寓爲尙書吏部員外郎。昌寓。昌弼兄也。初爲鄧洵武使臣。其後皆換授。

昌寓之除。日曆不載。此據家傳。

博州卒宮儀聚

衆數萬人。迺邏寇萊州。至是據卽墨縣。時又有潰卒李汲。劉三將合數千騎犯萊州。儀利其馬。給至神霄宮。與之會。伏兵擊殺之。盡併其衆。軍勢甚盛。通問使傅雱。馬識遠至雲中。金左副元帥宗維在草地未還。左監軍完顏希尹遣其大理卿昭文館學士李侗館伴。問雱使指。雱以二帝表及國書授之。凡六日乃得見希尹。與右監軍耶律伊都。知樞密院事時立愛。席地重氈。參坐堂上。兵部尙書高慶裔立其傍。雱跪聽其語。希伊先言。本朝不割三鎮事。又言通問之初。安可遽及二帝。卽不得請。殆以兵取之耶。雱遜謝再

三。乃罷就舍。立愛、其先臨洺人。石晉之亂。徙涿之新城。立愛事遼爲太子少保。侗、燕人。粗知書。宣和末。避地中山。詹度以侗知飛狐縣。閒爲言。雋幹喇布與前朝有善意。而尼瑪哈與烏舍持之。繇是二帝北遷之舉決矣。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九

【建炎元年】九月戊子朔，衛尉少卿衛膚敏爲起居舍人。

詔諸軍團結五人爲伍等指揮並罷。

己丑，建州軍亂。先是調健卒住守滑州，爲金人攻退，故例當得卸甲錢。轉運司不時與，是日大閱，軍校張員等作亂，殺福建轉運副使毛奎，判官曾仔，執守臣直龍圖閣張勤，提舉常平公事直祕閣王浚明，嬰城固守。提點刑獄公事陳桷檄朝請郎王淮將士軍射士討之，不能克。後詔奎、仔各官子孫一人，奎、西安人，仔，勤、侯官人，浚明、金華人，桷、永嘉人也。御營使司同都統制范瓊至京西，屢與李孝忠戰，敗績。會諸郡兵皆至，瓊與統制官喬仲福及孝忠戰於福州之雲澤，大敗之，斬其首。其黨張世立其弟孝義以拒王師。辛卯，尚書都官員外郎權太常少卿滕庚請巡幸所過，遣官祠名山大川，從之。庚、康兄也。

壬辰，詔有司涓吉巡幸淮甸，以御史中丞許景衡言，諜報金人侵河陽、汜水等處，逼近東京，乞車駕南巡以慰人心故也。旣而有司請用十一月朔日從之。河北經制使馬忠貶秩二等，坐逗遛不進也。先是金

左副元帥宗維自草地還雲中，遂起燕京、西京、中京、上京、東京、平瀋、遼西、長春八路民兵，付諸萬戶，遣保靜軍節度使楊天吉約夏國內犯。

天吉諸書不見其官要盟錄間罪書中有之今增入

夏國主乾順許之，金人民兵之法有二，一曰家戶

軍以家產高下定之。二曰人丁軍。以丁數多寡定之。諸稱家戶者。不以丁數論人丁者。不以家業。每簽軍。則元帥府符下諸路帥司。帥司次第下節鎮支郡諸縣。縣籍戶口家業定訖。乃諭民間。以所當軍數多寡。然後市鞍馬。置器械。備餼糧。或親丁不足。則募人代行。貧者稱貸於人。以應軍役。俟其足備。然後選千戶百長人等部之。以行其屯戍。則人自營田以供糧。無田者用給七斗粟。每出疆。不以遠近。人持一月糧。將戰。各以所負米造飯而食。食罷而出。故其國平時無養兵之費。行軍無餽運之苦。此其大略也。初。金太祖旻之正室生二子。宗浚。宗朝。宗浚早死。繼室立。亦生二子。長曰宗傑。次曰宗雋。其庶長子曰宗幹。次曰宗輔。次曰宗弼。次曰宗敏。金主旻既建國。舍其子而傳其弟晟。晟嗣立。復以其季弟賽音爲安班。貝勒都元帥。金人謂大爲安班。謂官人爲貝勒。昔金主旻自是官而稱帝。故相承以爲儲副之名焉。始宗傑等既陷京城。賽音嘗謀盡誅南人而未果。及是卒。時宗浚已死。其妻爲宗幹所納。故其子梁王亶養於宗幹家。金主晟遂以亶爲安班。貝勒都元帥。宗輔爲右副元帥。宗浚卽勝果。宗雋卽博勒和。宗幹卽固倫。宗輔卽鄂爾昆。宗弼卽烏珠也。

此據苗耀神誌記

於是宗弼尙少。乃以女真萬戶邏索爲陝西諸路選鋒都統。先是河東之

民。心懷本朝。所在出攻城邑。皆用建炎年號。金兵之在河東者。稍稍北去。金之兵械亦不甚精。但心協力齊。奮不顧死。以故多取勝。然河東之人。與之諗熟。略無所懼。又於澤潞間劫左副元帥宗維寨。幾獲之。故金捕紅巾甚急。然真紅巾終不可得。但多殺平民。亡命者滋益多。而紅巾愈熾。朝廷先遣王瓊。馬忠經制。

河東北及聞敵且至。又命帶御器械鄭建維知河陽府。而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助之。勅本以班直換授。至是管軍。時璩頓軍陝府。忠逗遛不前。故坐貶秩。於是黃潛善、汪伯彥共政。方決策奉上幸東南。無復經制南河之意矣。祕閣修撰黃叔放落職與監當。坐失襄陽也。朝奉郎江南東路轉運副使劉蒙朝奉郎提舉常平公事陸友諒奏翁彥國亡。請加優卹。上以其觀望李綱風旨。命削蒙友諒二官。中書舍人汪藻言。向使綱未逐。而蒙等之計得行。有爲綱所擢何疑。今旣敗露。而所黜止於如此。則國家號令賞罰。將何所恃。所有錄黃未敢書行。乃貶秩各五等。蒙濱州人也。未幾追奪彥國寶文閣學士。其後蒙以嘗舉劾彥國不法事。訴於朝。復其官。

彥國奪職在十一月庚子蒙自訴復官在明年五月癸巳今併書之。

言

者謂去歲京城之破。將士弛慢。嬉戲城上。坐觀填濠。縱敵攻城。公然逃遁。請命留守宗澤於金人登城之所。考驗將士效命與逃遁者。而誅賞之。詔以付宗澤。直徽猷閣京東轉運副使程昌弼貶秩二等。坐舉錯專恣。爲知青州曾孝序爲劾也。武翼郎知麟州韓嗣宗爲將士所逐。詔鶚秩罷之。朝奉郎方開降兩官衝替。坐前提點江東刑獄。不討江寧軍賊也。起居舍人衛膚敏言。東南之地。繁華富貴。甲於天下。金人所知。其航海而可至者。無慮數處。明、蘇、秀、楚、海等州是也。東南城壁不修。屯戍單弱。彼若以數千兵奄忽而至。何以禦之。望特詔州縣增修城壁。撥封樁錢米。仍勸誘民戶。以助其役。兼招募勇兵弓手。勤加訓練。遣使按視而賞罰之。不惟金人不能窺。而盜賊亦不能竊發矣。詔江、池、饒、建州所鑄錢。以建炎通

寶爲文。

甲午命知揚州呂頤浩修城池發運副使李祐淮南轉運副使李傅正並爲隨軍轉運使以將南巡也。

克熊

小廡下巡幸詔及修揚州城併附

此月己酉今依日廡各附本日

徽猷閣侍制席益坐棄河中落職

直龍圖閣江淮發運副使向子諲罷仍

奪職制略曰私擁衆而多耗官財擅補官而不由王命子諲爲李綱所喜故黃潛善斥之初命兩浙提點刑獄公事周格高士腫督捕杭寇士腫戚里子也欲招安之浙東安撫使翟汝文奏今浙東軍與經制司槍仗手合萬人兵勢已盛而憲臣意在黨賊已受其降昨嚴賊有倪從慶者止十數輩跳跋山谷朝廷不責帥臣誅討苟就招安致人無所畏今杭賊悖甚至於主帥橫死漕臣斲首而反寵以官是誘人作賊也時帥臣葉夢得但爲賊所拘而謾報已死故汝文之語如此賊乃遣其黨往秀州誘士腫及轉運判官顧念成來杭州受降復劫寓居朝奉郎李光至秀約士腫以甲午率隊入城比士腫纔至賊百餘騎突出欲執以入賴鮑貽遜下槍仗手在北門士腫跳奔獲免繼而格亦領兵至士腫與格始別議約日進兵然諸軍爲賊誘者甚衆人無鬪志又諸處所集皆鄉夫不識金鼓故遇賊輒敗先是御營統制官辛道宗奉詔討賊軍行至鎮江府守臣趙子崧犒賜甚厚道宗掩有之行次嘉選縣始命給軍士人五百錢衆皆怒是夜其衆自潰亂而去者六百人道宗挺身得小舟奔還鎮江衆推高勝爲首勝者太行山之盜也謂之高託天亂兵攻秀州守臣直龍圖趙叔近城守人遣以四縑賊乃北趨平江府叔近魏悼王元孫榮良孝

公克類子也。

秀州軍亂未見本月日(案)李綱行狀云九月午抵鎮江府聞辛道宗之兵變於秀州以地理考之必九月上旬事也(日歷)附書於十四日辛丑蓋不得其本目今併附此當以他書修考之

是日東京留

守宗澤引兵至河北視師時真定懷衛開金兵甚盛州郡有乘城固守者金大治兵爲攻拔計澤乃自游家渡過河會河西忠義統制等議所宜翌日以聞且乞罷講和仍修武備

丁酉詔荆襄關陝江淮皆備巡幸並令因陋就簡毋得騷擾凡所過與所止之處當使百姓莫不預知朕飲食取足以養氣體不事豐美亭傳取足以庇風雨不易卑陋什器輕便不求備用供帳簡寡不求備儀可廢以行皆毋取於州縣橋梁舟楫取足濟渡道路毋治官吏毋出一切無所追呼有司百吏敢騷擾者重寘於法惟是軍馬芻糧必務豐潔將士寒襦必令寬爽官吏毋得少懈播告諸道咸使聞知

戊戌杭賊陳通自小堰門出兵萬餘先衝浙東安撫司兵潰次攻鮑貽遜貽遜率將士迎敵殺七百餘人

詔勒停人葉著復朝奉大夫著蔡京子塔也靖康初自顯謨閣直學士斥去至是用赦復之

己亥皇子萼爲檢校少保集慶軍節度使封魏國公詔內外官司用元豐嘉祐敕以俟新書

庚子道君太上皇帝淵聖皇帝自燕山徙居中京中京者在燕山之北千里金謂之霫郡蓋古奚國也二帝既至卽相府院居焉時嗣濮王仲理等千八百餘人尙在燕金人計日給糧監視嚴密宗室之死者甚衆中書侍郎陳過庭亦在燕左副元帥宗維議縱遣之俄押赴顯州令厚加養濟

此以北狩行錄及趙子砥燕雲錄參修

是

日宗澤自河北引兵還京師

辛丑。杭賊夜劫直祕閣。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周格。寨殺之。提刑司所統蘇秀兵。遂入杭。與賊合。時格所部淮南兵不肯從。盡爲浙兵所害。賊復以金帛遣人誘諸郡不逞。使據城相應。浙東安撫使翟汝文慮變生肘腋。遂引兵還越州。賊勢愈熾。

壬寅。詔遣官具舟奉迎太廟神主赴揚州。就命徽猷閣待制從衛提舉一行事務孟忠厚幹辦禮儀公事。合用禮器。隨宜充代。薦新物。令本州酌量應付。直祕閣河北西路招撫司參謀官王珪陞招撫判官。代

張所也。於是所直龍圖閣。嶺南安置。死貶所。

張所罷招撫。月日及貶嶺南事。皆不見。此據岳飛奏狀修入。所紹興九年十月丙辰復官。

新除左司員外郎辛炳

守朝奉大夫致仕。從所請也。起居舍人衛膚敏言。今二聖北狩。鑿輿未復。寰宇痛心。況陛下抱父兄之念。爲如何哉。惟陛下至誠克己。處心積慮。不忘報雪之志。處堂陛則思二聖。垂溫清之宜。御飲食則思二聖。失膳羞之節。念土地有所未復。念人民有所未安。日慎一日。深自貶損。卑宮室。菲飲食。惡衣服。減嬪御之數。斥聲業之奉。以至歲時上壽。春秋賜燕。一切罷之。雖享郊廟。亦不用樂。必俟奉迎二聖。歸復宮庭。然後修禮之常。庶幾孝悌之誠。上有以格天。下有以感人。人心得而天意孚。則我之所向。無有不遂矣。

甲辰。勒停人劉儻復承議郎。儻宣政閒以大晟府道錄院屬官遷徽猷閣待制。靖康初廢。至是乃復之。

日

無此。今以紹興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儻乞復職狀修入。

乙巳詔沿河控掘州縣團練民兵。明遠斥堠。若金人欲乘船渡河。先使善沒水手。鑽穴其舟。併力掩殺。上下應援。毋爲自守之計。有能沒兩舟者。自身與進義副尉。沿海州軍依此。東京留守宗澤復上表請車駕還京師。時澤募義士守京城。且造決勝戰車千二百乘。每乘用五十有五人。運車者十有一。執器械輔車者四十有四。回旋曲折。可以應用。

汪伯彥中興日曆云。宗澤戰車。初是劉浩創造。每一兩。以二十五人爲左角。二十五人爲右角。二十五人爲前拒。二十五人爲後拒。共四隊。凡一車用百人。今案澤車制甚備。與伯

彥所記殊不同。疑伯彥得於傳聞。今不取。

又據形勝。立二十四壁於城外。駐兵數萬。澤往來案試之。周而復始。沿大河鱗次爲巖。結連兩河水。寨及陝西義士。開五丈河。以通西北商旅。京畿灑河七十二里。命十六縣分守之。縣各四里有奇。皆開濠深廣丈餘。於其南植鹿角。又團結班直諸軍及民兵之可用者。乃上表曰。臣聞君陳之尹。東郊深敕謀猷之告。后宋璟之守京兆。極明得失而進言。皆所以啓沃君心。箴規政闕。矧荷聖神之知。眷有懷宗社之安危。敢忘斧鉞之誅。仰瀆冕旒之聽。中謝竊以天子居九重之奧窈。不可蒙塵。京師爲諸夏之本根。當思奠枕。倘值艱虞之會。未詳利害之幾。或輕萬乘以遠巡。致駭四方之羣聽。則本根斯弱。華夏奚安。遠稽唐室之寢微。實乃商鑒之可擬。粵自運啓炎宋。卜都大梁。宅中而包三萬里之幅員。創業以貽二百年之基緒。重熙累洽。端拱垂衣。非緣三歲之親祠。曷見六龍之遠御。曩值澶淵之役。或陳楚蜀之巡。賴有直臣。卒排異議。星奔一蹶。膽落四陲。豈圖奸蠹之擅朝。繼被強鄰之犯闕。二聖旣以北狩。中都幾至內訌。所幸人無離心。市不易肆。日俟真人之繼統。心傾我后之來蘇。果致宗廟降靈。上穹賜福。皇帝陛下。

天縱上聖。運叶中興。載續璇圖。增光火德。親屈鑿輿。以冒犯霜露。躬整師旅。以恢復封疆。然行在久留於別都。清蹕未回於魏闕。敵師尙熾。羣盜繼興。比聞遠近之驚傳。已有東南之巡幸。此誠王室安危之所繫。天下治亂之所關。仰祈聖慮之深詳。宜戒屬車之輕動。且以中國之倚恃。實爲兩河之盛彊。前自敵騎長驅。列城畏遁。獨懷忠憤。糾進義兵。力抗敵鋒。率多俘馘。然久闕王師之助。援已深。民庶之睽疑。近者雖時遣將徂征。渡河深入。尙闕膚功之奏。先傳南幸之音。慮增四海之疑心。謂置兩河於度外。因成解體。未喻聖懷。倘金人乘之而縱橫。則中國將何以制禦。臣叨膺委寄。代匱留司。茲緣密託於雲天。偶遂救寧於畿甸。遽報翠華之移幸。深虞中外之難安。願罄孤忠。冀回淵聽。昔奉春委輅逮策。猶止洛陽之都。張禹驛馬抗章。尙返江陵之駕。矧生聖世。曷愧前修。伏願陛下。秉虞舜策言之明。體成湯從諫之聖。輟巡南服。回駕汴都。以安東北兵民之情。以慰薄海雲霓之望。則人神悅豫。中外謐寧。邊陲指日以肅清。盜賊不令而衰息。咸資睿斷。用度危機。瀝悃叩闕。罔避龍鱗之觸。傾都拭目。佇迎天仗之還。願俯徇於愚誠。誓益堅於忠憤。臣無任不報澤又上疏曰。臣聞聖人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夫中原天下之中也。京師又中原之中也。我太祖太宗受天景命。始基於汴。肇造無疆。大恩服人。固欲傳之億萬世。偶去冬今春。信憑敵人欺誑。遂致二聖蒙塵。陛下不得已應天順人。募承寶緒。四海生靈。謳歌忭舞。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罔不率俾。以俟庶績咸熙。萬邦嘉靖。陛下旣卽位。乃晏安南京。四方聞之。懷疑胥動。遞相鼓扇。聞諸州縣。閒有驚劫傷殘之患。蓋是小民無知。因疑致憂。因憂致變。旋相殘蹂。弗奠攸居。茲無他。由陛下寅畏過當。駐蹕別都。俯

徇奸謀。預圖遷幸。使狡獪簧惑。敢爾橫肆。盜據竊發。因循跼踖。

案此下有闕文。

以歸獻。以操耒耜。鑄劍戟爲農

器。思不犯於有司爾。若陛下敕翠華之御。俾千乘萬騎。回復鞶鼓。奠枕九重。臣竊謂可垂衣裳而天下治。可以坐視人民之阜。王室自然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尙何敵患之足憂。盜賊之足慮乎。古先哲王。凡有大疑。必詢之左右。又詢之卿士。又詢之國人。又詢之卜筮。臣蒙陛下矜憐。願遇待罪開封。臣夙夜思念。竊恐陛下所親信左右輔弼之臣。於對揚獻納之際。不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與致一統之匪易。輕徇臆說。有誤國家大計。所以狂妄冒死。觸犯天威。臣不勝憂憤。戰慄激切之至。取進止。再不報。又上疏曰。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滂漉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人邀迎二聖。京師士民。惶惶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於濟。於是謳歌竭蹙。交走道路。茲乃祖宗湛德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尙留南都。臣自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宗廟乎。何不眷顧我朝廷乎。何故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舍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仰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回六龍。俾人感翠華之至。深慰其心。臣前創具奏。以爲得其民當得其心。其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弗施爾也。若陛下回鑾汴邑。是人心所欲也。願陛下與之聚之。陛下聽奸邪畏避強敵之言。妄議遷幸。是人心之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老臣血誠。言不盡意。取進止。又不報。遂抗疏言曰。學問膚淺。不能式是古訓。對揚天休。今再瀝悃誠。干冒睿聽。以臣耳目所親聞見事。一二疏進。伏望陛下哀憐。特賜俞允。伏覩國家嘗變更三舍。

之法以取士。意謂皋、夔、稷、禹皆自此塗出。卒之迫於月試。剽竊時文。罔有稽古者。是三舍果不足以取士也。又嘗尊崇道教以奉真。亦謂神仙莊。老皆自此塗出。卒之誕謾誤怪。汙染成風。罔有成就者。是道術果不足以奉真也。又嘗進貢花石以享上。卒之驕淫矜誇。蠹耗財計。無有紀極。是貢花石果不足以享上也。又嘗結好金人。欲以息民。卒之邀迎二聖。劫掠侵欺。靡所不至。是守和議果不足以息民也。當時行之。罔有阿意順旨。作爲歌頌。以叨富貴者。其間亦有毅然獨立。不相詭隨。以鯁亮獲罪者。陛下觀之。昔富貴者爲是乎。被罪者爲非乎。臣每思之。宗廟社稷。岌岌如是者。盡由奸邪險人。鼓倡四事。俾民病敝。幾不聊生。所以致有今日之患。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茲覆轍。正陛下蕭牆之鑒。今之言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爲可行。阿諛諂佞。動爲身謀。翁翁訛訛。更相助成。今之言不可遷幸者。猶前日之言四事不可行。而罹其罪者也。且我京師。祖宗二百年積累之基業。是天下大一統之本根。陛下柰何聽先入之言。輕棄之。欲以遺海陳敵國乎。臣觀河東、河西、河北、京東、京西之民。咸懷冤負痛。感憤激切。想其慷慨之氣。直欲吞此強敵。陛下何忍恬聽諛順。而不令剛正之士。率厲同心。痛雪此恥乎。今東京市井如舊。上下安貼。但嗷嗷之人。思望翠華之歸。謁款宗廟。垂衣九重。不啻飢渴之望飲食。大旱之望雲霓也。臣竊謂陛下。一歸則王室再造矣。中興之業。復成矣。陛下如以臣爲狂誕妄。願延左右之將士。試一詢之。昔周勃入北軍。使左祖右祖。以卜劉、呂。蓋非獲已也。臣區區誠意。願陛下以遷幸大計。不獨謀之一二大臣。當與億萬之衆同之。臣忠憤不勝涕淚交下。激切屏營之至。取進止。澤每疏奏。上以付中書省。黃潛善、汪伯彥皆笑以爲

狂。張慙獨曰：如澤之忠義者，若得數人，天下定矣。二人語塞。

丁未，中書舍人劉珪言：伏聞聖旨擢黃潛厚爲戶部尙書，臣竊以潛厚乃右僕射潛善之親兄，祖宗以來未有弟爲宰相，兄爲八座，而同居一省者，惟蔡京、蔡卞、蔡攸，意則不然。方紹聖間，卞爲右丞，則京爲翰林承旨，蓋有所避也。及京既專政，無所忌憚，京爲左相，則卞爲元樞，京領三省，則攸領密院，其說則曰：出於上意，不可辭也。當是之時，雖使蔡氏門人一言及此，上皇必以爲異論，蔡氏必以爲背己，必斥逐竄殛之，而後已。其肯聽之乎？如其聽之，則國家當無金人之禍，蔡氏當無嶠南之患矣。竊聞潛厚、潛善皆有章疏力辭，潛善身爲宰輔，必不肯私其兄以壞祖宗之法，潛厚身爲法從，必不敢冒榮進而負天下之公論，從而允之，亦所以全其謙抑守法之美，而不置之於有過之地。陛下必以潛厚通於財計，熟於邊事，不若優與之職名，使之總計巡幸財用，或命之密院都承旨，亦足以示恩眷之厚於舊僚，示法之公於天下也。潛厚之初除也，珪以寒疾在告，至是造朝首及之，疏入，上遣同知樞密院事張慙諭旨曰：卿所論固當，但以潛厚明於國計，姑從權宜可也。珪言不已，於是潛厚卒改命。直祕閣新知真州侍其傳充集賢殿修撰。

知杭州。特進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慶國公白時中薨於鎮江府。

戊申，監察御史齊之禮罷，坐奉使江淮，催促綱運，數月不還，且無措置故也。

之禮罷御史日麻及本諸題名記皆不書，今從會要。

李孝

義、張世引步騎數萬襲德安府，詐稱來受詔，守臣陳規登城視其營壘，曰：此詐也。中夜，孝義引兵圍城，規

已爲之備。大敗之。孝義遁去。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率裨將張翼、白安民、岳飛等十一將。以所部七千人渡河。與金人戰。破之。是日。遂復新興縣。

己酉。詔諜報金人欲犯江。浙可暫駐蹕淮甸。捍禦稍定。卽還京闕。不爲久計。應合行事件。令三省樞密院措置施行。先是。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朱勝非嘗言。睢陽特以基命。故列聖建別都。而要非用武之國。脫有緩急。大駕一動。則河之南。淮之北。皆盜區矣。今敵騎充斥。兩河雲擾。雍洛不可卒至。惟襄陽接蜀。漢而引江。淮。可以號令四方。乞鑾輿幸之。控制南北。以圖中原。執政不納。中書舍人劉觀亦言。今兩河爲金所躡。獨有渡江而南。駐蹕金陵。而別詔老將總六師。據長江以自衛。徐觀金人所向。然後設奇出伏。以攻其南北。使金兵不專。則其勢易乘。而吾可以得志。今陛下不念天下之大勢。而遲遲於睢陽。以幸一日之安。臣所不取。其言與執政合。至是。決策幸維揚。乃下此詔。詔申嚴斥。喉。通報平安。除在京已有御史臺外。應天府、泗州各留監察御史一員。督責傳報。仍令察視軍政等事。其後不果留。直祕閣知秦州趙黜勒。停坐獻馬於李綱也。上初令奪職。而中書舍人汪藻言。黜奴事閹宦。所至輒以賊敗。乃者以進馬爲名。而擇其良者獻於相府。卓然居羣馬之上。附下背上。罪當誅竄。詔黜勒停。尋又坐不勤王。責全州居住。

黜再責在明

年正月己丑

募民入貲授官。自迪功郎以下凡六等。尋命每路以監司一員董其事。

命監司在二年六月乙卯。今併舊之。紹興元年六月

己巳可

參考

是日。賊軍高勝等入常州。先是勝等過平江。守臣奉直大夫趙研乘城爲備。募舉人出城外招

安之。勝坐舉人於木驢。碎之城下。研乃誘勝使入。卽縛之。衆懼而退。推其徒趙萬爲首。至無錫縣。觀文殿大學士李綱時方寓居。懼及。出家財散之。賊乃去。

熊克小廡云。至無錫縣。知縣郝漸單馬遺賊中。大言曰。聖駕幸東南。先編且至知之乎。皆言不知。漸曰。若等無他。宜於此時轉禍爲福。衆霍然。

相視不敢動。遂送之出境。此蓋據孫觀所作郝漸墓誌。恐未必果然。今姑附此俟考。

至常州。守臣朝散大夫何衮恬不爲備。厚以金帛犒之。賊入城。呼娼女

痛飲。大掠三日。執通判州事曾緯而去。緯布子也。

布南豐人。建中初右僕射。

庚戌。始通富三大錢於淮浙。荆湖諸路。用同知樞密院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愨請也。政和舊法。營三大錢。止行於京畿東西及河東北。由是東南小平。錢甚重而物輕。西北反是。愨爲上言。大錢始不行於東南。慮私鑄耳。其後改當十爲當三。則自無私鑄之利矣。何爲而不可行。況財貨多出於東南。嘗慮錢寶不足於交易。望特詔三省參論。以革因循之弊。從之。時更軍旅之後。諸道財賦亡於兵火。委於川途。乾沒於胥吏者。不可勝計。自中都府藏。迄於州縣倉庫。往往毀案籍。匿印章。出納之際。漫無籍稽考。愨在河朔時。雅以心計爲上所知。自長地官。至於執政。上獨委以理財之事。愨嚴明通敏。論錢穀利害。猶指諸掌。文移所至。破奸若神。東南諸路皆惕息承命。國用賴以無乏。然愨在中書。至於自作酒肆。議者或以爲苛碎焉。

愨白

作酒肆。此據朱勝非秀水閒居錄附入。熊

克小廡載大錢通用在戊申。今從日廡。

辛亥詔自今京畿府縣官初到任並進秩一等任滿無遺闕亦如之

此事日麻不書今以紹興二年三月十七日淮南通判酬獎指揮增入

壬子詔責授昭化軍節度副使張邦昌賜死始李綱議誅邦昌黃潛善汪伯彥皆持不可及是聞金以廢

邦昌為詞復犯界

張樵節要云高慶裔語宗維曰吾君以邦昌廢逐故再有河南之役又云金人入犯山東止以邦昌為名蓋金人憑陵姑附此為說耳今刪潤修入

上將南幸而邦昌在長沙乃

共議賜邦昌死以其辜付河南撫諭官馬仲詔曰張邦昌初聞以權宜攝國事嘉其用心寵以高位雖知建號肆赦度越常格優支賞錢數百萬緡尤以逼於金人之勢其示外者或不得已比因鞠治他獄始知在內中衣赭衣履黃紉宿福寧殿使宮人侍寢心迹如此甚負國家遂將盜有神器雖欲容貸懼祖宗在天之靈尙加惻隱不忍顯肆市朝今遣殿中侍御史馬仲問狀止令自裁全其家屬令潭州日給口券常切拘管仲至潭州邦昌讀詔已徘徊退避不忍自盡執事者共迫之乃登平楚樓而縊蔡條百衲談云邦昌死於平楚門下官舍王

明清揮塵錄餘話云平楚樓在天寧寺今從之邦昌之誅日麻全不載不知何謂

於是高州流人王時雍亦坐誅

此據偽楚錄附見不得其日建炎四年七月壬子時雍妻潘氏乞歸葬狀云亡夫得罪朝廷死於貶

所當未行遣之時即無不許歸葬指揮今累經赦恩欲遣親人收拾殘骸歸埋邱隴得旨王時雍原無不許歸葬指揮令本州照會此可見時雍行遣次第今附見以補史闕

邦昌死年四十七

癸丑詔曰朝廷以連年兵革國勢未強所以長慮卻顧巡幸淮甸訪聞小人業於僥倖撰造言語妄倡事端意在扇惑軍民成其私計不可不治應敢妄議欲搖動朝廷者許人告有官人轉五官白身人補保義

郎同謀或爲首始謀之人能自首者免罪。依此推恩。其同謀及知情曾見聞不告之人並行處斬。甲寅詔行在及東京百司官如擅離任所並停官根捕。就本處付獄根勘。以尙書省有請也。乙卯詔成都京兆襄陽荆南江寧府鄧潭州皆備巡幸。帥臣修城壘治宮室。漕臣積錢糧。京城留守宗澤上疏言。伏覩朝廷前遣翁彥國營繕金陵。比有詔復欲遣官奉迎太后六宮以往。且謂朕當獨留中原。臣伏讀詔書。私竊疑之。此必有進言者。勸陛下過江避敵。而不思天下大計。託爲愛君之迹。以濟其不忠。臣願陛下察其利害之實。斷自淵衷。早賜定論。重念本朝提封萬里。京師號爲腹心。以祖宗都此垂二百年。宗廟社稷所在。而民人依之以居者。無慮萬萬計。今兩河雖未救寧。猶一手臂之不伸也。而乃遽欲去而之他。非惟不能療一手臂之不伸。并與心腹而棄之。豈祖宗所以託付之意。與天下睽睽萬目。所以仰望之心哉。彼進言之臣。談何容易。且利害之端。曉然可見。臣乞陛下且駐蹕南都。未可輕議舉動。臣雖老矣。尙當嬰鑼鼓勇。立辦禦敵之具。以圖萬全之舉。然後埽除宮禁。嚴備扈從。奉迎鑾輿。謁見九廟。非特使神祇祖考安樂之。庶幾中原增重。不失天下之大勢也。不然。則是徒爲走計爾。示敵以弱。非唯不恤兩河。抑又不恤中原。且去宗廟社稷而不顧。陛下豈忍乎。臣重爲陛下惜者。此爾。故敢直輸血誠。幸陛下留意無忽。昔景德間。契丹寇澶淵。警報一聞。中外震恐。是時王欽若江南人。卽勸章聖幸金陵。陳堯佐蜀人。卽勸幸成都。惟寇準毅然關之。請帝親征。卒用成功。願臣庸謬。何敢望準。然事適相類。不敢不以章聖望陛下也。臣又自期。旣已奉迎鑾輿還都。卽當身率諸道之兵。直趨兩河之外。親迎二聖以歸。庶雪靖康一再之

恥。然後奉觴玉殿。以爲聖天子億萬斯年之賀。臣之志願始畢矣。竊自謂愛陛下者。無踰老臣。然不知臣者。必指臣以爲狂妄。臣亦非所恤也。伏望陛下觀事之宜。察臣之心。則知臣之忠於爲國。取進止。

此繫澤
第九奏

是時宗廟宮室臺省。澤皆營繕略備。又以東門乃回鑾奉迎之地。特增修之。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原奉詔修城。費九縣市易常平錢八萬緡有奇。時苗役羨錢。自市輕齋勤王及撫諭官根刷之餘。猶存此數。修城明年
二月畢工河北撫招司都統制王彥及金人戰於新鄉縣。敗績。兵潰。彥奔太行山。聚衆準備。將岳

飛引其部曲去。自爲一軍。初。彥旣得新鄉。傳檄諸郡。金人以爲大軍之至也。率衆數萬。薄彥壘。圍之數重。矢注如雨。彥兵寡。且器甲疏略。疾戰輒不利。乃決圍以出。其衆遂潰。敵盡銳追擊。彥與麾下數十人馳赴之。所向披靡。轉戰數十里。弓矢且盡。會日暮得免。他將復渡河以還。彥收散亡。得七百餘人。保龔城縣西山。常慮變生不測。夜卽徙其寢。所部曲感其義。乃皆刺其面曰赤心報國。以示其誠。彥益自感勵。與士卒同甘苦。未幾。兩河響應。忠義民兵首領傅選、孟德、劉澤、焦文通等皆附之。綿亙數百里。俱受彥約束。金人患之。列戍相望。閒遣勁兵撓彥糧道。彥每勒兵待之。斬獲甚衆。岳飛聞彥兵復振。單騎扣壁門請罪。左右勸彥斬之。彥壯其勇而惜其才。賜飛卮酒而罷。自是兩人始有隙。是日。賊趙萬入鎮江府境。守臣延康殿學士趙子崧遣將逆擊於丹徒。調鄉兵乘城爲備。禁居民毋出。良久。府兵敗歸。鄉兵驚潰。子崧率親兵保焦山寺。賊踰城而入。縱火殺人。莫知其數。萬遂據鎮江。

是月降授朝請郎提舉亳州明道宮鄧雍勒停以言者復論其棄城之罪也。

此以紹興元年八月癸巳刑部檢舉狀修入。

初通問

使傅雱既見金元帥府右監軍完顏希尹於雲中留彌月會河北經制使馬忠制置使張換招撫使張所繼遣兵渡河皆失利換爲亂軍所殺金以用兵責使者雱遜謝希尹乃以國書授雱等還書中索河東北人之在南者及爲夏人請熙豐以來侵地又欲於河陽置榷場以通南貨雱受書以歸金人無聘幣伴使李侗自以乳香白金等贖之。

此據雱通問錄修入。

金人遣直史館王樞持冊使高麗。

此據趙子砥燕雲錄。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

【建炎元年】冬十月丁巳朔。上登舟幸淮甸。翌日發南京。戊午。隆祐太后至揚州。初。太后過高郵。聞叛兵焚鎮江。乃遣兵擄瓜州渡。及是入城。駐於州治。名州之正衙曰車駕巡幸駐蹕之門。

庚申。詔諸路官司及寄居待次官。或非王命備補之人。以勤王爲名。擅募民兵。潰卒者。並令散遣。有擅募者。帥憲司案劾以聞。東京留守宗澤復上疏論其治兵。且言。臣契勘京城四壁濠河樓橋與守禦器具。其當職官吏協心并力。夙夜自公。率勵不懈。增築開濬。起造輯理。寢皆就緒。臣又製造決勝戰車一千二百兩。每兩用五十有五人。一卒使車。八人推車。二人扶輪。六人執牌輔。二十人執長槍。隨牌輔車。十有八人。執神臂弓弩。隨槍射遠。小使臣兩員。專幹辦閱習車事。每十車差大使臣一員。總領爲一隊。見今四壁統制官逐日教閱。坐作進退。左右回旋曲折之陣。悉可以應用。又沿河十六縣與上下州軍相接。作聯珠寨。以嚴備禦。臣見使王彥。曹中正在河西攻擊。收復州縣。西京、河陽、鄭、滑等州。同爲一體。把截探伺次第。敵人畏襲。已不敢輕動。冒犯。臣自到京。奉揚陛下仁風。布宣陛下德意。今街巷市井。人情物態。皆以忻悅。救寧嘉靖。同祖宗太平時。顧臣犬馬之齒六十有九。比緣陛下委付之重。嘗患才力不任。惕惕憂懼。近日頓覺衰瘁。萬一溘先朝露。辜負陛下眷恤憐憫之意。臣死目不瞑。倘使臣與官吏士民。望翠華回輦之塵。

瞻仰天淵。循伏百拜。然後臣填溝壑。如生之年。死骨不朽。論語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京師乃我祖宗基命肇造。二百年大一統基業本根之地。陛下柰何偏聽如張邦昌輩邪佞之語。以巡幸爲名。輕去其所。使四海來享來王之人。徜徉道路。於偏僻州軍作朝廷之地乎。臣果得以老身俯伏道左。迎陛下千乘萬騎。垂拱九重。奉陛下指揮號令。強敵可以消弭。寇盜自然平蕩。王室於焉再造。大宋可以中興。必若誕妄之人。言臣欲以海陬餘孽。貽君父憂。卽臣自頂至踵。甘俟斧鉞。臣已修正御街御廊護道杈子。平整南薰門一帶御路。聞萬邦百姓寓京師者。日夜顛顛。望陛下迎奉祖宗之主。與隆祐太后皇后妃嬪皇子天眷。歸安大內。以福天下。臣夙夜憂思。眷眷念念。繼之以泣。願陛下憐臣孤忠。矜臣衰暮。惟恐心力不逮。或有誤陛下國家大計。今年三流不冰。惟陛下斷自淵衷。毋惑羣邪之議。書曰。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臣不勝激切之至。取進止。始澤條上五事。曰。近者有旨。椿占器甲。不得擅支。今命將出師。而椿占軍中當用之物。此可疑一也。近募兵丁。四城守禦。今樞密院問所募人繁何色額。如此則古人使貪使愚。皆不可矣。此可疑二也。臣爲平常防河。止以數千卒沿河分布。如有數騎侵越。卽奔潰不支。故開濠劄寨。亦似允當。而樞密院乃用陝西例。令三分出戰。七分助軍錢。今京畿殘破。民未復業。勞來安集。猶恐散去。又何以助軍錢。掘之使速去耶。此可疑三也。今守禦之具。與夫城池。雖以粗辦。尙多鹵莽。而三省樞密院指揮所雇工役。不令支錢。此可疑四也。臣竊見僕射黃潛善福建人。樞密汪伯彥徽州人。內張慤雖是北人。然無公識。無遠見。議論偏頗。皆欲贊陛下南幸。此可疑五也。旣而澤見詔書。有埃四方稍定。卽還京闕。

之語。

壬戌澤上表以謝。表曰：臣今月六日承遞報車駕將還闕者。恭聞明命肅詔回鑾。歡騰率土之謠。和浹中天之氣。里閭喜悅。如嬰孺之相見。慈親道路光耀。若翳霾而忽瞻白日。人情至此。天意可知。中謝竊以列聖格言。先王垂裕。天難諶而聰明自我。人至衆而好惡匪殊。但觀自我之是非。可驗匪殊之嚮背。是知人所欲者。自然天亦從之。所以君子不務小同。然後天下能成大順。恭惟皇帝陛下。以道觀政。以德行仁。密銷神武之機。獨幹乾剛之斷。正濟萬乘來歸九重。宇宙澄清。預想屢豐之慶。廟堂肅穆。式降宏濟之休。昊穹降福以穰穰。寰海來崇而濟濟。六軍有雷動雲行之勢。四夷蒙風驅電掃之威。赫奕重光。崇高再造。列辟駿奔而竹舞。寰區竭蹶以欽承。臣無任。又上表曰：恭膺明命。肅詔回鑾。下蘇後后之情。仰對在天之意。蔥蔥佳氣。增光二百年之休。勉勉遠猷。駿惠大一統之盛。佇觀丕應。聿享咸寧。中謝竊以太祖肇基。奕世嗣服。並據本根之地。宏施實德之風。宅四表而率服吾君。奄九有而來崇眞主。曩緣辰告。暫聽時巡。知人久戀於睿慈。聚議獨形於英斷。欲繼志而述事。遂幹乾而轉坤。時方奉於詔書。顧忽聞於雷震。是天喜悅。爲人音聲。想衆懽呼。應時舞蹈。河伯安流而迎駕。雨師灑道以清塵。兒童爭提攜於壺漿。父老願治平於道路。里閭皞皞。田野熙熙。收兩河山塞之心。鎮遠徼人民之聽。然後御端門而肆赦。滌舊染以惟新。款宗廟而告歸。儼威容而如在。憂勤祖述。恭儉緝熙。大成有截之功。永以無疆。惟恤臣無任。先是羣盜王再興。以兵數萬人。王貴萬餘人。往來河上。王善以車百乘寇濮州。楊進兵尤衆。連擾京西諸郡。至德安府。守臣

直龍圖閣陳規晝夜不解甲。晝則與戰，夜則劫其營，相持凡十有八日。而進技窮，乃以百餘人自衛，直抵濠上求和。規卽出城，與進交臂而語，進感其至誠，折箭爲誓。明日，引衆去，圍光州甚急。澤遣使招之，皆聽命。卽以進爲留守，司統制，且擇其軍中老弱萬餘人釋之。

進明年二月乙丑補官

澤理財有方，凡兩河及京東西諸郡

求軍須者，皆綴東京所有與之，不以爲間。上遣中使撫問，旣而澤聞上已南幸，又上疏請還京。臣聞易於渙之卦曰：渙汗其大號，此言人君發號施令，如汗焉一出而不可反也。臣竊觀陛下踐膺大寶，權時之宜，駐蹕近甸，天下之民延頸企踵，日望鑾輿之歸，經理中原，以建中興之業。故迺者親降詔書，卽將還闕，恭謁宗廟，延見父老，中外聞之，莫不鼓舞相慶，以謂陛下英斷如此，何事不就，何功不立，何浮言之可惑，何強敵之足憂。太平基業正在此舉，下詔之後，日復一日，尙未聞千乘萬騎，涓吉啓行，民心不能無疑焉。臣愚竊意陛下乾剛不撓，離明並照，洞見安危之機，必不肯失信於天下。是必有奸臣誤陛下，負失信之謗也。伏見邇者河陽水漲，斷絕河梁，有姓馬人妻王氏率衆拒敵，敵勢窮窘，不知所爲。此天亡之時也。夫天與不取，反受其咎。臣欲因此時遣閻勅、王彥各統大兵，乘其孤危，大振軍聲，盡平敵壘，伏願陛下亟還京闕，以繫天下之心，則孰不用命，且投機之會，間不容穗。願陛下毋惑於奸臣之言，斷自淵衷。臣謂自此可保萬全，無可疑者也。或奸謀蔽欺天聽，未卽還闕，伏願陛下從臣措畫，勿使奸臣沮抑，以誤社稷大計。陳師鞠旅，與之決戰，掃盡邊塵，肅清海宇，然後奉迎鑾輿，歸還京闕，以快天下之心，以塞奸臣之口。臣蒙陛下

下知遇。誓效死節。區區愚忠。不能自己。伏望聖慈。特賜容斷。天下幸甚。取進止。上優詔答之。

澤條上五事在戊午。今奉連書。

之。

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陸藻卒。

藻已見七月甲午。

癸亥。募羣盜能併滅賊衆者授以官。

甲子。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落職。依舊宮祠。時殿中侍御史張浚論綱罪未已。大略言。綱杜塞言路。獨擅朝政。所陳敷奏之語。無非殺戮之事。蓋欲陰爲慘毒。外弄威權。當時臺諫如顏岐、孫覲、李會、李擢、范宗尹。重者陷之以罪。輕則置之閒散。若非察見之早。而養成其惡。則宗廟之寄。幾敗於國賊之手。可不爲之寒心耶。向使綱之輔相。止於任職不堪。當此危難。尙當借綱行法。以示懲戒。矧其得罪於宗廟百姓。與夫不道之蹟。顯著如此。願早賜竄殛。以厭士論。章再上。乃有是命。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移知鎮江府。初。兩浙提點刑獄周格既死。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權提刑司事。招杭賊陳通降之。賊開伏槍手屯秀州界。其兵精。遂聽命。是日。叔近以素隊數十人入城。通等猶不解甲。叔近與通等相近置酒。推心腹待之。使皆馴伏。以待朝廷撫定之。城中稍定。

乙丑。詔帥府輔郡要郡等招置新兵。初。不計合用錢糧。止仰度牒紫衣之屬。及許雜兵改刺。紊亂紀律。爲害甚大。其罷之。水軍準此。

三年二月壬

午又置新軍。

丁卯。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捉殺杭州盜賊制置使。仍賜銀帛萬匹兩爲軍費。有內侍自京齎內府珠玉二囊來上。上投之汴水。翌日以諭輔臣黃潛善。善曰。可惜。有之不必棄。無之不必求。上曰。太古之世。璫玉毀珠。小盜不起。朕甚慕之。庶幾求所以息盜耳。

庚午。上次泗州。

辛未。幸破照寺。賜度僧牒金鉢孟。

壬申。升揚州天長縣爲軍。以其近行在也。

丁丑。侍御史王賓試右諫議大夫。詔東南諸州縣所椿私茶鹽鑿賞錢。每處各以千緡計。綱赴行在。用

都省請也。

(案)奏狀江東一路起五萬八千緡。則通諸路爲三四十萬緡。未知後來所收如何。

戶部言。諸路所收民間助國錢。乞今計置輕齎赴行在。從之。

詔自今獲到強盜罪至死情理巨蠹者。更不申提刑司詳覆。令本州一面依法處斬。俟盜賊衰息。日仍

舊。初。太祖少子奉

一作秦

康惠王生英國公惟憲。惟憲生新興侯從郁。從郁生華陰侯世將。世將生東頭

供奉官令諡。令諡生子偁。中進士第。至是爲嘉興丞。一夕。其妻張氏夢神人自稱崔府君。

東漢崔瑗廟。在磁沂封嘉應侯。

一羊謂之曰。以此爲識。已而有娠。

戊寅。生子伯琮。是夕。赤光滿室。如日正中。或聞庭下馬嘶劍甲之聲。

己卯。上次寶應縣。御營後軍作亂。孫琦者爲之首。左正言盧臣中從駕不及。立船舫叱賊。爲所逼。墜水死。上命求臣中所在。得之水中。拱立如故。殿中侍御史張浚以爲雖在艱難中。豈可廢法。乃勅統制官定國軍承宣使韓世忠。師行無紀。士卒爲變。詔世忠罰金。中書舍人劉珪言無以懲後。浚再上章論。且乞擒捕爲變者。乃降世忠觀察使。

朱熹張浚行狀云。浚劾世忠。上爲奪世忠觀察使。案世忠在南京已除承宣使。行狀恐誤。今改作降字。庶不抵牾。

上下聳然。始知有國法。又詔臣

中知無不言。而死於非橫。特贈左諫議大夫。賜其家銀帛百匹兩。官子孫二人。

臣中贈官在此月乙丑。今併書之。案己卯是二十三日。前此初

九日是乙丑。後無乙日。此字恐誤。

承議郎李則言。舊制閩廣市舶司抽解舶貨。以其貴細者計綱上京。餘本州打套出賣。大

觀後始盡。今計綱費多而弊衆。望復舊法。仍許商人赴行在納錢。執據往本州償其數。從之。自罷常平司。而諸路提舉官多以未受命爲詞。居職如故。僞黨之被竄逐者。往往不行。又崇觀以後。因父兄得貼職之人。用近旨當追奪。而所在自如。言者以爲國家再造之初。所恃以號令天下。振起中興之業者。威信而已。今稽違王命。無所忌憚如此。不可以不申戒。乃詔帥臣監司體量罷奪。其竄斥人獲送貶所。有隱庇者重坐之。

庚辰。命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提舉一行事務劉光世討鎮江府叛兵。武功大夫達州刺史趙哲提舉兩浙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

辛巳以劉光世爲滌和濠太平州無爲軍江寧府界招捉盜賊制置使御營統制官苗傅爲制置使司都統制從光世行

熊克小曆於此日書遣王淵捕浙西諸盜誤也此月丁卯先除制置使庚辰乃命光世耳日曆六月癸亥書趙哲除浙西巡社兼提刑亦誤巡社乃八月丁卯方立法安得兩月前先除提舉官耶況是時浙西已有岡格高士曠二員

史官重疊差誤今不取

朝請郎李棫提舉廣南西路左右兩江峒丁公事棫邕州人時自廣西經略司幹辦公事代

還而尙書戶部郎中葉宗諤奏言廣西峒丁自來止差使臣提舉位卑體輕往往不爲遠人信服致帳籍開落失實教閱廢弛械智謀深遠材術優長備知峒丁情僞乞特差充提舉官請給人從依市舶官例故有是除旣而中書舍人劉珪不書錄黃論宗諤於修復成憲之時而改變法度減省官吏之際而添置監司恐矧丁驚疑或致生事望仍舊用使臣仍令監司一員譏察不從

日曆云降旨闕案紹興元年六月三十日廣西轉運司申經略事樞近奉聖旨減罷提舉峒丁

官撰錄本司則知此時未嘗罷也

癸未上至揚州駐蹕州治舊制三衙管軍未嘗內宿至是始日輪一員直宿行宮

紹興三年八月己亥所審可參考

詔內

侍不許與統兵官相見如違停官送遠惡州編管時入內內侍省押班康履以藩邸舊恩用事頗忽諸將諸將多奉之而臺諫無敢言者

丙戌詔廣西沿邊無得受安南逃戶仍令監司譏察以交趾郡王李乾德有請也是日兩浙制置使王

淵率制官張浚等領兵至鎮江府軍賊趙萬等不知其猝至皆解甲就招時辛道宗前軍將官苗翊猶在叛黨中乃委翊統之衆心稍定翊傅弟也淵尋給賊以過江勤王其步兵先行每一舟至岸盡殺之餘騎兵百餘人戮於市無得脫者

日曆以此事爲劉光世林泉野記熊克小曆等書皆作王淵今從之蓋淵領兵往杭州在光世之先故因過鎮江而遂平之也

李孝義旣攻德安府不能下統制官喬仲福遣人招之是月孝義行至蘄州張世斬之以降擇其徒強壯者隸軍餘老弱失業者皆還之

十有一月丁亥朔以揚州路滑始聽百官乘轎

戊子銀青光祿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宮李綱鄂州居住時殿中侍御史張浚等論綱罪狀未已浚言綱邪險不正崇飾浮言足以鼓動流俗非竄之殛之上無以謝宗廟下無以謝生民次無以嚴君臣之分而國是紛紛陛下黜陟之典終不能明於天下況誣罔不根事有可恨者惟綱不學無術始肆彊忿首議遷都於金陵陛下固嘗寢其請矣而乃很戾輕狂施設大謬故爲反覆以惑衆心如前所謂括馬招兵勸納民財之政此爲最大者夫馬可盡括而有兵可強招而用民財可驟斂而使三者果如其言人必大怨國本先困矣逮其易詔令以庇翁彥國之親黨捐金帛以資張所傅亮之妄費奸跡謬狀不逃聖鑒是以乾剛獨斷斥去不疑事之可稽皎如日月而反覆之論輒爾肆行徒取細民目前之譽以倖虛名不知朝廷經遠之謀是爲失計人臣之忠於國家固如是乎臣嘗歷考綱之所爲當靖康之初力請淵聖皇帝留京

師雖無制敵之策。遠慮之明。亦可爲奮身以徇國矣。而乃小器易盈。不知涵養。貪名自用。競氣好私。忠義日虧。寔失所守。謂蔡京之罪可略。蔡攸之才可用。交通私書。深計密約。凡蔡氏之門人。雖敗事誤政。力加薦引。綱之負宗廟。與夫存心險惡。抑亦有素。若不早加竄殛。臣恐非所以靖天下言者。又奏。綱之用心。在於專營小人之譽。靖康之初。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懷土。故倡爲守城之計。卒之二聖北遷。至今未復者。綱之所致也。和議之後。綱知小人之情。在於憤敵。故倡爲劫寨及解太原之圍。覆師蹶將。結怨兵拏。敵再犯城闕者。又綱之所致也。逮陛下中興。綱來自江淮。知巡幸東南爲便。旣抗章力陳矣。及至行在。聞小人不樂東去者。卽違爲幸鄧之計。當是時。雖三尺童子。知其不可。而綱決爲之。蓋綱之心。急於盜名。雖使國家顛沛。一切不可。賴陛下聖明。灼知其奸。亟行罷黜。不然。禍亂可勝計哉。頃綱之入相也。至南京之日。於政事未有所問。先差登聞鼓院。并理檢院人吏。蓋欲引羣不逞之徒。以譽己耳。綱以小人譽己。則己尊。己尊則朝廷可以脅制。而政令皆由己出。甚者至於造成伏闕之事。雖人主不得而令。此淵聖皇帝所以謂其跋扈也。訪聞近日。辛道宗叛兵自蘇秀而來。綱傾其家貲數千緡。并製造緋巾數千。遣其弟迎賊。不知其意安在。今陛下駐蹕維揚。人情未安。綱居常州無錫縣。去朝廷不三百里。綱素有狂悖無上之心。復懷怏怏不平之氣。而常州閭閻。風俗淺薄。知有李綱而已。萬一盜賊羣起。藉綱爲名。臣恐國家之憂。不在金人。而在蕭牆之內。以爲李綱者。陛下縱未加鈇鉞之誅。猶當寘之嶺海遐遠無盜賊之處。庶幾國家可以少安。故有是命。中書舍人汪藻草制曰。朋奸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首誅於正卯。言者又奏。

承議郎知無錫縣鄒漸嘗郊勞綱且與之燕漸坐除名漸臨清人也

此據漸墓誌日曆無之○呂中大事記曰張浚平生忠肝義膽不與秦檜共事不與金人俱

生而初年之見反黨汪黃而攻李綱不已何哉使其移攻李之筆而攻汪黃豈不大快公議哉善乎胡安國之疏曰賞罰政事之綱必先核實而核實必自大臣與臺諫始浚江以前所任相其賢否則有公論矣而言者獨攻綱爲甚一言而罷相再言而罷職又再言而投諸海島施於綱者亦甚峻矣然人心未服則以所毀亂真而不核實如四防江復令招刺諸州勸納發招討司未有以爲非者在綱行之則謂失人心在他人行之則獨以爲可此不核實者一也自仲尼大聖猶待三年有成而乃責綱以一時未聞報政孫觀嘗章降表貶薄二聖死有餘責得貶輕矣乃以爲杜塞言路此不核實者二也綱旣放於鄂州濟澧陽之後若如言者所論國家宜少安矣而李成張遇丁進縱橫淮甸所在如織此不核實者三也金陷京城邀請二聖乃何稟操權郭京用事綱方遠貶不預戰守之謀而同欲黜綱前日回鑾之功指以爲罪此不核實者四也綱本以建州禦敵守城之策爲孝慈皇帝所知權輿機政而以爲欺君要功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五也劫寨之事人以爲姚平仲講於帷幄神師道李綱之所不與也而乃謂綱之用心欲置君於何地此激怒爲不貸之罪此不核實者六也胡安國之疏如此然以親而庇翁彥國之罪以怨而抵宋齊愈之死此不待核實而綱有餘責矣大臣之用心不可不公如此

初旣行逃社法於諸路而通判亳州鄧浚明乞鄉村

三丁點一以爲民兵至是朝議大夫知宿州李孝揚言其相妨乃止孝揚迪孫

迪邳城人天聖中宰相

宣和間嘗爲中

正丞是日張遇入池州遇本真定府馬軍聚衆爲盜號一窠蜂自淮西度江水陸並進至是犯池州守臣朝請郎滕祐棄城走遇遂入城縱掠驅彊壯以益其軍始遇驅民爲兵民辭以不習戰遇曰吾教汝卽命二人取器械相擊殺一人乃止曰此戰勝法也能殺彼則汝可活耳己丑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法更不立額自來年始

庚寅。詔以二聖母后未歸。有忠信宏博可使絕域。及智謀勇毅能將萬衆者。詣檢鼓院自陳。其後得字文
虛中。二月二日壬戌。劉誨。二年二月十五日。楊應試。二年三月丁未。劉正彥。二年二月戊寅。皆擢用之。尚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朱勝

非爲翰林學士。徽猷閣直學士知揚州呂頤浩試尚書戶部侍郎兼權知揚州。頤浩嘗入見。上言竊觀
天下之勢。以撥亂爲急。撥亂必先任賢。退不肖。信賞必罰。理財節用。積粟訓兵。裁抑恩倖。毋令撓朝廷之
權。搜選將帥。大開諫路。網攬羣策。則何爲不成。何戰不勝。上稱善。給事中王綯試尚書禮部侍郎。仍兼
直學士院中書舍人劉珪試給事中。降授承務郎充徽猷閣待制孫覲復朝奉郎。試中書舍人。初張浚
因劾李綱罪。論覲不當貶。由是復用。覲爲張浚所訟。略見李綱劾疏。今以覲文集與人書增入。延康殿學士新知婺州何志同坐棄穎昌奪

職。提舉杭州洞霄宮。

辛卯。詔政和以來。諸慶節號眞元。寧貺。天成。天符。天應者。皆罷之。惟開基節如故。詔諸路守臣勤王在
道者。並與進貢恩澤。金八圍磁州。此據建炎二年正月河東北路制置司奏狀。朝奉郎王倫爲大金通問使。時河東軍前通問

使宣教郎傅雱。副使閣門宣贊舍人馬識遠至汴京。詔趨還。問所得金人意。復遣倫與閣門宣贊舍人朱

弁見左副元帥宗維議事。

熊克小曆云。時又得王倫。授以朝官爲通問使。案倫弁五月初已授命。但未成行。逮雱歸而始遣耳。克亦小誤。

雱見留守宗澤。諭使縱遣所拘

北使。澤不從。雱至揚州。以金國書對於後殿。爲上言。兵交使在其間。今留之不足以壯威。徒使鄰國交惡。

上納其言擢秀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

秀除命在此月辛亥今並書之

壬辰詔自今雜犯死罪有疑及情理可憫者許酌情減降斷訖以聞俟道路通行日如舊。

甲午詔福建路招募槍仗手已行住罷今後非被受朝旨輒敢撥諸司錢物及以勸誘爲名抑勒民間出錢者並不得施行仍具職位姓名申尚書省以本路常行司言自鮑貽遜等起發軍兵凡用本司錢米銀五十二萬貫石兩他司錢不與公然隱落會問不報故條約之。

乙未同知樞密院事張慤守尚書左丞兼御營副使兼提舉戶部財用工部尚書顏岐同知樞密院事

曆日

十月己未中丞顏岐除右丞十一月乙

未右丞許翰資政殿學士宮觀並議

初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聚兵西山常慮糧儲不繼一日盡發軍士

運粟會有亡告金人者金乘虛擊之衆稍卻彥大呼鼓勇士卒皆奮且以彊弩飛石齊發金人乃退遂圍之絕彥餽運者旬餘彥檄招諸寨兵大至圍乃解。

丙申曲赦南京宿臺泗楚揚州高郵軍以上巡幸所嘗過也。

丁酉詔江淮發運司幹辦公事鮑貽遜以福建槍仗手移屯江寧給事中劉珪言杭寇猖獗今已數月翟汝文之師旣無功於前高士曠之兵又潰散於後唯貽遜之師屹然不動蓋杭卒頗有窺浙西之心所以未敢大肆者以槍仗手爲之捍蔽也羣寇之說欲遣散槍仗手乃就招安趙叔近已令退舍而寇猶未降。

則其說果可信乎。今陛下深念二浙生靈，方以成算授之王淵，令其招捉。彼槍仗手久屯於彼，望有尺寸之功。今乃遣之江寧，萬一怏怏不滿，復有反側，是又生一寇也。設或槍仗手已來江寧，而杭寇未肯就招，不知淵之兵果能殄滅之乎。當是時再欲來應援，如其遲疑不前，又將何以處之。昔唐裴度平蔡，李光顏等六人各以師會，今淵豈不能容數千槍仗手而用之乎。願且令在杭州同共討捕，候至錢塘蕩平，然後遣屯江寧，或令歸福建，皆未晚也。從之。

日曆云降旨開會要云劉珏乞申命王淵且令槍仗手在杭州同共討捕從之今增入

甲辰，河北經制使馬忠、落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降，充經制副使。忠全軍退舍，故有是命。初，戶部尚書黃潛厚建請諸路監司郡守計置輕齋金帛勤王，至是知濠州徽猷閣待制連南夫言，剗刷到軍資庫緇絹二千匹有奇，欲輸行在，詔軍資庫物帛本非上供，當留以爲軍衣之用。諸路視此者悉歸之。南夫、安陸人也。

乙巳，詔自今被受中使傳宣者，當時密具所得旨實封以聞。如事有未使者，許執奏。又詔凡宣旨及官司奏請事，元無條貫者，並中書樞密院取旨，非經三省樞密院者，官司無得受。復舊典也。

熊克小曆載此旨因衛廣敏所奏，非是詳見今

年十二月

戊辰注

丙午，尚書左丞張懋守中書侍郎兼知如故。

熊克小曆云上委懋理財，元豐舊制中書專取旨，大臣所擬者，懋輒屏不奏。案此時黃潛厚以右揆兼中侍懋，能獨屏之，況自元豐之末，至建炎之初，凡逆

皇皆三省同上。已革官制之舊久矣。或者意猶進早財用司事。而行狀修潤失實。日曆附傳又從而因之。克不深考耳。今不取。

丁未。戶部尚書黃潛厚請許淮浙鹽入東京。每袋納借路錢二千。許之。東京舊東北鹽地分也。時濱海鹽道不通。金部員外郎吳直夫以爲言。潛厚因請令商人特納借路錢二千。就行在送納。別儲之以待用焉。戊申。同知樞密院事顏岐守尚書左丞兼權門下侍郎。御史中丞許景衡守尚書右丞。先是景衡陳十事。謂方今人材未備。而政事不立。法度未修。而宿弊尙存。浮費不節。而國用空虛。賦役煩重。而民力困敝。命令不行。而事多壅滯。賞罰未明。而人無懲勸。盜賊繼作。而吏民被害。邊境危急。而武備弗嚴。奸賊未逐。而貪墨滋多。公議未伸。而親黨害政。上歎息曰。真今日之急務。未幾遂擢爲執政。

日曆十二月庚午許景衡除尚書右丞熊克小曆樓輪宰

輔題名十二月丙午許景衡除右丞。二書不同。案御史臺題名王賓今年十一月自右諫議大夫除中丞。實代景衡。日曆十二月庚申起居舍人衛膚餘除右諫議大夫。實代賓。庚申在庚午前十日。在丙子前十六日。不應併除右諫二員。蓋景衡實以十一月遷也。又案今年十二月朔日詔置講讀官。而王善奏議以爲其父賓爲中丞時所請。則景衡實之除。皆在十一月無疑。詳考其故。景衡右丞之命。當在十一月二十二日戊申。而記事者譏繁之十二月二十一日丙子。日月互差一字故也。兼日曆於十二月庚午許景衡除右丞。許景衡右丞。則二人同除。自可知。今移附此。以正諸書之誤。

刑部尚書郭三益同知樞密事

右諫議大夫王賓試御史中丞

賓之除實代景衡。日曆不載。御史臺有在此月

尚書吏部侍郎周武仲試刑部尚書

熊克小曆武仲及顏岐並郭三益之除在丙午蓋誤

初責受安化軍節度副使趙野行至密州

衆推野領州事。時山東羣盜縱橫。劇寇宮儀據卽墨不退。野患之。是日棄城去。

己酉樞密院言昨翁彥國爲經制使令江西轉運司認定錢百萬緡而本路諸州軍食不給詔蠲之。初上至龜山而御廚人員賀進等求索民間難得之物所受贓以萬計至是曲赦獲免言者論其有害聖德請特不原赦仍鏤板傳布四方從之。婺州蘭溪縣僧居正乘亂據松山以叛民不逞者爭附之其衆漸盛。

庚戌杜彥據密州趙野將輜重家屬棄城而去軍民偶語兩日不定彥守衛軍校與軍士李遠吳順謀曰方今盜賊縱橫一州生靈豈可無主乃自稱權知州事而遠順左右之追執野於張蒼鎮後三日彥坐黃堂上數野以棄城之罪命繫之而分其室梟其首於市惟一子學老得脫彥盡刺城中人以益其軍。

野四年八月

月追復

辛亥中書舍人汪藻言今中外所當推行者固非一事然軍政不修則無以立國望特詔侍從官以上各以所見考古軍制可行於今者條具以聞不得汎爲迂闊之論陛下與大臣詳擇其中幸今冬敵騎不來汲汲爲備毋使歲月廢弛因循有後時之歎從之。朝奉大夫郭太冲行尚書吏部員外郎太冲茂恂子也嘗用李彥辟通判秀州吏部尚書路允迪率同列薦於朝乃有是命旣而言者以爲太冲嘗爲允迪買妾用是得薦遂罷之。

太冲罷命在十二月壬午命併書之此爲允迪明年罷吏書事始

是月金人陷河中府初黃潛善去河間以兵馬鈐轄

孫某權府事。金人至城下。盡力禦之。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官李某者。屢率兵與金人戰。軍民服其忠勇。至是城西北角破。城內爲月城以護之。凡築月城三層。與雲一營相近。會營中遣火喧亂。金渤海萬戶大託卜嘉督將士乘亂攻之。城遂陷。二人皆爲金殺。知秀州權兩浙提刑司事趙叔近言。杭卒初無叛心。止緣葉夢得不時支賞。遂致紛爭。今已就招。請官其徒二百二十人。自修武郎至校尉。乞降告身書填許之。給事中劉珪言。今盜賊數殘郡縣。其勢未卽殄滅者。以招安之說誘人也。金陵黥徒。旣被厚賞。錢塘之兵。建安之卒。道宗之師。又襲是跡而動。今湖又見告矣。其視殺漕憲守倅。若剝草菅然。非徒無罪。且有子女金帛之獲。紫袍象簡之寵。此風一煽。人人有富貴之心。今之爲監司將帥者。不亦難乎。今叔近所乞。乃羣盜逼作此奏。皆不可從之事。如欲加誅責。卽乞留此奏不下。或欲令招安。卽乞量給官告三二十道。彼見朝廷重於與之。當亦有信朝廷之心。御史中丞許景衡亦言。官吏無罪。而被誅夷。軍卒有罪。反受爵命。其爲爵賞。不亦倒置乎。上用二人言。乙卯。寢其命。

熊克小曆載叔近奏請在十月戊午與日曆不同當考

是月湖州軍士有謀作亂者。爲其徒沈賓所告。捕斬之。詔以賓爲保義郎。

此以紹興四年九月一日臣僚上言修入蓋卽劉珪疏中所言也。

初。

壽春卒丁進被罪而竄。遇亂復還鄉里。聚衆於蘇村。後至數萬。皆面刺六點。或入火二字。進自號丁一箭。遂圍壽春府。守臣直祕閣康允之。悉取銀帛以賞將士。士皆效死。允之以城危急。勞進士呂某權安撫司幹辦公事。出城見進。許以金幣。搗使進怒。殺死者。盡取士卒家屬之在城外者戮之。圍城二十五日。不能

拔。乃引去。其後軍張勝以所部自趨光州。進不能禁。允之。淮寧人也。江淮置制使劉光世討張遇於池州。光世至近郊。行伍不整。或請嚴爲之備。光世曰。遇烏合之寇。見官軍則自潰矣。命速進兵奪城。將士叩南門。賊望之曰。官軍少且不整。可破也。自城西出。時湖水涸爲平地。賊越湖占長堤。遶出官軍之背。官軍亂。遂敗績。光世遁去。幾爲賊所執。前軍統制官王德救之得免。遇率衆循江而上。光世亦整兵追之。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一

【建炎元年】十有二月朔丙辰。詔朕朝日延見大臣。咨訪庶務。羣臣進對。隨事進言。退閱四方奏牘。少夕則披覽載籍。鑑觀前古。獨於講學。久未遑暇。念雖羽檄交馳。巡幸未定。亦不可廢。其以侍從四員充講讀官。萬幾之暇。就內殿講讀。先是御史中丞王賓乞開講筵。上納其言。故有是旨。王賓乞開講筵。此以紹興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王善所奏修入。

詔諸路轉運司類省試。以待親策。先是諸州發解進士。當以今春試禮部。會國難不果。上以道梗難赴。乃命諸路提刑選官。卽轉運司所在州類省試。每路選官六員。臨期實封移牒。漕臣一員監試。不得干預考校。仍用省額統計。率十有四人而取一人。省試之有類。蓋自此始。

丁巳。詔朕罔好游畋。有以鷹犬輒稱御前者。流海島。以朝請郎王翽爲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

戊午。詔省臺寺監百司官。各有存畱在京員數。如全闕官。止差一員通管職事。見權官並罷。以言者論畱守司違法。差權官數多。又便文往諸路。倍請添給故也。其已給者。皆追還之。此又與三年二月張激劾二相章疏所云全不同。當考。

庚申。起居舍人衛膚敏試右諫議大夫。

辛酉。詔應焚劫州縣令監司巡歷。一歲再徧。其所措置以聞。將考其當否而陞黜之。初命侍從監司郡

守各舉所知一人。至是悉令赴都堂審察。除應侍報人外皆罷之。白身人送中書省試策一道取旨。三年二月

丁卯。是日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入杭州。初淵至秀州。下令治兵。十日乃行。杭賊陳通等聞之。爲備稍緩。及是淵與統制官張俊馳至城下。傳呼秀州趙龍圖來。通出不意。遂出迎。淵慰勞之。後二日乃諭以朝廷遣賜告身。令通等祇受。通等皆喜。淵入州治。命軍士分守諸門。通等三百人立於譙門之外。淵召其守三十人至庭下。遽執之。通呼曰。已受招安。何爲乃爾。淵曰。我受詔討賊。不知其他。遂執其餘黨於門外。悉腰斬之。凡百八十餘人。百姓皆相賀。俊取杭州角妓張穠以歸。

淵誅陳通在此月癸亥。今從日麻附辛酉入城之日。

壬戌。資政殿學士京東東路經略安撫使兼制置使知吉州曾孝序爲亂兵所殺。先是臨朐土兵趙晟聚衆爲亂。孝序付將官王定兵千人捕之。大勦而歸。孝序令毋入城。且責以力戰自贖。不則將議軍法。定自知不免。乃以言撼敗卒。奪門斬關而入。孝序度力不能制。因出據廳事。瞋目罵賊。遂與子宣教郎訐皆遇害。年七十有九。詔贈五官爲光祿大夫。諡曰威愍。

韋頤正中興忠義錄作威愍。會要無愍字。

癸亥。金人犯汜水關。初左副元帥宗維聞上幸維揚。乃約諸軍分道入寇。宗維自河陽渡河攻河南。十二月入

京。西。右副元帥宗輔與其弟宗弼自滄州渡河攻山東。明年春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洛索與其副撒離喝自陷青維。

周州渡河攻陝西。

明年正月戊子陷長安。

撒離喝者。金主晟從弟也。

撒離喝以作撒里曷。今從金國詔本。撒離喝爲晟從弟。不見他書。明庭傑吳玠功績紀云。紹興二年春。僞皇帝撒離喝犯梁洋。

〔案〕晟弟撒也。先死。故知爲從弟。案。撒里干賽音名。今改正。姑存原註。

時西京統制官翟進。掘清河白堊。

九罪

帶御器械鄭建雄守河陽。敵不得濟。

宗維乃屯重兵於河陽北城。以疑建雄。陰遣萬戶尼楚赫自九鼎渡河。背攻南城。尼楚赫陷南城。建雄遂潰。西京留守孫昭遠既罷。西道都總管所調西師。以非所隸悉引去。昭遠數以洛無城池。而疆敵對境。侵軼之狀聞於朝。且遣其子書曰。今日捍禦甚難。若假一歲。庶幾可保。吾四男二女。今不復念。要爲忠義死耳。乃遣驍將姚慶拒之於偃師縣。軍敗。慶死之。昭遠知城危。卽命其將親衛大夫王仔奉。啟運宮神御間道赴行在。既而金人大入。昭遠引餘兵南去。翟進率軍民上山保險。宗維據汜水。引軍而東。命尼楚赫分軍犯京西。先是知階州董庠以勤王兵入援。潰散無歸。東京畱守宗澤以庠知鄭州。澤聞金兵入境。遣將劉達援之。未至。庠棄城走。是日。尼楚赫至鄭州。不入城而去。遂徑如西京。中原大震。

甲子。徽猷閣待制提舉亳州明道宮刑煥爲光州觀察使。用右諫議大夫衛膚敏疏也。先是。膚敏上疏論三事。一曰。守法度。二曰。慎爵賞。三曰。正紀綱。何謂守法度。本朝列聖莫不盡循祖宗之法。后族戚里。不得任文資。恐撓法而干政也。欽聖憲肅之父。向經賞爲尙書郎矣。乃改授貴州防禦使。逮至崇。觀。宣和間。姦臣秉政。戚里內侍。公然請託。內降御筆。日以十數。三省奉行文書而已。故皇后之父。至爲太師。帝女之夫。乃作侍從。其他妃主之家。如王義叟之徒。亦登從班。錢端義之徒。並爲寺監。其他不可以枚舉。前此所以

產亂招禍者。實基於此。固陛下所親見也。是宜痛掃崇觀之積弊。悉復祖宗之成憲。而迺者邢煥除徽猷閣待制。孟忠厚除顯謨閣直學士。士大夫莫不駭驚。比來又降中旨。王義叔與郡王義叟除太府寺丞。以片紙錄闕。親屈宸翰以行之。於是物議大喧。以至相視失色。陛下若欲敦椒房之重。奉太母之歡。則當撫卹其家可也。時有賜賚可也。若以公朝爵位私之。則不可也。惜夫人臣無有如杜衍者。執之以爲不可。致使陛下不得已。屈法以從之。豈能不仰累聖政哉。伏願斷自宸衷。改正煥及忠厚官職。悉從舊法。及罷叟差遣。且重立法禁。以止絕干求請託之門。庶幾惟新之政。醕而無疵矣。何謂慎爵賞。人君之於慶賞。所以厲世磨鈍者也。比年以來。羣姦擅朝。近習用事。戚里道流。干政撓法。固有不繇科舉而命官賜第者。又有虛作隨軍治河。因權倖保奏而改京秩者。又有因賄賂權倖而傳宣賜帶。因父兄秉政無出身而得貼職者。前此臣僚論列。固以降指揮悉行追奪矣。而有司奉行不虔。其僥倖得官及改秩者。不唯未有褫奪。往往以赦恩而轉行者多矣。至於帶職名服章服者。皆如是。故朝廷之命不行於下也。害治之大。孰甚於此。願申命有司。悉行檢舉。一洗而去之。庶幾爵位重於朝廷。而天下知所勸矣。何謂正紀綱。比年以來。人或玩法。將相待從。出典州郡。多以貴傲自恃。監司欲振舉其職業。往往違戾而不肯從。又將領之於士卒。平日黷貨。恣行侵削。不復明階級之法。至簡省其教閱。養成其驕惰。少有責罰。則悖慢無禮。無所不至。或至殺州將。掠居民。而無所畏憚。朝廷旋卽招安。而命之以官。此何理也。又宗室承寇盜侵軼之際。誣州縣與賊通。因而殺之。此又不可長也。願特降睿旨。今後監司規畫事理可行。而諸州違戾不從者。重加之罪。

若士卒違犯將帥所統之官。則申明階級之法。使斷者不疑。若殺州將。掠居民者。不許行招安之策。必擊戮而後已。庶爲將來之戒也。至於處宗室於外。非祖宗之舊制。始於崇觀閒耳。其在外也。至於椎牛釀酒。窩藏竊盜。甚則有羣聚殺人之事。今若日給錢米。而散處於東南。庶不爲蘇常二州之蠹。至於聚衆殺人。則當重寘於罪。不可以皇族而貸也。此三者皆當今之切務。而不可移者。惟陛下加誠意。而置聖念。天下幸甚。疏入。上以隆祐太后故。未忍奪忠厚職名。乃詔。歷考祖宗朝。后父無任文臣侍從官者。朕欲遵依舊制。以復祖宗平治之時。豈可以近親違戾彝憲。邢煥可特換光州觀察使。於是庸敏所言數事。皆次第行之。義叔開封人。其兄女爲龍德宮婕妤。宣和末。累遷戶部侍郎。殿中監。靖康初。省。義叔之母。隆祐太后女兄弟也。故至是復有此命。

日麻紹興元年六月四日隆祐上仙特恩數內親姨之子通直郎王恭自一官並轉一官案宋史職官志靖康元年罷殿中省六尙局

詔入內高品趙舜輔揚州

兵馬都監徐洪並日下監押出門。

乙丑。諫官衛膚敏言。比來王義叟除命。旨自中出。用御寶以行。下既不由宰臣之進擬。又不由銓部之差注。議者咸謂因戚里佞幸。干請而與之。舜輔及洪。初不由臺臣之彈奏。又不由部使者之糾劾。議者咸謂因近習讒譖而逐之。此二事者若甚微。而所繫於國體者甚大。前此所以召亂致禍者。皆由於此。在今日不可不戒。願特詔有司。自今除授並行遣有罪之人。並須經由三省及宰執進呈。方得施行。或有下求請託。乞御寶以行下者。並重寘於法。令御史臺覺察以聞。庶幾政事之本。一出朝廷。而天下治從之。

丙寅張遇寇江州守臣承議郎陳彥文視事始十日固守不下遇引去江淮制置使劉光世截其後軍破之彥文絳曾孫

絳莆田人故右諫議大夫

政和閒嘗爲顯謨閣直學士

丁卯詔諸路都總管司走馬承受公事使臣依舊法隸屬帥司先是政和中改走馬承受爲廉訪使者其權與監司均敵朝廷每有所爲輒爲廉訪所雌黃樞密院藉以搖宰相靖康初復舊尋命且依見行條法施行及是樞密院以爲言乃復舊制

戊辰右諫議大夫衛膚敏上疏論營繕工作內降錫賚等四事時先朝嬪御皆至行在乃建承慶院以處之又置升陽宮以治兵器及服御所須之物於其閒而使內侍典其役上在禁中下有司取金幣或母后戚里之家有所干請閒以內批御寶行之膚敏言此數事各有所因蓋非得已而議者闕然以爲禁中修造復興御前生活復作宮中費用復廣內降指揮復出蓋獲視工役屬之內侍而除授不由中書此人言所以籍籍也望以承慶營繕之役付之揚州升陽造作之事歸之有司特降明詔戚里內侍有所干請過例者勿復降出違礙者勿復進呈申明三省每奏執

案此句疑有脫字

其服御之用則令有司依故事共進其錫

賚之費則朝廷量功效支賜如此則籍籍之論不戒而自孚矣給事中劉珏亦奏疏論內降營繕二事上

皆嘉納之

熊克小麻略載此事於十一月末(案)膚敏十二月五日方除諫議大夫繫之前月者誤也珏十一月三日已除給事中而克以爲中書舍人亦誤克又載膚敏奏語云其有屢祖宗之法者許大臣執奏大臣不正教者顯黜之(案)此乃汪藻所請

敬墓誌中所云。與本奏不同。今不取。仍依日麻附此。月戊辰。卅十一月乙巳。先有奏執內降指揮。此時博敏未
爲謀官。或者因廷先違言。而黃潛善等不能遵用。然虜敏三奏。全不云已有指揮。不知何故。今附此。更須詳考也。

金人圍棗州守

臣朝奉大夫姜剛之率軍民拒守。圍城一十有七日。不拔而去。

此據紹興三年正月剛之
妻管氏陳乞贈官狀增入

是日洛索渡河拔

韓城縣。初京兆府路經略制置使唐重在關中。以將官曲方爲沿河安撫使。方老而繆。統兵屯韓城。日
以飲酒蹴踘爲事。未嘗治軍政也。時河東經制使王瓊在陝府。遣人渡河劫寨。洛索遂自慈隰引兵而南。
重遣兵馬都監武功大夫貴州刺史劉光弼齎金帛至河上犒師。光弼至華州。聞敵逼河。遂甯不進。洛索
至河中府。官軍扼蒲津西岸。洛索患之。夜潛由上流龍門清水曲履冰渡河。方猶飲酒。以告者爲妄。洛索
出龍門山。並河而南。距韓城四十里。方始覺之。乃引兵遁去。光弼聞之。不歸長安而走邠岐間。先是武功
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自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事還行在。重以敵兵逼近。奏甯迪提舉兵馬。措置民
兵以備敵。又有嘉州軍事推官王尙被檄過岐下。重辟尙主管機宜文字。甯長安。時京兆餘兵皆爲經制
使錢蓋調赴行在。重度敵且入。以書別其父克臣曰。忠孝不兩立。義不苟生。以辱吾父。克臣報之曰。汝能
以身徇國。吾含笑入地矣。重聞敵已濟。復移書成都漕臣趙開。屬以身後。見者皆義之。光弼光世弟尙青
神人也。
日麻。紹興元年六月二十五日癸未。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陳迪召赴行在。紹興五年十一月八日丁丑。陳昌壽狀。父迪在武
功大夫榮州團練使瀘南安撫司走馬承受公文事。在任召赴行在。十二月內到水興軍。副置唐重與。請司獎。充提舉水興軍

措置民兵。今併附此。案。迪以死事故宣撫處置司使宜

加贈橫行遙察。而日麻乃以爲生前官職。壽之。今不取。

庚午除名勒停人李志道復內客省使保慶軍承宣使添差入內內侍省都知志道憲養子

憲祥符人元豐中爲熙河制置

使名犯上嫌名以字行宣和末爲檢校少保慶遠軍節度醴泉觀使直保和殿靖康末坐典炮失職有旨

俟解嚴日遠竄至是復用之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言志道在上皇朝用事最久其弄權怙寵勢可炙手一

時達官貴人多出其門撓法害政以亂天下其惡不在童貫譚稹梁師成之下今縱未能竄逐奈何用赦

復之上亟寢其命

志道寢命在是月癸酉今併書之

壬申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罷仍奪職以直龍圖閣朱芾代之時叔近既招降杭寇陳通而言者論其

嘗受賊金由是免官拘繫於郡

著此爲明年秀州軍變張本

芾益都人也

癸酉詔諸贍學錢令轉運司拘收許移用

甲戌洛索犯同州守臣直祕閣鄭驥死之先是驥聞上幸維揚上章請自楚泗汴洛以迄陝華各募精兵

鎮守有急則首尾相應庶幾敵勢不得衝決奏上不報至是敵及韓城驥帥兵掘險擊之師小卻敵乘勝

徑至城下通判以下皆遁去驥獨曰所謂太守者守死而已翌日同州門閉驥赴井死

日麻附傳云城陷敵知驥威名堅逼使降驥懷

憤誓曰吾窮五月之力不能爲朝廷守死命也卒不屈遂死之趙姓之遺史云秦檜當國驥之親屬爲檜客情意深密驥以死節贈通議大夫猶以爲未足又錄其叱罵金人之節加贈及諡驥赴井時金人猶未傅城初無固守及呵叱之節可謂詭冒矣案驥附傳甚美乃秦

槍爲祕書少監時所修。驢子爲槍所厚故也。日麻驢死。在二十一日丙子。疑丙子是城陷之日。今依遺史附甲戌。

時軍民欲上城守禦。而喧亂無法。洛索呼戎中人與語。衆

推承節郎前知沙苑監周良立青蓋於城上。金人諭令趣降。良曰。苟無殺戮。當聽命。洛索許之。卽授良定國軍節度使知同州。惟遣十數騎入州學取書籍而歸。餘無所擾。州人感驥之義。斂而葬之。後贈樞密直學士諡威愍。

呂中大事記曰。祖宗百年禮義廉恥之化。其所以涵養士大夫者至深遠矣。然以熙寧以來。羣小相師。蔑理弱欲。六十

年矣。士大夫甘爲之役。心志潰爛。不可收拾。宜其禍變危迫。而皆不知以爲憂。敗則迎降。而皆不知以爲恥。棄君叛父。奉賊稱臣。而皆不知以爲辱也。而兩河之郡守主將。其爲睚眦許遠。頑真。癩者。不可勝數。是雖人之秉彝。不容泯沒。亦祖宗所以涵養斯人之澤也。所可惜者。朝廷規模不立。措置乖方。當建炎之初。河北惟失真定等四郡。河東惟失太原等六郡。其他固在也。胡舜陟四鎮之說。不行乎前。李綱招撫經總之事。復沮於後。故當時無連衡合從相援之勢。金兵方盛。又非一州之所能敵。既破一州。又取一州。使忠臣義士守孤城。以待盡。非金殺之也。實朝廷殺之也。觀徐徽言奏使土豪復故地。使之世襲。而金憚之。則胡舜陟李綱之計不行。豈不惜哉。同州既陷。河東經制使王瓚之軍潰亂不能整。先是閤門祇候張昱棄慈州奔瓚。瓚乃留昱治陝。而率衆由金商西入蜀。州縣震恐。欲閉關拒之。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張上行破衆議。迎瓚屯興元府。且供其衣糧。時叛賊史斌僭號興州。將攻興元府。瓚遣統制官章知幾。統領官申世景領兵扼之。復興州。

此據申世景功狀附

見日麻載於今年七月丁巳。實甚誤矣。此時王瓚未離南京也。

既而瓚留屯久。軍餉不繼。成都府路轉運判官趙開等乃率兩川民間助軍錢。

以佐之。又以便宜截用遞歲應輸陝西河東三路綱。川陝屯西兵自此始。

率助軍錢及截三路綱。據紹興開創長源奏議增入他書。蓋無有。癸議云。建炎

二年春。河東制置司兵始至蜀。蓋瓚以今冬入蜀。而明年春始取糧於內郡耳。今併附見。

初。直龍圖閣知黃州趙令晟奉詔修城。及是始畢。會張遇自江州西

上招令晟出城相見。且酌酒飲之。令晟一舉而盡。曰：固知飲此必死。願諸軍勿殺城中軍民。遇大驚曰：酒誠有毒。然先以此試公耳。更取毒酒潑於地。地裂有聲。羣盜皆重令晟之器識。乃引軍東去。未幾。丁進及羣寇來犯。令晟皆擊卻之。

乙亥。命守令勸農賑乏。罷借及獻助錢物。監司察官吏不如詔者重黜之。

丙子。詔侍讀官於所讀書內。或有所見。許讀畢具劄子奏陳。用翰林學士朱勝非請也。宣政使昭慶軍

承宣使容機落致仕。與外宮觀。機淵聖隨龍內侍也。圍城中乞致仕。至是復起。中書舍人汪藻既草詞。而右諫議大夫兼侍講衛膚敏言。自古宦官用事。未有不爲國家患者。帝王作興。當蒐求賢俊以自輔。如晉起謝安於旣廢。唐用李靖於已老。故命下之日。識者交慶。未聞有求閣官於閒退之中而進用之者。況機爵尊祿厚。方時艱危。則引身而去。王室再造。乃有媒進之心。徇利不忠。孰甚於此。命遂格。膚敏嘗入對。因及崇觀政事。上曰：崇觀以來。所以變亂祖宗之法者。皆由宰臣持祿固寵。唯恐忤上皇之顏色也。故於政事。未嘗少有可否。所以致前日之禍。自今當以爲戒。親衛大夫寧州觀察使知東上閣門事韋淵言。橫行五司。尙未遵元豐舊制。乞並引進司。歸客省。東西上閣門合而爲一。以省冗費。從之。遂命淵同管客省四方館閣門公事。

丁丑。詔宗室歸朝官添差者勿罷。已去任者復還之。始議以軍興悉罷州縣添差官以紓民力。至是惟二

者得留

戊寅言者請以臺諫論奏係國之治亂。民之休戚。有裨今日政事。可以爲鑒誠者。陳諸黼屨之側。詔自來年正月爲首。置簿令大臣擇其已施行者編寫進入。京西轉運副使李茂誠請令諸路撫諭官點檢忠義巡社從之。

己卯詔自今年五月以前。非專奉朝旨。及五月朔以後借補之人。並拘收付身。其有繫盜賊招安者。命帥司驗實以聞。自軍興。諸路帥臣監司率以便宜借補官資。議者以爲濫故也。是日。尼楚赫陷汝州。初。金

右副元帥宗輔既渡河。議先攻汴京。且分兵趨行在。而東京雷守宗澤增修守禦之備。城外千里無糧。可因敵擾瀕河州郡。諸將請斷河梁。嚴兵自固。澤笑曰。去歲城破。正坐此爾。尙可襲其軌乎。命統制官劉衍趨滑州。劉達趨鄭州。各率車二百乘。戰士二萬人。且戒衍毋得輕動。極力保護河梁。以俟大軍北渡。金人聞之。夜斷河梁而遁。完顏宗弼乃遣使告左副元帥宗維。謂獨力難攻。宗維將輟西京之行。併圍汴京。既而知澤未可圖。遂已。時孫昭遠既棄河南去。西京殘民無主。乃開門出降。宗維入西京。

未見本日當見他書修附

以叛臣

李嗣本知河南府。自屯西京大內。與澤相持。嗣本者。燕人。宣和末。以都統制守代州。宗維入代。義勝軍執之以降。因爲金用。金人既陷汝州。將兵挾京西北路提點刑獄公事謝金以遁。金人擊殺之。州民王氏二婦爲金兵所得。擁置舟中。遂投漢江以死。尸皆浮出不壞。

此據陳恬手記

軍校王俊收集潰兵。後據徽蓋山。有衆

數萬。

庚辰。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等路依元降指揮置巡社外。後來增置路分並罷。以言者論州縣追呼點集。致農民失業。殊乖朝廷立法本意故也。給事中劉珪試尚書吏部侍郎。右諫議大夫衛膚敏試中

書舍人。仍兼侍講。初。膚敏受命纔兩旬。言事至十數。黃潛善等忌之。會膚敏論孟忠厚未已。殿中侍御史

張浚。

〔案〕原作張浚。今從宋史改。

亦言。忠厚才氣平常。無聞士路。況論思之官。天子所藉以補朝廷之闕失。非重德宿

望。有功在人。豈可輕以除授。今葭莩姻親。無故得之。孰不解體。珪言。忠厚與邢煥皆爲戚里。陛下因臣僚論列。易煥以廉察之秩。而釋忠厚不問。臣嘗究觀歷世之君。睠私后家以撓法者。比比皆是。未有能隆恩於諸母之黨。而行法於中宮之家。如陛下者。然臣竊謂憲度者。祖宗所以維持天下。列聖奉之而不敢違者。陛下欲承隆祐太后之意。而拂於祖宗之法。臣恐非所以爲孝也。忠厚與煥。均以外戚而被超擢。均以文資而得法從。今一則易爲廉察。一則尙仍舊授。豈惟煥之不服。天下聞之。亦必悵然不平。臣恐非所以爲公也。蓋漢以祿、莽、閹亂天下。唐以武、韋、楊氏撓王政。故祖宗深監於此。未有后之姪而爲法從者。雖韓琦之子嘉彥。本文資也。神祖既令尙主。則授以右列。況肯與之法從乎。論者如以高遵惠嘗權侍郎。向宗旦嘗歷卿士。則有說矣。考遵惠、宗旦之世業。則高瓊、向敏中乃將相之家。而遵惠、宗旦又宣仁、欽聖之疏屬也。論其資歷。則遵惠、宗旦皆登進士第。乃其後來自以材奮。非緣二后之恩寵也。忠厚烏得援以爲

例哉。疏入。詔。邢煥。朕之后父。卽令換武。忠厚。繫隆祐太后之親。兼前朝太后父。亦有任文臣者。宜體朕優奉太后之意。書牘行下。於是潛善等以上意諭珏。珏堅持不可。庸敏奏。昔司馬光論張方平不當參知政事。自御史中丞除翰林學士。光言。臣言是則方平當罷。若以爲非。則當貶臣。今兩無所問而遷臣。臣所未喻。臣不肖。固不敢望光。但事有近似。故輒援以言之。況忠厚乳臭小兒。目不知書。一旦以外戚子擢之。從班。撓累聖之法。害中興之政。此臣所以不能自己也。願陛下察臣所言是非而行之。若臣言是。則當罷忠厚。法從之職。臣言非。則當正臣妄言之罪。詔。朝廷以次遷除。非由論事。庸敏力辭。時珏亦論戶部尙書黃潛厚當避親。乃以潛厚爲延康殿學士。提舉醴泉觀。同提舉措置戶部財用。

潛厚之除。日麻於九月丁未書之。〔案〕是時珏雖建言。其實未嘗改命。

故日麻於今年十一月。載通東南監事。潛厚猶繫銜。至明年正月壬辰。乃繫新銜耳。但史失其月日。而小麻於明年正月附書之。亦誤。戶部題名。潛厚改除在十二月。故且附此。俟求其本月。

庸敏既移官。遂與珏俱謁告

不出。徽猷閣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楊時試尙書工部侍郎。時年七十五矣。時入見。建言自古聖賢之君。未有不以講學爲先務者。上深然之。

熊克小麻時之除。在丙子。今從日麻。

中書舍人劉觀試給事中。觀嘗言。今日之

患。在中國不在外敵。在朝廷不在邊鄙。在士大夫不在盜賊。天下之人。皆以尼瑪哈、幹喇布此兩人者爲吾中國之患。臣獨以爲非也。尼瑪哈、幹喇布王於大漠之北。足未嘗踐中國之地。目未嘗識中國之人。所以能爲吾患者。中國有以來之也。今不治中國。而欲治外敵。不治朝廷。而欲治邊鄙。不治向之士大夫。而

欲治盜賊。臣竊以爲過矣。日者郡縣之間。有不肖之人。乘時射利。進其身於朝廷。人皆知其汙佞。蠹國害民。爲天下毒孽久矣。朝廷曾不加罪。往往百姓盜賊共起而攻之。至掠其家。奪其財。執而戮諸市曰。此宜和誤國之人也。夫朝廷不戮。而使百姓盜賊得以誅之。國柄倒置。主命下移。如此而欲治外敵邊鄙盜賊。豈不難哉。臣願陛下委諫官御史。取崇寧以來饕餮富貴最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死者著其惡。未死者明其罪。且曰。此以閭閻用兵進者也。此以芘石應奉進者也。此以三山河賞進者也。此以刻剝聚斂進者也。此以交結宦官。貨賂權倖進者也。如此之類。列爲數十條。概其罪惡。疏其名氏。有司鑠板播告天下。與衆棄之。如此外敵聞之莫不畏。盜賊聞之莫不服。然後忠賢安於朝。而太平中興之業。可得而定。今不早正其罪。使晏然自以爲得計。陛下踐祚踰半歲。臣謂緩急先後之序。幾且失矣。疏奏。上嘉納。遂命臺諫具名以聞。三省樞密院參酌。省臺各錄副本。不許堂除。及任守令。後不果行。

日麻載此事於二年二月庚午(案)二年正月辛亥已有衝改指揮不應許建

請乃在其後。類奏狀云。陛下踐祚踰半歲。則非明年所上明矣。今因觀政除參酌。附此俟考。

武翼大夫閣門宣贊舍人丁進特放罪。仍遷二官。進既去。壽春東

京雷守宗澤遣使招進。進遂納款。澤以便宜補授。言於朝。詔進充京城四壁外巡。以所部赴京城四面屯駐。初。溫杭二州上供物寄雷鎮江。其間椅棹有以螺鈿爲之者。守臣龍圖閣直學士錢伯言奏發赴行在。上惡其美。亟命碎之。通衢。

癸未。直龍圖閣提舉杭州洞霄宮張恣復右文殿修撰。除名人魏伯芻復朝奉大夫。恣。金壇人。嘗爲中書

舍人伯鸞開封人。故省吏也。王輔用爲徵猷閣待制。提舉在京榷貨務。宣和末爲蔡京所廢。至是並用赦復之。

乙酉詔百官言闕失。詔曰。自今服采在職。其各悉心極言。凡言動舉措之過差。暨軍旅財用之闕失。人情之逆順。政事之否臧。號令不便於民。法制無益於國。若時施設。咸得指陳。切至而有根原。忠鯁而無顧忌。亟當獎擢。昭示勸旌。

中興聖政臣謂正等曰。忠言之於國。猶脈理之於身也。脈理通而後身安。忠言用而後國治。否則手足不相爲用。君臣不能無異意。至漢高祖。唐太宗。俱以能聽言而開創大業。武帝奢縱。能容一汲黯。武后淫虐。能容

一狄仁傑。而不至於亂。言之有益於人之國也如此。太上皇導臣便言。委曲開諭。無所不至。三紀之間。博謀兼聽。見於設施者。不可勝紀。固有逆耳拂意之論。自敵以下受之所不能堪者。亦欣然聽用而不拒。非其盛德。其何能爾。中興之功。有光前代。端自是而致之。帶御器械張俊。自杭州移兵討蘭溪僧居正。破之。

是月奉議郎張守爲監察御史。守晉陵人。宣和末爲是官。以憂去。至是免喪復用。初建卒張員等既叛。統制官朝請郎王淮雖駐兵城下。未能破賊。有軍校魏勝者。獨不從亂。頗能調護其黨。至是有詔招安。員等聽命。守臣張動提舉常平公事王浚明皆坐失職罷去。會淮持喪。乃起復故官。知建州。使之撫定。而以勝爲承信郎。權本州兵馬監押。時員等雖開門。然軍情尤未定也。

淮之除。史及諸書不見。日曆明年正月丁亥。詔持服人王淮前降。起復知建州。指揮更不施行。故附

見於此。

是歲御史臺檢法官王鄰爲監察御史。

鄰及張守之除。
並據御史臺記。

保靜南渭永順州夷人彭儒武等詣澧州獻方物。以道路未通。具令回峒。

此以紹興四年四月二十二日湖北安撫司奏狀修入。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二

【建炎二年】

歲次戊申金太
宗歲天會六年

春正月丙戌朔上在揚州。

丁亥詔錄兩河流域亡吏士又於沿河給官田牛種以居流民

〔中興聖政〕詔略曰河東河北郡縣自太原真定失守之後皆因攻圍官吏軍民誓以死守在昔兵火之際有以城

固守不下則與載信史誇耀後世今數千里之廣億萬之衆無一人忍負國者忠義之俗前古未有訪聞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渡河東南者未有所歸其令帥臣監司悉心措置分布收係〔臣雷正等〕曰親之於子也有無窮之恩故子之愛親亦無窮君之於民也有無窮之德故民之戴君也亦無窮舜禹之民謳歌獄訟者皆歸非私於舜禹也私其德也國家一祖八宗聖聖相承深仁厚澤固結民心兩河千里之廣億萬之衆遭罹兵禍所以寧忘死以捍賊而不忍偷生以負君聖詔失職之吏失次之軍失業之民皆在所恤則其德愈厚而民戴之也愈固雖其地未即歸版圖臣知人心之猶在恢復之功無難矣

朝散大夫陳瑊知建州瑊瓊弟也時建州亂軍甫定故更命瑊守之

直龍圖閣知德安州陳規言近以羣賊日滋府司遂措置印造被俘人出首免罪公憑給令歸鄉井嚴禁捕盜人等不得妄加損害節次據張世黨內陳智等三百餘人皆執本府文榜前來投首乞下諸路有盜賊軍州準此茲行從之詔廣南東路轉運判官尹忠臣徐庚同根括鄭良寶貨以聞初廣東帥闕轉運使直龍圖閣陳述攝行帥事述所爲貪酷朝廷命顯謨閣待制陳邦光知廣州至則發其姦賊遂詔廣西提刑司劾治始述以御史出使有訴廣東西漕臣右文殿修撰鄭良姦利者朝廷卽以述爲代使併治之

良、英州賈人素事宦者以進。獄甫上而良死，藉其資以鉅萬計。述頗私有之，御史以爲言，故有是命。會庚亦奏述賊狀，且言其賊殺不辜以百數，述遁去，詔捕獲者補保義郎。旣而送獄窮治，述坐除名。英州編管死貶所，邦光、石城人也。

除述事見王明清揮麈後錄而不甚詳。日麻全無首尾，今參考修入。述除廣漕并罷免，吏皆不見。靖康元年十月述以監察御史使嶺外，不知何時改除。建炎元年十二月庚辰，除都官員外郎尹忠臣爲廣東轉運判官，此必代述。今年正月，令徐康同根括。二月辛酉，又除右文殿修撰趙億爲廣東轉運副使，當是代庚。四月甲子，庚述互奏，詔押述赴勸。八月乙卯，立賞捕述，自後遂不見行遺。今以明清所記增入。明清又云：述諫治良，施以慘酷，良卽承罪，綱往英州聽敕，敕未下而良死。旅殯僧寺，述復姦利不法，爲人所訟，制勸等情。除名。英州編管，縱步所寓僧舍，覩良旅殯在焉，驚悸得疾而卒。案：洪邁夷堅甲志，良字少張，英州人，述父常旣英州，此必不誤。明清云：良仕至祕閣修撰，宣和詔旨，良七年自祕撰陞右文，今從詔旨。但甲集稱良建炎二年代還，復以他事爲轉運使，許君所勸。下廷尉與日麻不同，當求他書參攷。

戊子，金女真萬戶尼楚赫陷鄧州。初，觀文殿學士京西南路安撫使范致虛旣受命，會河東制置使趙宗印引兵自商山出武關，欲趨行在，與致虛會於方城，因將其軍僧至，致虛之未至也。轉運副使右文殿修撰劉汲攝守事，營繕儲峙，所以待乘輿之具甚備。時中原俶擾，汲初受命，卽遣家屬還鄉，益治兵爲戰守計。至是，尼楚赫將壓境，州兵不滿萬人，致虛聞風亟遁。汲除安撫使。

汲家傳云：爲京西轉運使，高宗卽位，就拜右文殿修撰，知鄧州，兼京西南路安撫使。日麻亦於

九月壬寅，書劉汲知鄧州。今案趙性之遺史，則致虛以去年十二月初到官，敵至乃遁，而汲權帥輿史及家傳不同。然乾道六年太常寺擬汲賜諡狀，亦云：權京西安撫使，則是旣之所云非誤也。中興會要：汲死於直龍圖閣，而家傳云：升右撫，必得其詳。今從家傳。

諸將曰：國家養汝曹，久不力戰，無以報，且吾不令汝曹獨死也。士皆感奮，汲募敢死士得四百餘人，乃遣

吳馬都監戚鼎以兵三千出東門迎敵。斬儀以兵九百出南門。趙宗印以兵三千出西門。椅之。汲以牙兵四百登陴以望。見宗印遁。卽自至鼎軍中。歷其衆陣。以待敵至。士爭死鬪。敵爲卻。俄而儀亦敗。敵以二軍夾乘之。矢如雨。軍中請汲去。蓋汲不許。曰：「使敵知安撫使在此。樂爲國致死。」敵大至。汲死之。宗印率軍民自房陵奔襄陽。事聞。贈汲大中大夫。後諡忠介。

趙牲之遺史云。汲帥將兵二千人。及兩都監出南門。聲言欲出戰。或以爲出奔。爲金人所掩。汲及兩都監被拘執。或曰：「登時被殺。今從家傳。」牲之又

云。宗印奔襄陽。尼楚蘇乃陷。汲而家傳所書差詳。今從之。

是日。金陝西諸路選鋒都統洛索圍長安。先是河東經制副使傅亮自陝府歸。

馬翊。曾唐重除永興帥。因與亮俱西。城中兵才千人。重悉以授亮。嬰城固守。金益兵攻之。

己丑。直祕閣謝貺提點京西北路兼南路刑獄公事。專切總領招捉賊盜。先是有撰勸勇文者。揭於關羽廟中。論敵兵有五事易殺。連年戰辛苦。易殺馬。倒便不能起。易殺深入重地。力孤。易殺多帶金銀。易殺作虛聲嚇人。易殺各宜齊心協力。共保今歲無虞。貺得而上之。詔兵部鏤板散示諸路。

辛卯。詔自今武臣未至武功大夫。不得除遙郡。雖係軍功特旨。亦不施行。以中書有請也。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轉對。論官軍所至。爭取金帛之罪尤小。劫掠婦女之禍至深。願申諭將帥。自今有犯。必罰無赦。昨鎮江城中婦女有尙在軍中者。亦乞速令放歸。詔以付諸將。

壬辰。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奏。已依處分螺鈿椅棹於市中焚燬。萬姓觀者莫不悅服。上曰：「朕早來語御史張浚曰：『還瀆返樸。須人主以身先之。天下自然嚮化。』黃潛善曰：『誠如聖訓。』詔併真州權貨。

務都茶場於揚州。以行在務場爲名。以延康殿學士同專一措置財用。黃潛厚言。眞州地近行在。而兩處給鈔引非便故也。潛厚在維揚。率遣人於近州村坊市酒。入都城鬻之。得息至倍。議者謂之。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丙午劉夔

論潛厚四罪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因事附見。去年九月庚戌。張慤自作酒肆。或與相關當致。

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劉安上卒。安上。永嘉人。事上皇爲

給事中。是日。金人犯東京。至白沙鎮。畱守宗澤遣兵擊卻之。初。金以知滑州王宣善戰。不敢窺其境。乃遣兵自鄭州抵白沙。距京才數十里。都人甚恐。澤方與客對奕。僚屬請議守禦之策。澤不應。諸將退。布部伍。撤弔橋。披甲乘城。都人益懼。澤聞之。命解甲歸寨。曰。何事。張皇。時統制官劉衍。劉達將車二百乘在鄭滑間。此據澤遺事。附傳云。劉衍等又撤去城中弔橋。開掘陷馬坑。都人愈恐。澤聞召衍等欲斬之。與遺事不同。附傳恐誤。澤益選精銳數千助之。下令張燈如平時。民始安堵。

癸巳。復置明法科。嘗得解或被貢人許就試。用大理少卿吳瓌請也。初。本朝取士之制。自進士外。有諸科。而明法在其中。熙寧中。旣罷諸科。而獨存明法。然以舊科但取記誦之學。故更號新科。崇寧初。併其額歸進士。至是瓌以法官闕人爲請。遂從之。然未及行。紹興十一年七月庚子可參攷。朝請郎季陵守尙書右司員外郎。陵。龍

泉人也。祕閣修撰呂源爲兩浙路轉運使。直祕閣姜仲謙副之。源。升卿子也。升卿。晉江人。故贈寶文閣待制。旣而中書舍

人汪藻論源以資給林靈素。孟昌齡。梁師成而得監司。仲謙奴事譚稹。而升廷閣。今兩浙人心未定。豈堪二小子擾之。於是源。仲謙皆改命。朝奉大夫謝亮行尙書主客員外郎。亮初以余深門客恩補官。後從

童貫軍。因得調。宣和末。用爲尙書郎。至是擢當討論。乃求使絕域。遂有是命。詔應崇寧以來諸寺院改爲宮觀者。自天寧觀外。餘悉還之。

甲午。上詣壽寧寺。謁祖宗神主殿。中侍御史張浚論兵部尙書董耘。自布衣詔事童貫。陛下總師濟鄆。資緣獲進。蓋有所自。尙書高選。耘邪佞有素。豈可濫居。詔以耘爲延康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迪功郎御營使司準備使喚周公彥言。今茲正二月之交。乃太一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上以問輔臣。黃潛善曰。太一所遷之方。災祥應之。如設壇望拜。不可爲也。許景衡曰。修德愛民。天自降福。停官人崔穆復朝奉郎。穆。張閣子壻也。大觀閒。蔡京責太子少保。閣爲翰林學士。草制詞。明著其罪。京憾之。開封尹盛章。阿京意。劾穆不能事母。文致其罪。至是穆母沈氏訴於朝。中書侍郎張慙因白其事。上曰。抱冤者獲伸。則人心悅。而天意格矣。如此等事。卿能助朕行之。豈不賢於周公彥築壇望拜之禱乎。閣。河陽人也。移揚州宗室於泰州。高郵軍。命祕閣修撰趙令願

苦謗切

知西外宗正事。主管秦州宗子。皇叔洺州防禦使

士從添差同知西外宗正事。主管高郵軍家子。令慙。燕懿王元孫舒益公世逢子。

燕王生昌州團練使惟圖。惟圖生楚安禧公。從信從信生。

士從。仲湜子也。刑部尙書兼侍讀周武仲上言。前朝得罪黨人。旣已復官。宜並還其恩數。上納之。乃

詔係籍及上書人。令其家自陳。當與贈諡碑額。其致仕遺表恩澤皆還之。盜據宿遷縣。

日麻無此。今以正月十五日臣僚上。

言增入

是日簽書武勝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權鄧州李操叛降於金人。初劉汲既死，金得穰縣小吏格某，使入城招諭曰：「尼楚赫大王兵十萬，取今日巳時攻城，城破，雞犬亦不畱，惟速降可以免禍。」有士曹參軍趙某者欲投拜，操不可，曰：「當死節。」趙曰：「豈不知盡節爲忠，顯死無益，奈一城生靈何？」操許諾，乃偕見尼楚赫於城外。尼楚赫折箭爲誓，遂入城，操，河南人也。

乙未，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人，令中書省籍記姓名，罪至徒者，永不敘用。按察官失於舉劾者，並取旨科罪，不以去官原免。時議者以爲崇觀以來，賊吏甚衆，其害民甚於盜賊，故條約之。初武經大夫維州團練使東平府兵馬鈐轄孔彥威與帥臣權邦彥不和，彥威嘗私宗室女，邦彥欲按之，彥威叛去，邦彥率兵追及，彥威射中邦彥，邦彥乃還。旣而彥威更名彥舟，聚衆漸盛，遂引兵之淮西，至是犯黃州，圍其城，守城趙令巖率軍兵拒之，凡六日乃解。此據隆興元年七月本州乞爲令巖立廟狀增入，他書蓋無有也，狀以爲建炎二年正月十日事，故附此日。

丙申，金萬戶尼楚赫陷均州，守臣楊彥明遁去。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以城降，燕山人也。趙姓之遺史，先是晴康初

金人犯河北州縣，軍民皆殺，歸朝燕官均州有添差武當縣丞任雄翔者，燕山人，三世及第，有智算，聞亂即率燕人之家所有器刃及有馬者皆納之，以明不反，知州事楊彥明信之，未幾有潰兵犯州境者，令雄翔措置，每出必勝，均州人亦賴之，隨付以器甲兵馬，使防境內。雄翔嘗與彥明曰：「國家忘戰久，士卒偷惰不可用，若金人至，必不能當。」前者邊事初動時，若國家欲取歸朝燕人使之防邊，取之有道，猶可支吾，今國家兵馬更十年後，恐或可用，及金人犯境，百姓流徙而去，彥明計窮，雄翔乃以其衆送彥明，全家上武當山，復還城中，金人

劉據翔迎入城於是歸
朝燕人盡隨金人北去

丁酉朝議大夫李楫行監察御史。是日金人陷虜州。

戊戌言者論數十年來奏功冒濫請自今循襲前轍保奏不實者官員坐欺罔之罪軍曹等司編管遠惡州軍仍令御史臺覺察從之。右武大夫高州防禦使環慶路兵馬副總管王機除名象州編管坐開邊隙也。是日洛索陷長安守臣天章閣直學士京兆府路經略使唐重死之初金人在河中重上疏言狀且乞五路兵自節制不報馬步軍副總管武功大夫貴州刺史楊宗敏嘗爲重謀曰今河東諸州皆非我有敵距此纔一水而本路兵弱宜急繕城塹爲守禦計以待外援舍此無策重以秦民驕不欲擾之而止及金人犯境重不知所爲貽書轉運使李唐孺曰重平生忠義不敢辭難始意迎車駕入關居建瓴之勢庶可以臨東方今車駕南幸矣關陝又無重兵雖竭盡智力何所施其功一死報上不足惜逮洛索圍城彌旬外援不至於是直祕閣前河東路經制副使傅亮以精銳數百奪門降金時地大震敵因其勢以入城遂陷重尙餘親兵百人與敵戰諸將扶重去重曰死吾職也戰不已衆潰重中流矢死之

趙牲之遺史云重自縊死今從

劉宰所作墓誌

陝府西路轉運副使直祕閣桑景詢判官曾謂京兆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奉直大夫郭忠孝經略司主管機宜文字王尙及其子建中與宗閔皆死提舉軍馬武功大夫榮州團練使陳迪猶率餘衆巷戰

嘔血誓衆敵大入死之重部曲有感其德者求舊棺於僧舍掘地瘞藏之時年四十六重之未沒也李唐孺以其書聞俄而死節報至上哀之贈重資政殿學士建中侍大夫明州觀察使皆諡恭愍宗閔右武大夫貴州防禦使後以孫貴諡忠介他贈官推恩有差宗閔沂中大父

沂中已見元年正月辛卯會要云宗閔靖康間爲永興軍路總管西北番兵併來攻寨全家被

害此蓋其子黨死事會要誤也景詢擇孫懌雍邱人故澤原路兵馬都監

介直有守尙氣節童貫用事時州縣官皆迎肩輿望塵而拜景詢獨

不屈坐罪循州羈管議者多之忠孝遼子嘗事伊川程頤授其易與中庸大學金人犯長安或勸云監司出巡可以免禍忠孝不答遂被害

熊克小麻以謂爲本府通判蓋承會要之誤日麻紹興三年四月庚戌宣撫處置司奏狀亦稱永興通判會謂死事不屈或是未受命也汪藻外制集又稱謂除轉運副使恐太驟當致

己亥祕閣修撰河南尹西京畱守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孫昭遠爲叛兵所殺初金犯西京昭遠率麾下南去行至陳蔡閒潰兵滿野昭遠猶欲安集之而麾下單弱乃欲擁之以行昭遠罵之曰若等衣食縣官不以此時報國南去何爲叛兵怒擊昭遠死焉事聞贈徽猷閣待制後諡忠愍龍圖閣直學士葉夢得落職提舉江州太平觀坐守杭州軍變故也

日麻會要夢得並自待制落職(案)夢得去年已復舊職爲雜學上不知何故

先是言者論顯謨閣學士知

越州翟汝文總兵臨城不肯會戰詔令分析汝文言自杭賊作亂首提孤軍與賊鏖戰而諸將悉爲憲臣所制除鮑貽遜槍杖手在城下與臣相聞外無單車一介以爲犄角不知使臣與誰會合兼前後請討賊奏牘具在焉可誣也詔降汝文爲顯謨閣直學士

庚子。主客員外郎謝亮爲陝西撫諭使。持詔書賜夏國主乾順。從事郎何洋。太學博士偕行。亮兼宣諭。日麻不書。此以亮紹興三年九月十六日乞差遣狀修入。何洋事迹不見他書。今以通義志增入。志云奉使西夏。加太學博士。使還循承直郎未幾。再使樞密張公宣撫川陝。公爲屬從入關中。(案)史西夏未嘗再遣使。洋蓋從亮行。其云未幾再使者。當是建炎三年。亮從張浚至秦州。準備出使。而洋又與之俱。其實未嘗出疆也。今略修潤附入。

錢糧有勞也。

東後爲劉豫僞相。故於此著其始。

金游騎至京城下。宗澤不之備。疑不敢入。是日。統制官劉衍與金人遇於

板橋。敗之。追擊至滑州。又敗之。金人引去。

是日。張遇陷鎮江府。初。遇自黃州引兵東下。遂犯江寧。江淮

制置使劉光世追擊之。遇乃以舟數百絕江而南。將犯京口。旣而回泊真州。士民皆潰。將作監主簿馬元

穎妻榮氏爲賊所得。榮氏厲聲罵賊。爲所害。榮氏。嶷女弟也。翌日。遇自真州攻陷鎮江。守臣龍圖閣直學

士錢伯言棄城去。時封魯國大長公主避地南來。其中子右金吾衛將軍諤爲賊所戕。頗掠其家人而去。

王明清揮麈錄載此事甚詳。日麻。正月戊戌。張遇寇江寧府。劉光世破其後軍。追襲至江州湖口縣。大捷。此據劉光世所申。非其實也。

辛丑。入內侍省押班邵成章除名。南雄州編管。時金人攻掠陝西。京東諸郡。而羣盜起山東。黃潛善。生

伯彥皆蔽匿不以奏。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里。上亦不聞。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

及申潛善使聞之。上怒。詔成章不守本職。輒言大臣。故有是命。

日麻不贊成章得罪本末。但坐批旨云。輒論大臣。今以趙姓之遺史增入。馬仲劾潛善章亦云。成章緣上

有遠策。則姓之所云。當不妄也。(案)史成章南雄州編管。而姓之云。貶吉州。當攷。(中興聖政臣匪正等)曰。自古人君求言之路至

廣也。上自公卿百執。下逮芻蕘庶人。惟宦官女子不與焉。豈以其皆無能言者歟。直以其非所當言耳。非所當言而言。借曰有益。已爲非

宜。況其未必有益而常至於黨邪害正者乎。唐明皇時。雲南數喪師。邊將擁兵太盛。在朝之臣。無一敢言高力士一日獨爲明皇言之。可爲功矣。而論者猶以爲朝廷無賢。百官失職。而至於宜者言天下事。蓋深爲明皇不取也。邵成章言大臣之失。未必非衆人之所難言者。太上皇帝謂祖宗以來所未有。蓋以爲非所當言而言。故斷然竄黜之。可謂深得聽言之道矣。且內侍毀大臣。固在所當責。而其輒爲之譽者。亦宜免妄言之罪。或毀或譽。俱不由於左右近習。而以至明來天下之公論。不亦可乎。

右文殿修撰

鄧紹密依舊知興仁府。初。濟南闕守。而新知府事張悅遲留不行。乃以紹密知濟南府。至是紹密畱興仁。更命中奉大夫劉豫。豫。阜城人也。世爲農。至豫始舉進士。宣政間。仕至殿中侍御史。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後掛冠去。避亂真州。靖康末。落職致仕。召還。道梗不能赴。及是中書侍郎張懋與豫有河北職司之舊。力薦於朝。除知濟南府。時山東盜起。豫欲易江南一郡。而執政厭其頻數。皆拒之。豫痛憾而去。

此據楊堯弼所
作僞豫傳增修

日麻不載。豫濟南之除。案紹密以正月己亥除知濟南。辛丑仍舊除知興仁。故遂附見。而豫傳以爲豫爲兩浙察訪。至儀真。丁父憂。因家焉。建炎二年起復。除中奉大夫知濟南府。代張悅行。此則差誤。據史。豫以宣和六年二月甲寅自朝請大夫新判北京國子監。除河北西路提刑。不知何時致仕。召赴闕。非丁憂起復也。今略刪濶。令不抵牾。

是日。金人陷鄭州。通判州事直祕閣趙伯振率兵巷戰。爲流矢中。墜馬。金

兵剖其腹而殺之。後贈五官爲朝請大夫。官其二子。伯珪。靖康末爲鄭州司錄事。捍禦有力。故就用之。至是金圍城八日而陷。此以紹興元年六月戊寅其家乞贈官狀修入。狀云建炎二年正月十六日城陷。故係此日。

癸卯。直龍圖閣黃唐傳守起居郎。尋遷中書舍人。黃潛厚之除延康也。言者論其無名進職。而唐傳行詞極其稱美。故潛善擢之。

唐傳初見元年二月。其遷中書舍人日麻不載。而後省題名繫之。此年八月。案史。今年三月壬寅。唐執權除起居郎。執權既遷五月乙卯。又除周望。則唐傳之遷不容在八月矣。馬伸論黃潛善疏云。一日逐三舍。

人乃取諸羣小以掌絲綸而無唐傳名則唐傳之選又當在其先不知何以不與策士之例皆不可攷張濟勅濟善疏第十三事云中書舍人黃唐傳行潛厚語詞云潛厚以去年十二月遷延康其出語當在正月不知唐傳已爲舍人或但以左史攝行也今併書之更俟參攷

是日金人陷濰州時左副元帥宗輔引兵犯山東而京東無帥士大夫亦皆避地朝議大夫周中世居濰州獨不肯去率家人乘城拒守中弟辛家最富盡散其財以享戰士城陷中闔門百口皆死

此以紹興六年三月

周筆乞贈官及闔家保明狀修入狀稱建炎二年正月十八日城陷故繫於此日

守臣奉直大夫韓浩亦遇害浩琦孫也

此以紹興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浩姪貽曾陳乞死事推恩狀修入

宗輔

又陷青州知臨淄縣奉議郎陸有常率民兵拒守死於陣知益都縣承議郎張侃知千乘縣丞油功郎丁興宗亦死後贈有常朝散郎錄其家三人贈侃興宗二官官一子完顏宗弼至千乘縣市民率土軍射士保甲及濱州潰兵葛進等擊敗之敵棄青濰去洛索自長安分兵犯延安府會鄜延經略使王庶在鄜州

寓治於是敵陷府東城權府事劉選率軍民據西城以守

趙銜之遺史作權府劉洪據今年十一月城陷時權府乃劉選疑銜之字誤

甲辰直祕閣知壽春府康允之奏丁進解圍上謂輔臣曰此郡守得人之效也卿等六人宜廣詢人才若人得二人則列郡便有十餘守稱職然須參議不可徇私張愨曰崔祐甫嘗謂非親非舊安敢與官今日當問所除當否耳尋遷允之直龍圖閣

允之除直龍圖閣在二月壬戌

時進既受閣門宣贊舍人京城外巡之命遂引所部

屯京城往參畱守宗澤將士疑其非真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等請以甲士陰衛澤曰正當披心待

之。雖木石可使感動。況人乎。及進至澤。拊勞甚至。待之如故吏。進等感服。翌日。請澤詣其壁。澤許之不疑。進益懷感畏。後其黨有陰謀以亂京師者。進自擒殺之。初。進既受詔。其所刺良民有復還鄉里者。允之。請刺填諸軍闕額。上許之。

乙巳。新除中書舍人孫觀充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初。觀有除命。卽上疏辭。且言在靖康中。首論蔡京、蔡攸罪狀。又論蔡行父子棄官而去。又論李綱不知兵。太學諸生誘衆伏闕爲亂。大臣之政。專務姑息。於是京、攸之黨。逃棄官守之人。行營司官屬。太學諸生。朝廷大臣。莫不惟臣之怨。積致中傷。以陷大難。乞一宮觀差遣。故有是命。日曆三年正月己亥。再書觀與郡恐誤。○中奉大夫耿自求行都水使者。自求。河南人也。初。大臣有薦瀘州

草澤彭知一者。有康濟之略。隱居鳳翔。得旨。令津發赴行在所。既入朝。乃以所燒金及藥術爲獻。上手札付三省曰。朕不忍燒假物以誤後人。其遣還之。仍毀其燒金之具。

丙午。武翼郎閣門宣贊舍人單世欽提舉荆湖南路巡社。兼提點刑獄公事。時揚州有稱頓放御前金玉而占官屋者。浙路有稱御前收買海味者。上聞。命有司劾治之。仍令尙書省榜諭。

丁未。詔曰。自頃姦臣誤國。邊隙旣開。兵禍及於黎元。烽塵暗於京闕。軍以傷殘而散潰。民因侵軼而流亡。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朕駐蹕淮甸。欲還故都。興言及茲。痛憤良切。凡今日奪攘縱暴之侶。皆異時忠義向方之人。白日照臨。明爾遷善之意。皇天覆幬。監予止殺之誠。一應盜賊。回心易慮。散歸田里。或失業不能自還者。令所在官司條具以聞。朕當區處。其日前罪犯。一切不問。

著此爲宗澤論詞臣失職事始。中興聖政臣圖正。一曰。民流散而至。

於奪攘皆非其本心。苟生朝夕。失計而爲之也。從而強之。不爲無罪。要非先以化誨。而使之自新。聖人不忍遽絕之也。斯詔之頑。勉其遷善之意。喻以止殺之誠。丁寧懇惻。亦云至矣。昔周之於頑民。庸殺而姑教之。且曰。我惟一人弗恤弗綏。乃事時同於殺。蓋言民久亂而我。不哀恤之。不錫潔之。雖民以罪致死。與我殺之何異。周之待頑民如此。卒能致其。保受威命。明德同於友民。思厚之風。詩人歌之。竊讀斯詔。豈非所謂忠厚之至歟。

北京留守兼河北東路置制使杜充奏磁

洛解圍。詔尙書省榜諭。遂以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貴州團練使權知洛州。士瑀爲洛州防禦使。

士瑀復洛州。見去年

七月甲午。其餘洛防。日麻不齊。附傳云。明年移蹕揚州。以功轉洛州防禦使。當在此時。故附捷奏之後。

東京留守宗澤復奉表請上還京師。且曰。臣聞易曰。天下之勳

正夫一。

〔案〕此句以避宋仁宗諱。故改貞爲正。

孟子曰。天下烏乎定。曰。定於一。恭惟京師是我太祖皇帝肇造大一統之根本

也。奕世聖人。繼繼承承。於此坐視天民之阜。所以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薄海內外。莫不率俾。陛下天錫勇智。入紹寶緒。天下之人。竭蹶稽首。咸曰。一哉王心。今旣奄有九有。實萬世無疆之休。陛下柰何不念四海生靈。切切僉后之意。乃偏聽姦邪之言。託爲時巡。駐蹕淮甸。不思我宗廟朝廷。祠享報上。垂拱視下。又不思我二聖后妃。親王天屬。蒙塵朝夕。懷想迎取之志。又不思我諸帝諸后。陵園廟貌。以時祭祀。所以貽厥孫子之情。臣竊謂陛下若於二月間。詔敕回鑾。登樓肆赦。則天下皆知一人來歸。九重。強者當革心。遠罪。弱者當屏迹。復業必無憂疑。聚爲盜賊。諸軍將士。震驚感激。願敵所懷。書曰。時哉弗可失。臣若有毫髮誤國大計。臣有一子三孫。甘被誅戮。以謝天下。臣竊恐州縣。狃於騷擾。百姓煽搖。不能耕桑。果耕桑失時。則衣食之源。盡廢。衣食不給。使諸大臣中。雖有皋夔。稷契。伊尹。周公。亦不能善其

後矣。願陛下以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意，不可憂思過計，而信憑姦佞，自爲身謀者之語。早敕回鑾，則天下幸甚。臣犬馬之齒已七十，於禮與法皆合致其事，以歸南畝。臣漏盡鐘鳴，猶僕僕不敢乞身以退者，非貪冒也。實爲二聖蒙塵北狩，陛下駐蹕在外，夙夜泣血，惟恐因循後時。天下自此失我祖宗大一統之緒，所以狂妄，屢有敷奏，非臣好爲此激訐，恭望睿慈，委曲詳察，取進止。遣開封府判官范延世以聞。

此係

澤第十二奏。張謨擬留守請回鑾表，習祥而征，自潛滑夫砲敵，振旅以入，宜復幸於奧區，敢控忱誠，仰干睿聽。竊以衆人以晏安爲意，咸思克定於厥家，王者無艱難之時，蓋或不常於厥邑，是以漢祖之戰京索，時歸幸於櫟陽，光武之復東京，亦暫休於河內，皆匪定都之會，實爲行衛之區。眷此臨安，久稽大駕，雖宮室卑陋，弗稱於九重，而非邑夥繁，粗蠶於七校，況官寺之有所，復廟祏之已安，倘回曦駁之阻，尤恐斯民之望，恭惟皇帝陛下，遠稽古昔，下頓絮元鑿，震武之無庸，知從欲之盡濟，詔大僕而效駕，命髮頭以先驅，回軫旋衡，壹賜經行之錄，復勞休士，聊得告至之曷。

己酉，詔沿邊將兵避難入蜀者，並放罪限半月赴行在，仍於大散關置關使二員，自今官員入蜀，審驗告敕無僞者聽過，自兩河失守，兵官之收散者，多在輿鳳，開招集潰兵入蜀，朝廷聞之，故有是命。

此事日麻不載，今以建炎

三年十月戊寅，利路轉運司申樞密院狀修入。

庚戌，中書舍人汪藻言：取會三省吏到揚州者二百五十八人，乞推賞。先是詔在京三省樞密院臺省寺監百司當行人吏隨到駐蹕處，先轉一資，事定別推賞，不到者勒停編管。至是進呈，上曰：不到者何不具。

此賞未可行。俟見當罰人數乃可。執政皇恐而退。

辛亥詔曰：近緣臣僚論列，乞以崇寧以來無狀之人編爲一籍，已降指揮，候諫官御史具到，令三省樞密院參酌施行。然念才行難於兼全，一告不可終廢。當宏大度，咸俾圖新。除參酌到罪惡深重不可復用人外，並許隨材選任。如顯有績效，可以補前行之失者，因事奏陳，特與湔洗，仍許擢用。是日兩浙制置使王淵招賊張遇降之，遇自金山寺進屯揚子橋，衆號二萬，會淵還行在白將數百騎入其寨招之，遇見淵器械精明，惶懼迎拜。淵曰：汝等賴我來，故得降，不然已無遺類矣。淵奏以遇爲閩門宣贊舍人，守臣錢伯言乃得還其府。遇尤縱兵四劫，屢從者危懼。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帶御器械御營使司前軍統制韓世忠聯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執其謀主劉彥磔於揚子橋，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餘黨怖而釋甲，得其軍萬人隸世忠。

壬子顯謨閣直學士提舉醴泉觀孟忠厚爲常德軍承宣使，用臺諫給舍六章論列也。初，新除中書舍人衛膚敏旣坐論忠厚故，徙官力辭不拜。翰林學士朱勝非言：陛下卽位之始，四方拭目以觀新政，今乃坐外戚而去諫臣，非所以示天下。會劉珪不書錄黃，殿中侍御史張浚章繼上，中書舍人汪藻亦言：隆祐太后盛德著聞天下三十年，今一旦以忠厚之故，使陛下屈法而降私恩，臣恐海內之人不能無疑。非所以承隆祐遠嫌之德。膚敏復言：事母后莫若孝，待戚屬莫若恩，勸臣下莫若賞。今陛下順太后以非法，非所謂孝。處忠厚以非分，非所謂恩。不用臣言而遷其官，非所謂賞。陛下一舉而三失之矣。況陛下事太母猶

母也。子之於父母，可則從之，其不可者不從也。故孔子曰：從父之令，又焉得爲孝乎？蓋有天下者，當以大義滅親，豈可徇家人之私情，害祖宗之成法？至假外戚以名器，而示天下以不公；矧中書乃根本之地，而舍人所掌，在於論列可否，獻納是非，不特演論而已。臣叨居諫垣，已試無補。若更貪榮冒寵，超擢詞掖，則不移之慮，難聽之語，又無妄發，其獲罪愈重矣。前一日，執政進呈，上問何以處此，中書侍郎張愨流涕言曰：陛下政事，盡循祖宗成憲，惟忠厚冒居論思之職，至今諫官臥家幾月，有傷公道。臣竊惜之。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曰：陛下屈法於忠厚，爲太后也。愨流涕而請，爲天下也。願陛下從愨言，宰相黃潛善、知樞密院事汪伯彥亦言：忠厚當換武。陛下倘重違太后意，卽請以言者論疏納東朝。上曰：不若以章疏付忠厚，令自爲謀，則兩全矣。旣而太后令與忠厚易武，上以諭輔臣，仍詔后族自今不得任侍從官，著爲令。

〔中興聖政〕

臣聞正等曰：臣聞章獻明肅太后垂簾時，外戚馬季良爲符制，仁宗親政於明肅之政，無大變更。獨季良卽日易武，卽以爲祖宗之制，不可以私恩廢也。太上皇帝奉隆祐太后至矣，而不敢抑言者，以私忠厚嗚呼！此我宋家法萬世所當守也。

詔以京

師乏糧，出榷貨物錢五十萬緡付雷守司，詔江淮兩浙商人入中。時京師米斛十二千，上聞之，故有是旨。

是日，金人焚鄧州。初，上旣用李綱議營南陽，於是截雷四川輕齋綱及聚芻粟甚衆，城破，悉爲金有。金又需百工伎藝人及民間金幣，如根括京城之法。凡再旬，乃盡。至是將退師，使人諭城中富民，令獻犀象金銀以謝不死。城中人旣出，尼楚赫諭之曰：大金欲雷兵十萬屯於鄧州，爾當供其芻粟。衆曰：鄧州多水，非屯兵之地。尼楚赫曰：爾曹旣已投拜，皆大金之民矣。今引兵而去，後有他盜若何？衆莫對。尼楚赫傳令

竭誠北遷。士大夫許調官。緇黃歸寺觀。商賈使居市。農家給田種作。城中傳聞皆大慟。少頃。金兵四面縱火。盡驅城中人入木寨中。後四日。擁之而去。中途量給食。細民之死者殆盡。

癸丑。太學生魏祐上書論黃潛善、汪伯彥誤國十罪。不報。

此據趙姓之遺史。其書未見。

詔非汛假日。並權住。更不修務。

俟邊事平息。依舊用提舉淮南西路茶鹽公事呂仲請也。

甲寅。浙東安撫使兼知越州翟汝文言。本州禁卒不滿千人。皆侏儒不及等尺。近者杭州兵卒作亂。婺州盜賊繼作。本州臨時不過募槍仗手禦賊。而槍仗手皆村民。乍募不習戰鬪。動輒傷敗。伏見武經郎王政見押回本路軍兵一千餘人。分還管下六州。其人昨戍河北。稍習邊面。欲乞盡屯駐在越州。合爲一軍。則兵勢稍衆。可以鎮壓一路。豫備不虞。從之。

是月。太學錄万俟卨爲樞密院編修官。卨。武陽人也。

此據樞密院屬官題名及墓誌。

金人陷穎昌府。守臣孫默爲所殺。初。

劉汲之未死也。檄承事郎裴祖德權通判府事。祖德時丁母憂。默奏起復。會金人入犯。默乞退保偃城。旣而巡檢趙俊密報祖德。金人不來。祖德以挈家爲詞。給默暫歸陽翟。乃妄中畱守司言。默逝去。宗澤信之。以祖德權府事。默大怒。劾於朝。未報。俄金人再犯穎昌。默被殺。澤乃假祖德直祕閣。知穎昌府。

穎昌之陷。諸書不見。今以

紹興四年八月十三日。臣僚章疏修入。不得其年月。故且附金人破唐鄆之後。更須詳攷。

洛索旣得長安。卽鼓行而西。進陷鳳翔府。隴右大震。夏人謀知關陝。

無備。遂以宥州監軍司檄至延安府。自言大金以鄜延割隸本國。須當理索。若敢違拒。當發兵誅討。鄜延經路使王庶口占檄詞報曰。金人初犯本朝。嘗以金肅河清界爾。今誰守之。國家以姦臣貪得。不恤隣好。一至於此。貪利之臣。何國蔑有。豈意夏國躬蹈覆轍。比聞金人欲自涇原徑虜靈。方竊爲之寒心。不圖尙欲乘人之急。幕府雖士卒單寡。然類皆節制之師。左支右吾。尙堪一戰。果能辦此。何用多言。徑檄興中府。因遣諜聞其用事臣李遇。夏人竟不出。

此據趙子砥燕雲錄修入。以爲春初事。故附見此月末。

時金主晟居涑流河御寨。而左右供

奉半皆南人。是月。數千人同謀。以入山探薪爲名。盡置長柯大斧。欲劫晟入山據險。然後結集南兵。挾之渡河以爲質。旣而爲其徒所告。首謀者皆坐誅。遂寢。

此據趙子砥燕雲錄修入。以洪皓記聞攷之。當有是事。皓所記附三年正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二

【建炎二年】二月乙卯朔。言者請令羣臣入對。具所得上語。除機密外。關治體者。悉錄付史官。從之。直祕閣京東轉運判官柴天。因爲本路轉運副使。兼知青州。主管京東東路安撫兼提刑司公事。天因開封人。天因見洪邁夷堅乙志時金已陷青。濰。而朝廷未知也。

丙辰。詔太史局天文自今除報御前外。並不許報諸處。

日曆無此。今以紹興三年七月祕書省申明狀增入。

吏部尙書路允迪罷爲資政

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時言者復論允迪薦郭太沖事。以爲欺君。允迪因乞祠。而有此命。詔錄韓琦子孫可任使者。是日金再犯東京。宗澤遣統制官李景良。閻中立。統領官郭俊民等。領兵萬餘趨滑。鄭。遇敵大戰。爲敵所乘。中立死之。俊民降金。景良以無功遁去。澤捕得。謂曰。勝負兵家之常。不勝而歸。罪猶可恕。私自逃遁。是無主將也。卽斬之。旣而金令俊民持書招澤。俊民與金將史姓者及燕人何祖仲直抵八角鎮。都巡檢使丁進與之遇。生獲之。澤謂俊民曰。汝失利就死。尙爲忠義鬼。今乃爲金游說。何面目見人耶。摔而斬之。謂史某曰。上屯重兵近甸。我畱守也。有死而已。何不以死戰我。而反以兒女語脅我耶。又斬之。謂祖仲本吾宋人。脅從而來。豈出得已。解縛而縱之。諸將皆服。

戊午。詔責授單州團練副使耿南仲係淵聖皇帝二十年宮僚。免過嶺。移江軍居住。詔諸路有警報。

鄰近三百里內州軍不拘路分互相策應。用宣教郎馮鐸請也。劉衍自滑州引兵還汴京。是日尼楚赫陷唐州。遂縱焚掠。城市一空。

己未。詔兩浙武臣提刑於鎮江府置司。

辛酉。刑部尚書周武仲遷吏部尚書。兼侍讀。尚書戶部侍郎兼知揚州呂頤浩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

賓遷刑部尚書。仍兼侍讀。

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建炎二年春夏之交。政府調員。周武仲獻之吏書。予在翰林。王賓元將中司。同司諫。諫元將總管甚力。至一旬九對。或一日再對。早朝以中丞職事。午間經筵。則予與獻之累請指

捕。不敢求對。如是兩月。元將忽遷刑部。頗不樂。謁告十餘日。上遣人敦諭始起。又數日。予忝右轄之命。案史。路允迪以二月丙辰罷簽樞。王賓除刑書。前五日。勝非所謂政府調員當指此也。然實不在春夏之交。勝非五月戊子除右丞。去此已遠。亦不應云。又數日子忝右轄之命也。若指今年五月許景衡去位。時則賓已不在中司。勝非小誤。

時寇盜稍息。而執政大臣儉安朝夕。武仲請對。引孟子言。國家閒暇。及時明

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今不乘時爲無窮之計。何以善其後。願詔二府條天下大事。與取人才。紓民力。足國用。選將帥。強兵勢。消盜賊之策。講究而力行之。又言。今宿將無幾。後來以武略稱者。未見其人。請詔武臣郡守路都監以上。各舉可爲將者。會議者言。三省舊合爲一文書簡徑。事無阻滯。乞循舊以宰相帶同平章事。詔侍從臺諫議。武仲曰。今敵兵尙熾。軍防兵政。所宜討論者甚多。何暇講求。省併條例。莫若且依元豐官制。元立吏額。及行遣日限。庶無冗員滯事。而得省併之實。翰林學士朱勝非亦言。唐制。僕射爲尙書省長官。奉行兩省詔令而已。今爲相職。如復平章事。則三省規制。與昔不同。左右丞以下官曹職守。以

至諸房體統綱目皆合改易典故散亡未易尋繹倘輔佐得人官稱異同似非急務矧今行朝事無巨細皆三省樞密院日再進呈同稟處分兵機國政宰相實已平章矣請俟休兵日議之議遂寢

此以武仲墓誌及勝非開居錄

參修不得其時且附武仲遷吏書之後

龍圖閣學士鄭修年顯謨閣直學士劉阜民徽猷閣待制余日章白彥暉並奪職始用元

年七月己亥詔也初李綱既建議而去修年與其弟顯謨閣直學士億年至行在皆用雜學士乞見朝廷亦不問而許之中書舍人汪藻嘗以爲言不報王賓之長御史也又疏言及之乃有是命獨億年以進士甲科領職如故修年居中子阜民正夫子日章深子彥暉時中子也龍圖閣直學士知洪州胡直孺奏

江西軍民五害如經制司拋科灰塲提刑司科配吏民以私財助國

此事去年八月己卯李綱罷相後黃潛濟等已將指揮住罷不知何以依舊勸誘不已疑是黃

潛厚又有申明當攷

諸州受納苗稅加耗太重有一斛而取五斛者又朝廷所須郡縣率取之等第及行戶而無錢

以償監司巧爲犒設之名務收恩保家由此搖動軍情愈益驕恣望特下寬卹之詔除此五害以固人心寬民力先是翁彥國爲經制使籍民輸建康修成塲數百萬其人踰虔吉南安諸郡陸負水運率千錢致兩塲江西提點刑獄公事畱怙勸民出私財助國乃督責州縣以等第厚賦於民欲以求進江西民苦二役皆愁恨無聊直孺以爲言詔嘉獎於是諸役並罷祕閣修撰新兩浙路轉運使品源知揚州直祕閣新兩浙路轉運副使姜仲謙移廣南西路朝散郎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范冲移兩浙路先是汪藻論源

仲謙小人不可用。執政不樂。故仲謙改。而源更有是除。

沖正月癸卯自虞部員外郎除湖北漕。今併書之。

朝奉大夫辛炳落致仕。

奉議郎主管亳州明道宮張穎直祕閣。穎。滕縣人。父孝純。靖康末。以資政殿學士守太原。城破不降。爲金所執。故有是命。

壬戌。責授安遠軍節度副使詔州安置宇文虛中復中大夫。乘驛赴行在。以虛中應詔使絕域也。虛中之貶也。上疏自陳。元議與金人三鎮及金帛。遣沈晦送誓書。皆正月事。臣自拱州與李邁收召東南兵入援。二月朔。姚平仲劫寨失利。金人復攻城。翌日。得旨宣召徵臣入對。被命出使。明劫寨非朝廷本意。且令迎牽陛下還闕。當時所與物。止鞵帶四百條。水銀礪砂十數斤而已。若不剖析。恐身首異處。家族殄滅。亦未足以消弭人言。疏入。不報。至是始召。鴻臚卿康執權爲起居郎。尚書禮部員外董道爲宗正少卿。

圍城中權鬪子祭酒。不知何以獨

不貶謫。恐是靖康間已權當政。

癸亥。罷在京及諸路市易務。以其錢輸左藏庫。惟抵當庫仍舊。自熙寧初。糊市易法。及是言者以爲所入不償所費。遂罷之。越州觀察使提舉萬壽觀高世則爲保靜軍承宣使。宣教郎蘇符爲國子監丞。符。

軾孫。軾眉山人。元祐禮部尚書。自選人特改京官。而有此命。

甲子。金人犯滑州。東京留守宗澤聞之。謂諸將曰。滑衝要必爭之地。失之則京城危矣。不欲再勞諸將。我。

當自行。右武大夫果州防禦使張撝曰：願效死。澤大喜，即以銳卒五千授之。

乙丑，開封府判官范延世奉宗澤表至，行在上。諭以旦夕北歸之意。澤復上奏以謝。言：三月二十四日，準范延世等齎降詔命，車駕將欲還闕者，比遣屬僚仰輸誠款，薦瀆蒸蒿之聽，益懷履薄之憂。容眷矜憐，特賜回鑾之詔，愚忠戀慕，倍增後后之誠。中竊以萬乘來歸，六龍扈從，雨伯前驅，而灑道；河神迎駕，以安流。

不煩夾道之壺漿，自有隨師之甘露。人情皦皦，如聽南風；天意昭昭，乃回西顧。再幹乾坤之造，重增宇宙之光。赫有宋之中興，奄多方而大定。想瞻原廟，應加肅穆之儀；爰御端朝，愈見鬱葱之氣。雍容對越，駿惠輯熙。宏收率士之歡，誕作普天之宥。下有欲者，上必從之。恭惟皇帝陛下，踐阼應天，時巡淮甸，備履艱難之事，盡敦勤儉之風。讀京師爲諸夏本根，而元后作斯民父母，念本根不宜搖動，謂父母自合依歸。茲俄奉於詔音，衆但和於抃舞。願陛下繼志述事，整頓萬機，願陛下命將出師，邀迎二聖，平蕩兵戈之擾，保全疆場之封，坐視穆清。時躋仁壽，臣無任。時楊進初以軍降澤，澤奏於上，授進武功郎，閤門宣贊舍人，充雷守司統制。日麻進補降授宣教郎，充祕閣修撰，知廬州。胡舜陟特遷一官。先是濟南僧劉文舜聚黨萬餘，盤據合肥境內。舜陟至，卽退保舒州。之投子山，縱兵剽掠，朝廷患之。遣將趙俊討捕，俊大衎。舜陟曰：文舜旣敗，王師勢必熾，不若以誠招納。比其來，又可用。何至久勞兵也。乃遣介招之。文舜聽命。時丁進、李勝合兵爲盜，光、蘄、壽久被圍。舜陟命文舜及其將悉破之，得勝所取列聖御容以歸。張遇自濠州淹至梁縣，遣

近震蕩。舜陟命毀竹里橋。伏兵河西。遇果結柁渡河。伺其半濟而擊之。遇敗去。

此據沈長卿所撰記增入。以時攷之。皆建炎元年事。不得其月日。

附此 俟攷。朝廷以舜陟措置民兵防扼有勞。故有是命。

丙寅。光州觀察使提舉亳州明道宮邢煥充樞密院都承旨。朝奉郎周離亨充京城留守司參謀官。

離亨。

宣和六年八月除起居郎。七年正月貴

監烏鰲鎮稅務。未知今自何官除。當攷。

丁卯。復延康殿學士爲端明殿學士。述古殿直學士爲樞密院直學士。從舊制也。進士胡昭特補登仕

郎。何烈。王彥。詹至。並將仕郎。用從官部刺史薦也。先是詔舉草茅才德之士。得昭。烈。彥。至。朱敦儒等五人。

令中書省策試。敦儒。河南人。靖康中。嘗召至闕。命以初命官與學校差遣。辭不就。至是。淮西部使者薦其

有文武全才。乃再召之。敦儒卒不至。昭。潭州人。彥。江州人。至。撫州人也。烈已見元年正月丙午時烈所對策。用廷試體

稱臣。上以烈疏遠寒士。不知體式。命一體推恩。故有是命。朝散大夫知濮州楊粹中直祕閣。以金人圍

城。固守不下也。

己巳。張撝至滑州。身率將士與金迎敵。衆且十倍。諸將請少避其鋒。撝曰。避而偷生。何面目見宗元帥。屢戰數合。日暮。敵少卻。澤遣統領官王宣以五千騎往援。未至。撝再戰。死之後二日。至滑州。與金兵大戰於

北門士卒爭奮。敵出不意。退兵河上。宣曰。敵必夜濟。收兵不追。半濟而擊之。斬首數百。所傷甚衆。澤卽命宣權知滑州。且令載攜喪以歸。爲之服緦。厚加賻卹。仍請於上。贈攜拱衛大夫。明州觀察使。錄其家四人。金自是不復犯東京矣。

辛未。殿中侍御史張浚試侍御史。時浚方上疏論祕書省正字胡瑄。挾諂媚之姿。具姦回之性。沾沾可鄙。自託李綱。服童僕之役。而出入其寢室。朝夕交結。陰中善良。逮綱遭逐。營爲百計。密招羣小。鼓唱浮言。陳東之書。理實筆削。意欲使布衣草萊之士。挾天子進退大臣之權。一時闕然。幾致召亂。案瑄罪狀。天地不容。願褫奪官爵。投之荒裔。永爲臣子立黨不忠之戒。理是月己卯勒停。詔自今犯枉法自盜賊抵死者。籍其資。

時議者以爲賊吏之盛。所在填溢。願明詔有司。應緣賊得罪。及曾經案發。迹狀明白。並毋得與堂除。及親民自今有犯者。仍籍其資。卽監司守倅失案郡縣。及監司失案守倅。與失於互察者。並科違制之罪。不以去官原免。或謂當今使貪使過之時。恐難以概廢。竊謂貪賊之人。惟可用於軍旅。不可用臨民。況其天資好賄者。雖死不變。借令才力可以辦事。而結怨民心。爲害甚大。上酌其言。乃詔賊情俱重者。籍沒餘從之。祕書監李樸卒。樸。贛縣人。少力學。慷慨有大志。舉進士。國學禮部皆第一。爲虔州州學教授。坐元祐學術廢。靖康初。自外五遷。爲國子祭酒。以疾不能至。上卽位。除祕書監。趣召。會卒。年六十五。贈寶文閣待制。官其家二人。樸操履勁特。不以貧富貴賤死生易其守。自爲小官。天下高其名。蔡京將彊致之。俾其所厚。

道意許以禁從。樸力拒不見。京怒形於色。然終不害也。

壬申。中書舍人汪藻、滕康、衛膚敏並罷爲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用諫官李處遜疏也。處遜言。後省比試四方薦士。而何烈用廷試策體數處稱臣。陛下貸其草茅陋學。不加以罪。則可矣。而臣子戴上之分。詎宜如此。望將烈黜落。併正元考官鹵莽之罪。詔降烈爲下州文學。於是三舍人俱罷。處遜、淑孫也。

彭淑

城人參知政事若谷子仁宗時翰林學士。案史。處遜。宣和七年十月自朝奉郎京西北路提舉常平與郡未知今爲何官。其除諫官日。屢不載。以馬伸劾疏攷之。恐是與張浚同命。浚此月辛未自殿院遷侍御史。

或曰。膚敏等在後省數

論事。爲黃潛善所惡。故因事斥之。起居郎康執權兼權中書舍人。詔建州作過軍民。旣已受招。已前所犯。不論輕重。可並赦免。令尙書省降敕榜曉諭。用知福州充本路兵馬鈐轄江常奏也。

癸酉。尼楚赫陷蔡州。初。金人自唐州北歸。守臣直祕閣孝忠聞之。先遣其家往西平。依土豪翟冲以避寇。而自聚軍民守城。金圍之數日。城陷於東南隅。居人自東奔者皆達。其餘皆死。知汝陽縣丞郭贊朝服罵敵不肯降。敵執之。贊罵不絕口而死。金人遂焚掠城中而去。孝忠爲所執。金人見其貌陋而侏儒。不知爲守臣。乃令荷擔。孝忠乘間奔西陵。

甲戌。詔曰。自來以內侍官一員兼鈐轄教坊。朕方日極憂念。屏絕聲樂。近緣內侍官失於檢察。仍帶前項。可減罷更不差置。

〔中興聖政臣罔正等〕曰。聖人之憂樂以天下。不先天下而樂。後天下而憂也。建炎之初。方開中興之業。以天下之六。太上皇帝所深憂。而聖意篤於孝悌。其憂益遠矣。典樂之官。實已廢。其名尙存。心猶有所不忍也。而亟罷去。

之。其屏聲樂。豈非誠意也哉。

乙亥。言者論兵興以來。借補官資之弊。以爲所借皆給使伎術。下至屠沽之人。望委逐路憲帥司。依弓馬所格法。比試合格人。戶省部給進武義校尉兩等。文帖進武。日給百錢。進義七十錢。並籍定準備軍前使喚。不得充州縣監當等差遣。俟立邊功。或捕盜有勞。卽與補正。如兩試不中者。追毀元帖入官。許令自便。詔比試合格人發赴御營使司審試。餘從之。此事雖極細。不足辱。然軍興借補之弊。至今有之。亦足以爲公私之蠹。故摘取修入。朝奉大夫知棣州姜剛

之直祕閣。初。金人圍棣州。剛之固守不下。金人引去。至是遣使臣杜移忠以蠟書告於朝。故有是命。日麻不書

剛之除職。案紹興三年正月。剛之妻管氏乞贈官狀。云二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除直祕閣。故附此。

丙子。金人陷淮寧府。知府事起復中散大夫向子韶死之。先是子韶爲京東轉運副使。以父喪免。居於淮寧。會蔡州缺守。蔡人願得子韶三年。部使者上其事。而蔡已除新守矣。乃起復子韶知淮寧府。至是半歲。尼楚赫犯淮寧。子韶率諸弟守城。諭士民曰。汝等慕墳之國。去此何之。吾與汝當死守之。時郡有東兵四千人。第三將岳景綬欲棄城率軍民走行在。子韶不從。景綬引兵迎敵而死。敵晝夜攻城。子韶親擐甲冑。冒矢石。遣其弟子率赴東京。畱守宗澤乞援。兵未至。城陷。子韶率衆巷戰。力屈爲所執。金帥坐城上。欲降之。酌酒於前。左右按令屈膝。子韶直立不動。戟手罵。遂殺之。其弟新知唐州子襄等與闔門皆遇害。惟一

子鴻得存事聞再贈通議大夫官其家六人後諡忠毅子詔子諱兄也

〔案〕子詔死事甚偉而日麻乃無一字及之獨會要略載其卹典今以楊時所作子詔墓

誌修入趙姓之遺史云金人犯陳州知州向子襄固守第三將岳景綬以將兵迎戰不勝軍亂殺子襄其家屬或散或亡既而城陷〔案〕陳守乃子詔姓之誤記也姓之記子詔死事與時所作墓誌全不同疑傳聞不詳今從墓誌

金兵既去陳蔡

東京畱守宗澤檄知尉氏縣陳長寧權准寧府武經郎張某權蔡州蔡領十縣民牒浩繁張不能辦時

孝忠已罷去郡人詣部使者乞以孝忠權知州從之

此據趙姓之遺史案此時京西南路帥臣劉汲已死監司權提刑陳芾一人當致

丁丑詔諸路帥司以所部禁軍數聞自軍興諸路不奏兵籍故有是命國子祭酒黃哲爲起居舍人兼

權中書舍人

直祕閣提舉江州太平觀歐陽懋試衛尉卿懋修孫也

修廬陵人嘉祐參知政事

朝奉大夫向子諱知

襲慶府道梗不能赴

奉直大夫致仕王貺特補朝奉郎以將北使也初開封人劉廷者嘗從張懷素倡

左道於眞州懷素敗廷卽國門外亡去至是更名誨上書自薦願應募使金國召對以爲宣教郎

王明清揮塵第

三錄云誨願使金補京官直祕閣以行而日麻誨除職在明年七月丁酉明清恐誤

假戶部尙書充大金軍前通問使貺假拱衛大夫合州防禦使副之貺

本醫工初以進頌補從事郎積遷至是官靖康中例行追奪上旣遣貺命復舊官言者以爲不可乃有是

命誨貺至京師畱不進黃潛善等奏趣之上曰朕觀誨等稽遲如此益知王雲忠義乃命趣進

揮塵錄云思陵中興應天

誨上書出使。而汪伯彥中興日麻云上即位之二年。遣劉誨奉使金國。則非應天所遣也。遺史誨行在宇文虛中之後。案虛中以五月丙申受命。而王昫以二月丁丑補官。則誨行在先。蓋虛中以二月壬戌被召復官。但未行耳。遺史恐小誤。三年正月乙丑使還。

戊寅。責朝議大夫趙子崧爲單州團練副使。南雄州安置。初。子崧與御營統制辛道宗有隙。道宗得子崧靖康末檄文上之。詔監察御史鄭穀置獄京口。究治得情。上震怒。然不欲暴其罪。乃坐子崧前棄鎮江。責官安置。先是龍圖閣直學士知鎮江府錢伯言亦以失守待罪。前一日。詔以伯言當殘破之後。到官未久。大盜遽至。而伯言不出府界。保聚軍民。量貶二秩。穀尋遷右司諫。

此以日麻及揮塵錄餘話參修。子崧傳檄事已見元年四月壬戌明清所云。雖無他書可以參攷。然

以建炎三年初寅封事觀之。不爲無據。穀遷諫不見於日麻。諫院題名在今年春。附傳亦云。詢獄還。稱旨。遷司諫。今且附此俟攷。

己卯。詔祕書省正字胡珵交結權要。傳導風指。諷諭狂生。扇搖國是。可特追所有官。勒停送梧州編管。用張浚章疏也。浚疏已見是月辛未遷侍御時案日麻。浚此疏尙繫殿中御史蓋其未運時所上。或者黃潛善先遷浚而後行出也。今各附本日。

朝舉大夫新通判虔州劉正彥爲武

德大夫威州刺史知濠州。正彥初見元年六月庚午。初。御營都統制王淵爲熙河經略使。劉法部曲。法器之。方法之。死事

也。正彥自閣門祇候易文資。至是援舊恩從淵求官。淵薦諸朝。以正彥應詔使絕域。故有是命。未幾。除御營右軍副統制。淵自以所將精兵三千授之。

庚辰。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保大軍承宣使眞定府路馬步軍總管御營使司都統制王淵爲嚮德軍

節度使以平杭賊功也。

會要。淵建節在去年七月平杜用之後。日麻亦於八月庚申書楊惟忠。劉光世。王淵並除節度使。而此日又書之。且有制詞。案野記及熊克小麻皆云。淵平杭賊。還建節。今附此。更須詳攷。

禮部

請令曾得解及免解武舉人。就淮南轉運司附場類省試。從之。少府少監方承知建州。承蒞莆田人也。

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擴聚兵西山。既爲金所執。囚之眞定。

事見去年四月甲子。

會右副元帥宗傑自京師歸北。

義而赦之。欲授以官。擴辭不受。請給田以養其母。既而又言。耕田不卽得食。願爲酒肆以自活。宗傑許之。時武翼大夫趙邦傑聚忠義鄉兵。保慶源五馬山寨。擴因此雜結往來之人。復與山寨通耗。辛巳寒食節。擴僞隨大姓送喪。攜親屬十三人奔山寨。先是皇弟信王榛既亡去。更稱梁氏子。爲人摘茶。擴等陰迎以歸。遂奉榛總制諸山寨。兩河遺民。聞風嚮應。願受旗榜者甚衆。

壬午。殿前都虞候奉國軍節度使御營使司專一提舉一行事務都巡檢制置使劉光世以平張遇功。加檢校少保。詔募河南北淮南土人有民籍者爲振華軍。以六萬人爲額。卽不足。聽募兩河流移之衆。毋

得過三分。皆於左鬢刺某州振華四字。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源奉詔修羅城。是月始畢。城周

二十五里三百六步。高二丈二尺。廣二丈八尺。用工四十六萬有奇。初。羣盜冀德。韓清乘金人入犯。嘯

聚不逞。出沒於汝洛之間。有衆萬人。屯雷山寺及艾蒿坪。至是西京畱守司統制翟興以輕騎襲之。一擊

而潰。德爲輿所擒。清脫身遁去。獲財物甚衆。皆給麾下。婦女數百。悉縱還其家。金人既去。鄧州有巡檢

官陸某者。自羽山率其徒入城以守。隆德之陷也。攢司譚堯脫身南遁。鄉人之奔竄者。推堯爲首。開關渡

河屯灰堆山。竟聞敵去。引衆殺陸某。自據鄧州。以收復報朝廷。因授竟武功郎。知鄧州。洛索既陷同州。繫橋以爲歸路。西陷陝華隴秦諸州。秦鳳經略使李復生降。陝右大擾。鄜延經略使王庶檄召河南北豪傑共起義兵擊賊。遠近嚮應。旬日閒以公狀自達姓名者。孟迪、种潛、張勉、張漸、白保、李進、李彥仙等兵各以萬數。勝捷卒張宗自稱觀察使。亦起兵於南山下。彥仙時爲石壕尉。陝府既下。彥仙獨不去。民知彥仙在。稍稍至。彥仙因以軍法部勒之。於是月中破敵五十餘壁。

彥仙初見元年三月。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四

【建炎二年】三月

〔案〕是月
乙酉朔

丙戌。端明殿學士東京畱守宗澤爲資政殿學士。寶文閣直學士北京畱守

杜充爲樞密直學士。時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郭永嘗畫三策以遺充。一日見充問其目。充曰：吾未暇讀也。永面數之曰：人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以此而當大任，難矣。充大慚。一日，天雨，紙錢於營中，約寸許，人皆以爲不祥。明日，與金人戰於城下，敗績。充遂閉門不出。

此不得其時。因除職。附見。案充今年七月甲辰自降。充顯謨閣待制復密直移東京。未知何時降職。或緣此敗。

也。但無書
可攷耳。

先是執政以山東盜賊踵起，建炎初，敕榘東京。其詞有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

諒見正月

丁未澤恐豪傑解體，是日上疏言：臣聞人主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恭惟太祖皇帝肇造區夏，以今京師

爲天下中，故勑業垂統，欲傳之億萬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哲廟，弈世聖人，傳以相授，皆以京師爲本根之地，所以高拱穆清，坐視天民之阜，必於天下之中也。惟奠枕於京，則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矣。偶緣玩習太平之久，文武恬嬉，狃於驕淫矜誇，忘戰守之備，遂致金人橫肆，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僑寓沙漠。此忠臣義士所以夙夜涕泣，繼之以血。

自陛下卽位應天。四海萬民歡欣鼓舞。垂髻貽背。山農野叟。咸以手加額。仰面謝天曰。天下有眞主矣。萬世永賴。實天祥明德。爲無疆之休矣。四方帖然。若遠若近。並無盜賊。泊陛下偏聽姦邪。與敵爲地者之語。移蹕淮甸。諸處凶惡強盜。如蝟毛起。如蜂鬩聚。縱火殺掠。所在猖獗。罔有悛懼。以謂朝廷在遠。無所依歸。遽至是爾。臣於二月十八日。祇授降到黃榜詔敕云。遂假勤王之名。公爲聚寇之患。如是則勤王之人。皆解體矣。臣竊謂自金人圍閉京城。天下忠義之士。憤懣痛切。感厲爭奮。故自廣之東西。湖之南北。福建。江淮。梯山航海。越數千里。爭先勤王。但當時大臣無遠識見。無大謀略。低回曲折。憑信誕妄。不能撫而用之。遂致二聖北狩。諸骨肉皆爲劫持。牽聯道路。當時大臣不出一語。使勤王大兵前往救援。凡勤王人例遭斥逐。未嘗有所犒賞。未嘗有所幫助。饑餓流離。困厄道路。弱者填溝壑。強者盡爲盜賊。此非勤王人之罪。皆一時措置乖謬耳。比來姦邪之臣。方爾橫肆。敵兵自然得勢強梁。惡少無緣殄滅。竊念國家聖子神孫。繼繼相承。湛恩盛德。滲漉人心。淪浹骨髓。今河東。河西。自保山寨者。不知幾千萬人。諸處節義大夫。不顧其身。而自黥其面。爭先救駕者。不知幾萬數也。今陛下以勤王者爲盜賊。則保山寨與自黥面者。豈不失其心耶。此語一出。自今而後。恐不復肯爲勤王者矣。噫。得天下有道。在得其民。得其民有道。在得其心。陛下若駐蹕淮甸。俾顛顛之望。皇皇之情。未有所慰安。此人之心也。願陛下勿阻遏之。以失人心。臣仰詳詔語。豈陛下之意。皆詞臣失職不能敷釋之過。臣願陛下黜代言之臣。別降罪己之詔。訂還闕之期。以大慰元元激切之意。陛下還京。登樓肆赦。則天下之人。盡皆遷善遠罪。不犯於有司。豈復更有爲盜者。王室

再造大宋中興在此一舉。願陛下睿斷而力行之。若以臣言上拂陛下之意。誅之赦之。惟陛下命。不報。時有王策者。本遼舊將。善用兵。金以千餘騎付之。往來河上。澤密遣統制官王師正擒之。釋縛解衣。坐之堂上。爲言契丹本我宋兄弟之國。汝何不倡義協討。以刷社稷之恥。策感泣。誓以死報。澤時呼策與語。策具言敵中虛實。澤益喜。大舉之計遂決。熊克小厓云。有金人之舅王策者。拘囚在東京。與宗澤遺事不同。今不取。天章閣待制知東平府權邦彥升

寶文閣直學士。尙書工部侍郎楊時兼侍讀。

辛卯。金人陷中山府。時金人圍久。城中糧絕。人皆羸困。不能執兵。城陷。金見居人瘦瘠。歎而憐之。兵校千餘人皆不殺。中山自靖康末受圍。至是三年乃陷。

壬辰。詔諸路官吏並聽安撫使便宜節制。

甲午。詔經筵讀資治通鑑。遂以司馬光配饗哲宗廟庭。

光配饗當求降旨。日別書之。且附此。

時上初御經筵。侍講王賓講論語。

首篇。至孝弟爲仁之本。因以二聖母后爲言。上感動涕泣。左右侍臣莫不墮淚。

此據紹興十三年正月王魯所奏附見。

侍讀

周武仲進讀通鑑。上掩卷問曰。司馬光何故以紀綱爲禮。武仲敷述其義甚詳。因爲通鑑解義以進。每至安危治亂之機。必劬搜遠紹。極其規諫焉。侍讀朱勝非嘗言。陛下每稱司馬光。度聖意有恨不同時之歎。陛下亦知光之所以得名者乎。蓋神宗皇帝有以成就之也。熙寧間。王安石勸行新法。光每事以爲非。是

神宗獨優容。乃更遷擢。其居西洛也。歲時勞問不絕。書成。除資政殿學士。於是四方稱美。遂以司馬相公呼之。至元祐中。但舉行當時之言耳。若方其爭論新法之際。便行竄黜。謂之立異好勝。謂之沽譽買直。謂之非上所建立。謂之不能體國。謂之不遵稟處分。言章交攻。命令切責。亦不能成其美矣。上首肯久之。

丙申。言者論當今所宜置司討論者凡三事。一軍政。二財用。三官吏。望命諸大臣詳議而行之。詔軍政委樞密院都副承旨及編修官討論。申本院財用。委戶部討論。申提領措置官。官吏委左右司郎討論。申本省。宰執參定取旨。後不果行。承議郎知江州陳彥文復龍圖閣待制。以江淮制置使劉光世言其守城之功也。中奉大夫聶宇提點京西北路刑獄公事。朝奉郎許亢宗知壽春府。朝奉郎李光知江州。亢

宗樂平人。靖康初。爲起居舍人。

光已見元年六月甲子。

既而言者論二人皆附蔡攸。以擢要近。及吳敏爲相。引蔡黨爲

助。遂除亢宗右史。光南楊淵聖察其朋比。故因言章罷亢宗而逐光。天下皆知其爲蔡氏。如谷永之附王鳳也。乃詔亢宗。光並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

二人得祠在此月乙巳。

直祕閣向宗恕知真州。宗恕敏中曾孫也。

丁酉。初立大小使臣。呈試弓馬。出官格凡五等。自今武臣蔭補親屬。必於狀內稱某人。或習韜鈴。或便弓馬。委自本州先行閱試。然後保明。申奏補官。用議者請也。尙書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喻汝礪勒停。初。汝礪奉詔。剗刷四川歲羨。欲盡取常平所儲錢。徽猷閣直學士知成都府盧法源。轉運判官趙開。靳博文。提點刑獄公事邵伯溫。皆持不可。汝礪曰。常平錢者。朝廷五六十一年之儲蓄也。今朝廷多故。天子狩於淮。

旬而二三大夫持必不移。沮格詔旨。此謂之忠乎。乃作檄以諭之。其略曰。明皇狩蜀。宮室峻壯。德宗幸梁。儲峙豐備。安有六駢在行。淹薄風露。取諸外府。以餽軍食。而謂吾人忍有不令之詞乎。又曰。今人主威柄。移於帥臣之頑扈。朝廷號令。奪於監司之狂率。法源等怒。共奏汝礪搔擾生事。汝礪亦奏剗刷歲計。外得錢七百三十餘萬緡。又欲增川秤一銖。與法秤合。會宰相黃潛善以汝礪附李綱。不遷都之論。惡之。乃以汝礪干求差遣。營私自便爲言。而有此命。

在明年蓋停官後所作。非潛

善見詩而排之也。今不取。

觀篆撰汝礪年譜云。尼瑪哈以輕兵趣淮甸。金人入城。潛善先騎馬走。公賦黃花看欲落詩以譏之。黃見之大慙。有非公意。案汝礪文集此詩敘揚州失守事。時當

己亥。東京畱守宗澤復上疏乞車駕還京。時澤招撫河南羣盜聚城下。又募四方義士合百餘萬。澤遺事云。時京城內

外所屯兵凡一百八十萬人。恐未能實

及此數。今但云百餘萬人。更俟攷詳。

糧支半歲。澤聞兩河州縣金兵不過數萬。餘皆脅服。日夜望王師之來。即

召諸將約日渡河。諸將皆掩泣聽命。澤乃上疏。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一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危。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用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怨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向。逢迎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怨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畱心惻怛。爲陛下思承祖宗

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翹翹徯望天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敵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屠劫殘破之苦。但朝進一言。暮入一說。計較泛舟。冒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敵人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乃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思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農務是時。陛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靡有定止。臣不勝憤懣激切。再瀆天聽。狂妄干冒。甘俟鼎鑊。時上遣中使譚燦齎詔書茶藥撫諭。澤上表謝。又疏請上還京師。且言。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蓋天下之事。見幾而爲之。待時而措之。則事無不成。苟或失焉。必至汗漫委靡。而不振矣。方今輦轂之下。民俗安靖。宗廟社稷。儼然如故。以致收復伊洛。而金人過河。捍蔽滑臺。而敵騎屢敗。河東河北。山寨義民。數遣人至臣處。乞出給榜旗。引領舉踵。日望官兵之至。皆欲戮力協心。埽蕩強敵。以幾言之。則大宋中興之盛。於是乎先見矣。以時言之。則敵國敗歸之期。於是乎可必矣。惟在陛下見幾乘時。早還華闕。與忠臣義士。究圖事功。則一舉萬全。可以驅強敵而成中興也。或者以謂自揚至汴。時有小寇。慮屬車之來。途中不能無虞。臣謂造此言者。乃姦險之人。自爲身謀爾。殊不知寇賊所以作者。誠緣法駕久寓外郡。國勢未強。天下不能定於一。故時有竊發之事。乃若六龍來

復宅中圖大。則比屋歡呼。人各歸業。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豈復有盜賊耶。此事甚易明。此理甚易知。然而
姦邪之蔽於營私。往往不肯開陳。而力爲陛下詳說者。惟老臣而已。臣所以再三言之者。豈好辯哉。恭念
祖宗二百年舊都。不忍爲姦臣委去也。恭念陛下聰明齊聖之資。不忍爲姦臣蔽蒙也。念赤子之嗷嗷。不
忍爲姦臣坐視而不救也。念敵騎縱橫。不忍爲姦臣縱敵而不殺也。伏願陛下念茲在茲。斷自淵衷。速回
鑾輿。上以對祖宗之神靈。下以慰黎元之懷想。外以平強鄰之侮拂。則天下大定。指日可期。書曰。救天之
命。惟時惟幾。望陛下。望陛下。臣今遣僚史呼延次升及臣之子穎詣行闕。以聞。又疏曰。臣得范瓊
書。敍說所統軍兵。有海內招安使。臣水軍奉聖旨。令於儀真駐劄。教習水戰。控掇上流。於三月八日已到
真州。臣讀此語。而不知扈蹕之臣。誰爲陛下建此議也。且王者無外。其規模約束。當使守此四裔。昔楚人
城郢。史猶鄙之。況陛下奄有九有之時。可規規子子爲偏羈之事乎。茲豈儉人之欲虛張敵勢。以爲可防。
其意望遷延六龍進發之期爾。殊不知此聲一傳。則四方驚愕。必以爲中原不守。遂爲江寧控掇之計。如
是則何以綏定四方之聽乎。蓋天子爲君萬邦。而元后作民父母。陛下回鑾登樓肆赦。則普率之人。欣欣
而相告曰。天子宅中圖大。則萬邦罔不率俾矣。元后正位不承。則兆民駸駸於變時雍矣。夫如是。臣將見
強敵不足滅。而中興之功。與天地比崇。若使范瓊教習水戰。是聖心猶豫。尙緩還期。則中外播聞。愈自攝
怯。萬國何自而成寧乎。此臣所以拭目注望屬車之塵。不忘夙夜。伏願陛下明詔范瓊。卽日整促人馬。不
須更習水戰。祇備扈駕。歸御京闕。毋使羣黎百姓。齋咨涕泣。則豈惟老臣之幸。實天下萬世之幸。又表曰。

臣言屢奏囊封。疊干辰屨。聖主未頒於明命。愚臣敢避於嚴誅。謹據悃悞之誠。再瀆高明之聽。願從人欲。以格天庥。中竊以京師爲諸夏本根。元后作斯民父母。本根如已深固。則枝葉自爾扶疏。父母若未安寧。

則子孫無緣泰定。茲實簡編之成理。蓋非里巷之浮言。始陛下踐祚於應天。萬方皆欣其有主。近陛下駐蹕於淮甸。百姓因此而致疑。何前日之郡縣靖共。而近時之盜賊荒擾。由勤王者弗恤。與救駕者靡憐。贊主上遠父與兄。乃巡南服。助姦臣贖墻與子。欲棄中原。百爲祇肆於誕謾。一事罔由於誠實。迹狀如此。情意可知。伏望陛下斷自淵衷。早回法駕。據本根而致治。體父母以視民。俾民人自勉勉。以來王。皇天亦穰穰而降福。澤霈端門之敕。歡收寰宇之心。俗旣遠罪以歸農。敵以望風而遁迹。王室自茲再造。大宋由是。中興。黎民時雍。萬世永賴。果臣有飾非之語。則臣甘誤國之誅。狂妄奏陳。憤懣流涕。臣無任。

庚子。河南統制官翟進復入西京。先是金人所命陝西諸路選鋒都統貝勒洛索入犯。旣得秦州。隴右大震。熙河經略使張深厲軍民爲城守計。遣兵馬都監劉惟輔將三千人騎禦之。自千秋潰歸之餘。兵籍失八九。僅有惟輔一軍可用。金前軍逾鞏州。距熙纔百里。惟輔阻軍熟羊城。以千一百騎夜趨新店。金兵自入陝西。所過城邑輒下。未嘗有迎敵者。故恃勝不虞。黎明軍進。短兵相接。殺傷大半。會惟輔舞稍刺其先鋒將貝勒哈藩。

明庭傑吳玠功績記云。惟輔刺其帥黑風大王張鈞。續中興忠義錄作黑殺大王。二書不同。張匯節要云。建炎元年。尼瑪哈以萬戶洛索爲陝西都統。又以萬戶薩里干貝勒哈藩副之。卽此人也。案哈藩名今改正。姑存原註。

隨

馬死。敵爲奪氣。惟輔涇州人也。深聞洛索退。更檄隴右都護張嚴往追之。時上命御營左翼軍統制韓世

忠爲京西等路捉殺盜賊將。所部及閣門宣贊舍人張遇軍萬人赴西京。左副元帥宗維聞張嚴東出。自河南西入關。遷西京之民於河北。盡焚西京而去。由是進得以其衆自山寨復入西京。東京留守宗澤言於朝。卽以進爲閣門宣贊舍人。知河南府。充京西北路安撫制置使。

趙牲之遺史。翟進與權京西北路制置使苗傅。遇金人於福昌及三鄉間。苦戰終日。金人敗北。

興進取龍門路。收復洛城。金人擁鐵騎數千相拒於龍門石道中。興進麾將士力戰破之。金人退保洛城。官軍乘勝轉戰。奪長夏門以入。興金人巷戰。遂復洛城。時金人益出精兵自河陽南城至日馬坡。營壘相望。距洛不遠十數里。復欲窺視。進遣麾下斷河橋。自是金人稍退去。案進入河南。因尼瑪哈之去乘虛取之。所謂轉戰之兵。恐是金人所留小將耳。今附著此。更須參攷。

宗維。完顏宗弼屯河間府。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屯河南白馬寺。以待世宗之至。且與進相持。旣而張深以功升端明殿學士。

癸卯。東京東路轉運副使權知青州柴天。因兼權本路制置使。初。葛進之掠濱。棣二州也。其衆皆面刺字曰。不負趙王。以示忠赤。進自稱統制濱州軍。有朝散大夫劉洪道者。益都人。中進士第。靖康中。自吏部員外郎除主管成都等路茶馬。未行。爲金所執。進攻潞縣之金寨。得之時。洪道方持喪。進假洪道起復朝議大夫。直顯謨閣。爲統制司計議官。權知青州。言於朝。乃改天因權制置使。而以洪道知青州。主管本路安撫司公事。

趙牲之遺史。洪道嘗監六部架閣庫。爲金人所執。進得之。言於東京。畱守杜充。以洪道知青州。案史。洪道久歷清顯。此除乃出於朝命。又杜充亦未在東京。皆本誤也。今修潤令不抵牾。洪道三年正月始至青州。

河東制置

使趙宗印自襄陽移屯郢州。守臣席益請之也。

丙午。尙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何處爲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中書侍郎陳過庭爲資政殿

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同知樞密院事聶昌為資政殿學士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稟已沒於金而朝廷未知昌亦為絳人所殺久矣。過庭四年六月昌紹興元年四月癸亥。慶元年四月己巳贈官。

丁未兩浙東路馬步軍副總管楊應誠假刑部尚書充大金高麗國信使應誠景宗曾孫

景宗韓縣人章會皇后弟仕至建寧

後。宣和間嘗為部使者至是為安撫使翟汝文所抑不能堪乃應詔使絕域謂嘗隨其父任邊吏熟知敵情若自高麗至女真其路甚徑請身使三韓結雞林以圖迎二聖汝文奏應誠欺罔君父自為身謀若

高麗辭以大國假道以至燕雲而金人卻請問津以窺吳越將何詞以對決辱命取侮遠夷臣已檄明州若應誠至毋濟其行不報應誠聞之遂與副使韓衍書狀官孟健自杭州登海舶以往健海州人時為太學博士 監察御史張守守殿中侍御史

辛亥捧日天武四廂都指揮使定武軍承宣使御營使司都統制范瓊權同主侍衛步軍司公事瓊自京西還朝廷令屯真州棚造戰舶故有是命 詔前降蔡京父子及王黼恩澤授官本宗有服親不許注授

親民差遣指揮勿行。前旨未見

初金國知樞密院劉彥宗建議試河北舉人於燕山傳檄諸州搜索又獨其

科役以誘之命官即竹林寺校試北人以詞賦南人以經義詞賦及策論是日始揭榜得士甚衆彥宗云

第一番進士寬取誘之

此據趙子砥燕雲錄張匯節要云靖康元年冬劉彥宗勸幹剛布試真定儒士七十三人授以偽命與此不同(案)子砥此時在燕又其所記頗詳當不妄子砥又云二月十七日引試北人二十八日引試南人

三月二十七日開陝北人四百人取六分。南人六千七百人取五百七十人。並皆推恩。恐南人就試者無緣。有如許人。必子紙所記有誤。今不盡取。

是月石壕尉李彥仙復陝州。初彥仙既聚兵。會金人用陝降者守陝。使招集散亡。彥仙陰納士數百。至是乘虛趣陝南郭。夜潛師自河薄東北。因所納士以入。金兵敗。棄陝去。吏行文書請州印章。彥仙曰。吾以尉守此。第用吾印。吾敢佩太守印章耶。事聞。即以彥仙知陝州。兼安撫司事。彥仙以信義治陝。不營毫髮之私。與其下同甘苦。由是人多歸之。邵興在神稷山。聞彥仙得陝州。乃以其衆來歸。願受節制。彥仙辟興統領河北忠義軍馬屯三門。

邵興初見元年五月
三門鎮屬平陸縣

信王棣既倡義起兵。即遣使聞於朝。猶慮其不達。乃與

武翼大夫趙邦傑。畱居五馬山。而遣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馬廣赴行在。棣奏略曰。自金人劫遷二聖。舉族三千餘口。悉驅而北。臣至慶源府。謀竄得免。今在五馬山。臣竊見邦傑與廣累與金戰。皆獲小捷。其忠義之心。堅若金石。臣自陷金營。頗知其虛實。敵今稍惰。皆懷歸心。且屢敗於西夏。而契丹亦出攻之。今河北河東。十陷七八。惟山西一帶諸寨鄉兵。約十餘萬。力與敵抗。但晝夜暴露。民事失時。率皆困窘。兼闕戎器。臣多方存恤。借補官資。使忠義之徒。竭節不變。惟望朝廷早遣兵來援。不然。久之恐反爲敵用。則河南難保。宜乘此時。速取所失州縣。以副民望。臣願陛下念祖宗勦業之艱。二聖播遷之艱。於布衣小官中。選其先公後私。爲國家效死之人。付以事權。即下明詔。委臣總大軍。與諸寨鄉兵。約日齊舉。決見成功。仍給空名誥敕二萬道。及河東河北兵馬元帥印。付臣佩之。臣粉骨碎首。所不敢憚。況於陛下。以禮言則君臣。

以義言則兄弟其憂國念親之心恭想無異興言及此不覺流涕先以其疏附東京爾守宗澤以聞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五

【建炎二年】夏四月甲寅朔。磁州統制官趙世隆以所部詣宗澤降。世隆本磁州書佐。澤在磁。以爲中軍將。澤既去。磁以州事付兵馬鈐轄李侃。金人圍磁州急。州有禁兵。有民兵。民兵甚衆。禁兵恐其勢盛。將校郭進乃作亂。世隆與進謀。遂殺侃。以通判趙子節權州事。

耿延禧建炎中興記云。宗澤起兵。盡取磁之府庫金銀以行。磁倖趙上書訟之。乞元帥王旨追取數萬緡金銀赴本州。

爲守禦之具。上命割付澤。澤不從。至南京。亦不聞澤以軍實輸。

官案澤去郡既以李侃權州。則子節所云恐未必信。今不取。

至是世隆與其弟世興將三千人歸澤。將士頗疑之。澤

曰。世隆吾一校耳。必無他有所訴也。乙卯。世隆入拜。澤面詰之。世隆辭服。澤笑曰。河北陷沒。而吾宋法令上下之分。亦陷沒耶。命引出斬之。時衆兵露刃於庭。世興佩刀侍側。左右皆懼。澤徐語世興曰。汝兄犯法當誅。汝能奮志立功。足以雪恥。世興感泣。會滑州報敵騎屯城下。澤謂世興曰。試爲我取滑州。世興忻然受命。

丙辰。詔文臣從官至牧守。武臣管軍至遙郡。各薦所知二人。置爲二籍。一置禁中。一付三省樞密院。遇監司帥守將官鈐轄有關於所舉人內擢用之。犯賊連坐。卽罪廢。及法不當得之人。皆毋得舉。用議者請也。

此未知卽周武仲所請否。當攷。

武仲建請已附今年二月辛酉。

戊午趙世興至滑州掩敵不備急攻之斬首數百得州以歸宗澤復厚賜之時有降寇趙海者屯板橋輒
塹路以阻行者管軍閻勅芻者八人過其壘海怒而櫛之覘事者以告澤召之海以甲士五百自衛而入
澤方對客海具伏卽械之繫獄客曰彼甲士甚衆姑徐圖之澤笑謂其次將曰領衆還營明日誅海於市
聞者股慄統制官楊進屯城南王善者有衆二千餘皆山東游手之人先進來降屯城北二人氣不相下
一日各率所部千餘相拒於天津橋都人頗恐澤以片紙諭之曰爲國之心固如是耶當戰陣立功時勝
負自見二人相視慙沮而退

己未詔除京畿東西河東北陝西路許置巡社外餘路依先降指揮並罷時言者以爲巡社之設利於西
北而不利於東南蓋西北俗尙彊悍今遭敵兵侵掠人思用命皆有鬪志今春濱州以八萬餘人力拒金
人殺獲頗衆因此稍長國威則河北之效已可見矣如東南擱置人多不願州郡彊使入社亦非樂從逼
於官司驅牽勢莫能免今日駐蹕淮甸恃東南以安民心未宜騷動欲望將先降存甯指揮更不施行及
於武臣提刑銜內除去所帶四字故有是命先是杭溫二州言已就緒詔許存甯至是亦罷

熊克小麻己未
詔陝西河北巡

社依舊餘路並罷而不言京畿東西誤也克又云時杭溫二州已就緒請存甯亦不聽(案)日麻稱杭溫二州願存甯指揮更不施
行則前此蓋許之今又令罷非此時始請也又(案)罷諸路巡社乃是去冬指揮今但不許陳乞存甯克失於詳攷故所書差誤

是

日宗澤復上表請上還京表曰臣某言易謂省方書言輯瑞是天子或時巡於下土邦人可瞻仰於至尊
然古今之事勢有殊宜觀會通而制治況上下之人情至切思聞詔命以回鑾故老臣再瀝於血誠願聖

主早形於睿斷。意狂罪大。語出涕零。謝臣伏聞先有格言。事必師古。藝祖應天而受成命。太宗繼志以集。

大勳。列聖所以繼繼承承。諸福所以穰穰簡簡。皆在京師本根之地。以爲寰宇朝覲之天。端拱而坐九重。穆清而朝萬國。陛下纂承寶緒。紹述丕圖。當奄九有而有爲。體三無而無外。柰有姦臣之臆說。與憑敵國之誕辭。忘周宣之中興。循晉惠之往轍。天下之勤王者使去。義夫之救駕者弗知。兩河保山寨之忠民。四方作草竊之賊子。皆緣陛下久駐蹕於淮甸。咸思慕於翠華。懷抑鬱而籲天。罔聞致猖狂而遷善。無路果還法駕。大肆鴻恩。人當澡雪以歸農。敵亦遁逃而屏迹。遙追一統之大。丕昭萬世之休。茲甚易知而易行。勿謂難測而難識。但去阿諛柔佞之語。而宏剛健中正之風。必天日之照臨。應祖宗之保佑。一人有慶。庶續其疑。臣無任。時契丹九州人日有歸中國者。聞有捕獲金衆。澤遷契丹。漢兒引近坐側。推誠與語。諭以期奮忠義。共滅金人。以刷君父之恥。卽給資糧遣之。且賜以公憑。俟官軍渡河。以爲信驗。人令持數百本去。又爲榜文散示陷沒州縣。及爲公據付中國。被掠在北之人。因驛疏以聞。宗忠簡公文集給契丹漢兒并掠人公據疏。臣契勘金人一族。本大遼之臣。曩緣羣臣姦謀。苟以目前之利。相結壞亂。耶律天祚使金人假大遼之衆。侵犯中國。竊緣契丹漢兒。自與我宋盟約。幾百年實齒唇之邦。兄弟之國。偶被金人殺掠。忿怨不已。止緣一時之勢。末由報冤。今若復盟會。但得回戈。共力破敵。一舉便可滅亡。臣已措置離印文榜公據。令生獲漢兒齎往傳報。自相激發。設契丹漢兒未知所措。金人知之。必相疑貳。卽契丹漢兒互相併力。自分敵勢。所有本朝被掠良民。臣亦依此措置曉諭外。今檄連榜文公據共三本。在前者。澤遂結連諸路義兵。燕趙豪傑。嘗謂人曰。事可舉矣。必俟回鑾。當以身先之。故請上歸尤力。詔御前軍器所見織戰袍工匠發還。

綾錦院依限織進。初命監織錦院姜煥擇良工就御前軍器所專織戰袍。欲以賜有功將士。中書侍郎張愨等言於上曰。前日中人因事輒置局。紊亂紀綱。不可不深鑒。今若以織文責綾錦院。而使少府監督其程限。則事歸有司。於體爲正。上曰。甚善。故有是命。

（中興聖政臣留正等）曰。臣聞明主之察治亂也。審而守法度也。堅寧逆意。拂心。弗便於事。而常戒懼於細微。蘖芽之閒。不可忽也。夫取工於

綾錦院。而織袍於軍器所。又以賞功。由常人觀之。誠若無甚害。然太上皇帝豐然改令。不俟終日。何哉。官失其守。而事奪於貴臣。司廢其舊。而利出於一切。則亂由之。而作有不難矣。嗚呼。治亂之機。如此其微也。非明主其孰察之。

庚申。上諭大臣曰。故事。端午罷講筵。至中秋開。朕以寡味。遇茲艱難。知學先王之道。爲有益。方孜孜講史。若經筵暫輟。則有疑無質。徒費日力。朕欲勿罷。可乎。大臣皆稱善。乃詔勿罷。時上在宮中。內侍有言講讀官某人。敷陳甚善。陛下亦必謂然。臣今擬獎諭詔書以進。上曰。此當出自朕意。若降詔書。自有學士。爾等小臣。豈宜不安分如此。是後不許妄言。乃退。

案是時周武仲、朱勝非、王賓、楊時在經筵。皆名臣。而武仲久已在告。未知所指何人。

甲子。詔三省樞密人吏。該覃恩遷官。而礙於法者。並令回授。有服親。初。上登極。覃恩。自朝請大夫已上。皆轉行。至是。省吏當遷。而吏部尚書周武仲言。未敢擬轉。執政進呈。上曰。吏雖該恩。豈宜與士大夫等。乃有是命。

乙丑。上諭輔臣曰。朕每退朝。押班以下奏事。亦正衣冠再坐而聽。未嘗與之款昵。又性不喜與婦人久處。多坐殿旁小閣。筆硯外不設長物。靜思軍國大事。或閱章疏。宮人有來奏事者。亦出閣子外處分畢。而後

入。每日如是。上恭已勤政如此。

(中興聖政臣曹正等)曰：閣寺之禍著矣。佞柔側媚。以狗馬聲色惑其君。禍之小者也。剽略奪傳誦說古今。以才藝自售。則其爲禍豈易測哉。建炎之初。天子勵精求治。而宦者投隙肆言。猶

敢如此。亦可謂姦人之雄矣。非聖武英斷。絕其萌芽。則基亂貽禍。將何所不至。嗚呼。方其伺顏色。售方藝。能赫然拒絕之。固已難矣。又暴其情狀。書告大臣。豈不甚難哉。至於清心寡欲。屏遠聲色。皆中興之本。臣是以論著之。特詳焉。

丙寅。京西北路制置使翟進襲金人於河南。敗績。時御營左翼軍統制官韓世忠至西京。會進及大名府路都總管司統領官孟世寧。京城都巡檢使丁進與金戰。進夜襲左監軍完顏希尹營。金兵先知。反爲所敗。進又導世忠與金戰於文家寺。會丁進失期。而統領官閻門宣贊舍人陳思恭以後軍先退。王師敗。金乘勝追擊。至永安後澗。世忠被矢如棘。其將張遇以所部救之。乃力戰得免。思恭。世儒孫也。世儒。南昌人。故相執中子。

忠還東京。詰先退者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於是世忠與丁進不和。軍士相擊無虛日。世忠慮有變。遂收餘兵數千人南歸。希尹復入西京。宗澤奏以保寧軍承宣使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爲保護陵寢使。時隴右都護張嚴追洛索及鳳翔境上。嚴銳意擊賊。而熙河兵馬都監劉惟輔不欲聽嚴節制。乃自別道由吳山出寶雞。獵敵游騎。嚴擁大兵及敵於五里坡。洛索知之。伏兵坡下。嚴與涇原統制官曲端期而不至。徑前遇伏。戰不利。嚴死之。惟輔自右鼻寨遁歸。先是端治兵涇原。招流民潰卒。所過人供糴。道不拾遺。至是端屯軍麻務鎮。聞嚴死。敵遊騎犯涇原。遣第十二副將秉義郎吳玠據清溪嶺。逆拒之。將戰。其牙兵三百餘人皆潰。玠率餘兵奮擊大破之。金兵乃去。端鎮戎人知書善屬文。且長於兵略。玠隴干人。初以

良家子從征西夏。方臘戰屢有功。左副元帥宗維聞嚴死。自平陸渡河歸雲中。左監軍完顏希尹。右都監耶律伊都。聞宗維渡河。亦棄西京去。爾萬戶察罕瑪勒戍河陽。言者論近日帥守之棄城者。習以成風。如鄧雍之於荆南。何志同之於潁昌。趙子崧之於鎮江。皆擁兵先遁。今則安居薄書。而未正其罪。如康允之之於壽春。陳彥文之於九江。以數千之疲旅。捍十萬之彊寇。而允之止遷一職。彥文才復舊官。議者惑焉。願詔有司。嚴立期限。使條具靖康以來。凡棄城逃遁者某人。保城力守者某人。書其功罪。著其賞罰。庶幾守土之臣。有以懲勸。詔諸路監司限半月條具以聞。

丁卯。詔諸州刺配罪人。斷遣訖。權送本處重役營分收管。俟道路通快日遣行。

日麻無此。今以紹興四年正月五日吉州申審狀修入。

集英殿修撰知杭州侍其傳。移知宣州。顯謨閣直學士知宣州魏憲。試尙書吏部侍郎。憲。吳江人。宣和間嘗爲是職。至是復用之。

憲之除。日麻不載。吏部題名在今年四月。案憲靖康元年二月除知宣州。侍其傳之除。當是代憲。故併繫此日。

是日。金人犯洛州。初。皇叔洛州防

禦使士瑀。既引兵入城。金圍之甚密。栽鹿角。治濠塹。欲以持久。困之。軍民終不降。至是。金侵京西。陝右。河朔。內虛。守者稍怠。衆以糧盡不可守。乃擁士瑀出城。自白家灘往大名府。金人遂入城。自二帝北狩。兩河州郡外無應援。內絕糧儲。悉爲金所取。惟中山。慶源。保。莫。祈。洛。冀。磁。相。絳。久而陷之。

士瑀洛州事。迹日麻全不載。獨附傳有之。而無月日。

趙姓之遺史。洛州之陷。在二月庚戌。案士瑀以去年七月六日甲午入洛州。而附傳云。凡二百七十四日。大小五十七戰。以日計之。當是四月十四日丁卯。故附於此。紹興六年四月癸丑。韓璜奏。叔奉直大夫。廖通判洛州。代王麟。權州死事。得旨贈一官。與一子恩澤。未知璜

之死的在何時今附注於此或可
移附去年七月甲午士瑀入城時

戊辰尙書工部侍郎兼侍講楊時以老疾求去章四上既而除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

時之罷日
麻不書下

部題名二年八月除知台州案時文集乞出第

河北招撫司都統制王彥與金人戰於太行山敗之

四劄子注云四月十五日上故且附此俟攷

己巳詔郡縣天申節錫宴以二聖未還勿用樂

是日東京畱守宗澤復抗疏請上還京且言臣竊見漢

光武用寇恂爲潁川太守因從車駕擊隗囂潁川盜賊羣起帝顧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獨卿
能平之恂對曰潁川惡少輕剽奚能爲哉但聞陛下有事隴蜀故乘間竊發耳若乘兵南向賊必惶怖歸
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卽日命駕南征盜賊悉降遂建東漢中興之業臣竊見近日有招安到丁進者數十
萬衆願爲陛下守護京城又李成願扈從還闕卽渡河剿絕強敵又沒角牛楊進等領衆百萬亦願率衆
渡河迎取二聖茲三項人馬非潁川比也口皆披瀝肝膽同寅協恭共濟國事臣聞得道者多助多助之
至天下順之果陛下千乘萬騎來歸九重遙追我太祖太宗弈世聖人二百年大一統某業則天下必心
悅而誠服庶績其凝萬國咸寧矣尙何盜賊之足慮乎臣敢瀝悃誠再冒天聽伏望裁赦澤以他日迎奉
二聖還京先修龍德宮以備道君皇帝臨御以淵聖皇帝未有宮室奏修寶籙宮爲之不報

澤奏寶籙宮在
此月丁丑今併

之書

壬申寶應潰兵孫琦等焚隨州。

甲戌徽猷閣待制知濠州連南夫請令諸路州縣於近城十里內開鑿陂湖以備灌溉使春夏秋三時嘗有水澤則良民有豐年之望敵騎有還澤之苦方冬水涸即令耕犂磽确則敵騎又有歷塊之患其自來不係種稻地分即乞令依倣雄州開鑿塘灤亦有菱茨蓮藕魚蝦之利可以及民仍免一年租賦以爲人工之費詔諸州相度後不行初鴻臚寺丞趙子砥從軍至燕山久之欲遁歸乃結歸朝官忠翊郎朱寶國承信郎王孝安至中京得上皇宸翰是日子砥發燕山八月庚申至揚州

辛巳有羣盜號九朵花焚陽縣。

癸未孫琦拔唐州。

是月祕書省正字富直柔爲校書郎。

此據本
省題名

皇弟檢校太傅慶陽昭化軍節度使信王榛爲河外兵馬

都元帥初馬擴自五馬山以麾下五百人渡河至東京見宗澤至是始赴行在從者不滿百人擴既見出榛奏事黃潛善等皆疑非真天子諭其字卽有是命制詞略曰覽封章之近奏知行役之獨醜慨然壯懷副朕本旨宜就顯於節制俾盡總於營屯以迎二聖之還以慰兩河之望於是擴自武功大夫和州防禦使特遷拱衛大夫利州觀察使樞密副都承旨元帥府馬步軍都總管擴將行上奏略曰臣疏遠小人陛下斷以不疑付以闔外之事願鑒前世之成敗明當世之嫌疑俾臣得效愚忠畢意攻取今王師大舉機

會神速。軍期文字不可少緩。若依常制下都堂等處。然後以達天聽。則事涉疑似。或欲規避者。定遂巡藏匿。不以進呈。望令專置一司。不限晝夜。晝時通進。又言自唐以來。用中貴人監軍。專權掣肘。每致敗事。伏望聖斷。罷差中貴監軍。及選給器械。凡四事。上皆從之。又許擴過河。得便宜從事。時潛善與汪伯彥終以爲疑。乃以烏合之兵付擴。且密授朝旨。使譏察之。擴行。復令聽諸路帥臣節制。擴知事變。遂以其軍屯於大名。

熊克小廡載信王除河北元帥在八月(案)紹興元年五月。馬擴擢官。方俟虞家乞恩澤。狀云。建炎二年七月。河北節制應援軍。馬擴申奏。起復從軍。前去至當年八月。到大名府館陶縣。駐劄。詳此。則信王除帥當在七月矣。而紹興五年七月五日。臣僚上言。吏部取會到馬擴公文。稱建炎二年四月內。恭稟聖訓。渡河討賊。責任成功。許便宜從事。至大名府館陶縣。方準朝旨。不得渡河。據此。則信王之除蓋在四月也。今移附此。俟攷。

五月甲申朔。宗澤再上表乞還京。且言。臣聞孟子曰。雖有鎡基。不如待時。故君子必先時而起。不後時而縮。當其可而已。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故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不曰如之何而已。恭惟我國家。曩緣金人侵犯郊畿。殘破州縣。恣爲誕妄。百端邀求。今天意悔禍。人心助順。乘時興幾。實陛下中興之會也。古聖人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蓋以時哉不可失。而知幾若神故也。臣觀京師。城壁已增。故矣。樓櫓已修飾矣。龍濠已開濬矣。器械已足備矣。寨柵已羅列矣。戰陣已閱習矣。人氣已勇銳矣。汴河、蔡河、五丈河皆通流。泛應綱運。陝西、京東、滑臺、京洛敵兵皆已掩殺潰遁矣。天下萬邦。與幾甸生靈。夙夕祈天而請者。鄉南懇禱而願者。但望陛下千乘萬騎。號令風伯雨師。清塵灑道。翠華回輦。歸御九重。爲四海九州作主耳。且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茲其時也。茲其幾也。臣願陛下毋聽姦邪之言。而忽其時。忘其幾。天下幸甚。

甚苟怠兩河山塞之心。與沮萬民敵愾之氣。則天下危矣。願陛下毋循東晉既覆之轍。臣老矣。不勝至誠惻怛懇切之至。願陛下哀憐之。奏未至。會尙書右丞許景衡建請渡江。宰相黃潛善持不可。朝廷旣得信。王榛奏。或言榛有渡河入京城之謀。乙酉。下詔還京。略曰。朕卽位之初。躊躇近服。會李綱上江左之章。繼執南陽之議。鳩工葺事。寢失時幾。旋爲淮甸之行。就引寇攘之患。守中原而弗遠。見朕意之所存。昨稽時措之宜。默辨言還之計。設施有序。播告未先。或者不知。尙乃有請。可無委積。以謹備虞。宜令發運司盡起淮浙入京物料及軍需輜重等物。以次發遣赴京師。朕將還闕。恭謁宗廟。仍令三省樞密院御營使司條具合行事件。應臣寮將士自應天府扈從至揚州者。並進官一等。遂罷景衡爲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景衡之執政也。凡有大政事。必請開極論。楊前黃潛善汪伯彥惡其異己。每排抑之。至是因下詔還京。而有是命。盜孫琦破宿州縣。

丙戌。詔後舉科場。講元祐詩賦經術兼收之制。中書省請習詩賦舉人不兼經義。經義人止習一經。解試省試。並計數各取。通定高下。禮部侍郎王絢請前降舉人兼習律義。孫子義等指揮勿行。從之。自紹聖後。舉人不習詞賦者近四十年。絢在後省。嘗爲上言。經義當用古注。不專取王氏說。上以爲然。至是申明行下。詔人戶養馬。官司毋得拘籍差雇。俟其漸盛。以優直市之。祕書省正字馮檝獻書於黃潛善曰。伏觀昨晚出黃榜。降詔欲擇日還闕。東來從衛官吏士無不欣喜。西北尤以近鄉。倍極踴躍。以檝計之。闕未可還。萬一駕到東京。而金人秋後再來。不知吾兵何以當之。吾兵或不可當。而復爲避地計。今蔡汴兩河。

已漸湮塞。其或被其斷絕水道。雖避地亦不能。此不得不慮也。假如今日駐蹕維揚。亦未爲得策。倘主上堅欲以馬上治之。不許遷徙。但當畱兵將及宰執中諳練邊事運籌帷幄之人。從駕居此。專務講武。以爲戰守之備。其餘宗廟百官。盡令過江。於建康置司。至於財用百物。除畱贍軍費用外。亦盡藏之建康府庫。庶幾緩急遇敵。可戰則戰。可守則守。度不可戰守而欲動。則動亦易行。而無牽制之累。機遂寧人也。

戊子。翰林學士朱勝非守尙書右丞。始上欲擢吏部尙書周武仲爲執政。及是武仲以病在告。上諭知閣門事韓恕曰。武仲若出。可先期以聞。而武仲不能朝矣。詔東南諸路贍學錢。且令發運司拘收充糴本一年。祕閣修撰知揚州呂源添差江淮等路制置發運副使。中大夫黃願直龍圖閣。知揚州。願。漳州人。靖康中。嘗爲司農少卿。罷去。至是黃潛善薦用之。

願之除。日厯不載。今因呂源改命遂書之。蓋願實代源。此時維揚不容一日闕守也。願事迹不見於史。詔旨宣和四年四月己酉。願以福建運

判蔡乞回潭產業。自云貫漳州。後爲戶部倉部郎官。大府司農少卿。靖康元年八月罷。未知此時爲何官。今所書官職。用紹興元年十月癸未。刑部檢舉復官狀。參攷修入。熊克小厯。源除發副在甲午。今從日厯。

己丑。詔自今應驛馬遞卒者並權住。

此以紹興三年七月丁卯。湖南安撫司奏狀修入。

是日。宗澤再奏乞埽灑龍德。而改建寶籙宮。

使天下知陛下孝於父而悌於兄。乞自御前處分。不報。又上疏言。臣聞孟子言。術不可不慎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臣因斯語。始知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若以道概之。了然區分。始辨黑白。夫忠義之人。動容周旋。無非忠義。而不忠義之事。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愛戴保護。不啻兩

人。惟恐其傷之也。彼不忠不義之人。動容周旋。亦無非不忠不義。而忠義之道。無自入焉。故其於上下。毀裂擯棄。不啻矢人。惟恐其不傷之也。恭惟我國家。彙緣強敵肆橫。殘破州縣。圍閉京城。劫掠邀求。靡有紀極。以至強迎二聖后妃親王。與諸天眷。蒙塵北去。凡忠義之士。莫不痛心疾首。泣血奮勵。佐佑陛下。張皇六師。震謬神武。總領貔貅之士。掃蕩沙漠。奉二聖來歸京師。俾中原生靈。還定安集。罔或流散。愛戴其上。保護其下。夙夜念念。如函人焉。惟恐其或傷之也。其不忠不義者。但知持祿保寵。動爲身謀。謂我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不足惜。謂我京師宗廟朝廷府藏。不足戀。謂二聖后妃親王天眷。不足救。謂諸帝后諸山陵園寢。不足護。謂周室中興。不足紹。謂晉惠覆轍。不足羞。謂巡狩之名。爲可效。謂偏地之伯。爲可述。儲金幣以爲敵資。椿器械以爲敵用。禁守禦之招募。慮勇敢之挫敵也。培保甲以助軍。慮流移之安業也。欺罔天聽。凌蔑下民。凡誤國之事。無不爲之。猶矢人焉。惟恐其或不傷之也。臣願陛下驗已試之迹。以道槩之。則人心所存之邪正。與所作之是非。自然區分。無足疑也。臣衰老孱懦。誤蒙陛下識擢。俾畱守京城。兼開封尹。臣砥礪瀝竭。知無不爲。惟恐失措。有誤國家大計。然臣每所申奏。若非陛下察臣斷斷孤忠。憐臣悄悄見愠。體天地之大德。護覆廓日月之大明。照臨臣與血屬。當膏砧斧。壘粉萬狀矣。尙安能爲陛下保釐尹正。使京城市井里巷。安居樂業。熙熙皞皞。如我祖宗太平之時。臣之至此。豈止謗書盈篋而已耶。臣願陛下六龍萬乘。早歸大內。下慰四海生靈。瀝血懇切之望。臣之言此。實出惻誠。痛切憤悶。以不避姦邪。詆誣。不避冒犯。誅戮。臣願陛下降臣此言。榜之朝堂。俾應在朝臣僚。實封章疏。指摘臣言。如臣言稍涉。

任妄。乞正典刑。明臣罪惡。如臣言果符忠義。乞降詔敕。明告回鑾之期。庶安天下之聽。此事甚大。恭俟睿慈洞察。勿貳勿疑。取進止。又疏曰。臣犬馬之年。已七十矣。陛下不知臣衰老無用。付之東京。臣自去年七月到任。夙夜究心。營繕樓櫓城壁。埽除宮禁。闕廷分布柵寨。訓練士卒。教習車陣。比及終冬。諸事稍甯就緒。都城帖然。風物如舊。人人延頸跂踵。日俟望聖駕還闕。臣以故自今年正月三日兩次遣屬吏及臣之子捧表遠詣行在投進。祈請車駕西上歸肆。大赦於宣德門。使天下曉然。皆知陛下言旋舊都。再造王室。命令用是通達。盜賊用是消弭。無復有方命阻兵之患。然後容臣爲陛下條畫措置。造膝陳請。遣一使泛海道入高麗。諭以元豐講好之舊。令出兵攻金人之西。又復遣官從間道趨河東。諭折氏修其舊職。以固吾圉。使三面交攻金人。令彼應敵不暇。吾方大舉六月之師。一道由滑瀆。一道出懷衛。涉河並進。北首燕路。訪大遼子孫。興滅繼絕。約爲與國。則燕薊之感恩荷德。不患不爲吾用。如此則金人勢必孤弱。自可撫而臣之。二聖天眷。自此決有歸期。兩河故境。自此決可收復。而況兩河之人。感祖宗二百年涵養之澤。雖陷敵踰年。而戴宋之心。初無攜貳。使吾大兵渡河而戰。則東北人民。必有背敵歸我。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誰不願爲吾死。孟子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今時則易然也。臣嘗以今日時勢觀之。天意悔禍。人心固結。雖三尺童子。爭欲奮臂鼓勇。又況當六月宣王北伐之時。機會閒不容髮。陛下何憚而不亟還京師。使臣獲奉咫尺之威。請借箸以籌。黃帝書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此言時不可失也。諺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此言斷不誣也。今日之事。臣願陛下以時果斷而行之。毋惑讒邪之言。毋沮

忠鯁之論。儻陛下以臣言爲是。願大駕卽日還京。使臣爲陛下得盡愚計。若陛下以臣言爲非。願陛下卽日放罷老臣。或重竄責。臣所不辭。惟明主可與忠言。臣故昧死以聞。上優詔答之。

辛卯。陝西、京東諸路及東京、北京畱守並奏。金人分道渡河。詔遣御營左軍統制韓世忠、主管侍衛步軍司公事閻勅率所部迎敵。命宗澤遣本司統制官楊進等援之。先是澤聞河北都統制王彥聚兵太行山。卽以彥爲武功大夫、忠州防禦使。制置兩河軍事。彥所部勇士萬數。以其面刺八字。故號八字軍。彥方繕甲治兵。約日大舉。欲趨太原。澤亦與諸將議。六月起師。且結諸路山水寨民兵。約日進發。上奏曰。臣聞詩於小雅。載六月宣王北伐之事。蓋玁狁以弓矢馬騎爲先。而當六月歛蒸之時。皆難於致用。故宣王乘時行師。終於薄伐玁狁。以建中興之功。臣自畱守京師。夙夜匪懈。經畫軍旅。近據諸路探報。敵勢窮促。可以進兵。臣欲乘此暑月。遣王彥等自滑州渡河。取懷、衛、濬相等處。遣王再興等自鄭州直護西京。陵寢。遣馬擴等自大名取洺。趙、眞定。楊進、王善、丁進、李貴等諸頭項。各以所領兵分路並進。旣過河。則山寨忠義之民。相應者不啻百萬。契丹、漢兒亦必同心抵禦。金人事縱有緒。臣乞朝廷遣使聲言。立契丹天祚之後。講尋舊好。且興滅繼絕。是王政所先。以歸天下之心也。況使金人駭聞。自相攜貳耶。仍乞遣知幾、辯博之士。西使夏。東使高麗。喻以禍福。兩國素蒙我宋厚恩。必出兵同加掃蕩。若然。則二聖有回鑾之期。兩河可以安貼。陛下中興之功。遠過周宣之世矣。臣犬馬之齒。今年七十矣。勉竭疲鯨。區區愚忠。所見如此。臣願陛下早降回鑾之詔。以繫天下之心。臣當躬冒矢石。爲諸將先。若陛下聽從臣言。容臣措畫。則臣謂我宋中

興之業，必可立致。若陛下不以臣言爲可用，則願賜骸骨，放歸田里，謳歌擊壤，以盡殘年。頻煩上瀆天聽，臣無任取進止。疏入，黃潛善等忌澤成功，從中沮之。澤嘆曰：吾志不得伸矣。因憂鬱成疾。澤尹京畿，歲修城池，治樓櫓，不擾而辦。屢出師以挫敵鋒，其抗疏請上還京，凡二十餘上，言極切至。潛善與汪伯彥等雖嫉之深，竟不能易其任。

靖康小雅云：建炎二年，有旨遣韓世忠之師屯伊洛，又令洽帥劉錫密結河陽之人，自青州絕河進兵，命澤總大眾自滑州而北，期集於中山府澤開命欣躍，齎金銀兵械，纖細畢具，行有日矣。而黃潛善、汪伯彥

恐澤成功，又以姦計從中止之。澤大憤懣，鬱久之，疽發背而薨。此事史及澤遺事皆無之，姑附此，更須參攷。

甲午，以金人入犯，曲赦河北、陝西、京東諸路。初，陝西制置使錢蓋聞金人陷長安，檄集英殿修撰鄜延經略使王庶兼節制環慶、涇原兵討賊。既而義兵大起，金人東還，庶以金人重載，可尾襲取勝，移文兩路，各大舉協力更戰，而環慶經略使王似、涇原經略使席貢自以先進望高，不欲受其節度，遂具文以報，而實不出兵。金游騎上清溪，既爲涇原裨將吳玠所扼，至咸陽，望渭河南，義兵滿野，不得渡，遂循渭而東。其右軍入鄜延，攻康定，圍龍坊。庶急遣將斷河橋，又令將官劉延亮屯神水峽，斷其歸路。金人遂去。於是洛索盤礴於馮翊河中，掘新河橋以通往來。人情大恐，涇原統制官曲端乘敵退，復下秦州，而鳳翔、長安皆爲義兵收復。會經制司統領官劉希亮自鳳翔歸端，端斬之。端雅不欲屬庶，及聞孟迪、李彥仙等受事鄜延，皆不樂，遂揭榜稱金人已過河歸國，農務不可失時，乃盡散渭河以南義兵。庶亦斂兵保險，猶以書約似，貢欲逼金人渡河，至於再三，似不應，貢許出兵四萬，亦遷延不行。時鄜延人以秋深必被兵，多避地者，道

出環慶。吏民皆惡其驚徙。所在掠其財而殺之。閭里蕭條矣。

乙未。詔蘇軾立朝履歷。最爲顯著。追復端明殿學士。盡還合得恩數。時軾孫司農寺丞符以軾致和中復

職未盡。訴於朝。乃有是命。

軾眉山人。元祐禮部尚書。黨籍待制以上第一名。昌化軍安置。元祐中。追復龍圖閣待制。王明清揮塵後錄云。靖康中。東坡追復元職。時汪彥章在掖垣。偶不當制。舍人不學而思。灑彥章戲曰。公無草草渠

案焚黃二字。藻慚而怨之。案。藻今

年二月已罷舍人。明清實蓋誤也。

江淮發運副使呂源請下虔吉衡潭四郡及沿流諸州造網船二千艘。從

之以源言。本司舊有運舟六千。今所存不逮半也。福建路轉運判官謝如意執建州叛卒張員等六人

誅之初。員等雖受招。而桀驁如故。會如意自職方員外郎出領漕事。乃議除之。如意至建陽。陰遣勇士離

其黨。與遂與本路兵馬都監黃濤。本州兵馬監押魏勝密謀。給員等至濤官居。俾受宣劄。因禽戮之。後數

日。如意入城。人情稍定。旣而餘黨懷疑。如意幾爲所執。時新知州事通直郎方承齋。敕榜諭叛卒。至建陽

聞之。置不進。如意邵武人也。案宋史繫

甲午日。

丙申。大中大夫宇文虛中復資政殿大學士。提舉萬壽觀。充大金通問使。武臣楊可輔副之。尋改虛中爲

祈請使。京東西路提點刑獄公事程昌弼言。州郡閒軍器乏少。請各以堅韌之木。廣置棍棒。蓋鐵騎箭

鏃。不能犯。惟棍棒可以禦。且不日可辦。從之。賊靳賽破光山縣。

戊戌。河北制置使王彥以八字軍屯河南。時宗澤以彥孤軍無援。不可獨進。乃以書延彥計事。遂合諸寨。

兵萬餘人。以是日濟河。後五日。彥至京師。澤大喜。諭以京師國家根本。宜宿兵近甸。遂命其軍屯滑州之沙店。

壬寅。中書侍郎兼御營副使提舉措置戶部財用張慤薨。慤立朝。諤諤有大臣節。不可干以私。惟善許景衡。與許翰論事頗合。自爲執政。諫諍愈切。無所顧避。時黃潛善當國。專務壅蔽。自汪伯彥而下。皆奴事之。不敢少忤其意。惟慤以直道自持。事必力爭。雖言不行。而不少屈。秉政未踰歲。遽薨於位。士民皆痛惜之。

此以慤附傳及
靖康小雅參修。

上以慤河朔人。無家可歸。常賙外。賜田十頃。第一區。後諡忠穆。(案)宋史

繫癸卯日。

癸卯。朝奉郎大金通問使王倫始渡河。

案倫紹興三年正月乞券錢狀
云建炎二年五月二十日過河。

遂與其副閣門宣贊舍人朱弁至雲中。

見左副元帥宗維計事。金酋不遣。時進武校尉朱勳從。弁行。宗維賜以所掠內人。勳陽受之。逃去。宗維怒。追而殺之。朱勳事不得其年。據紹興
十三年朱弁奏狀附見。

甲辰。洛索陷絳州。權知州事趙某率軍民巷戰。凡六日。

乙巳。詔諸路走馬承受使臣自今於帥司用申狀。其入謁如屬官禮。時入內寄資東頭供奉官蘇淵爲熙河路走馬承受公事。用元豐舊制。移牒帥司。就廳下馬。經略使張深奏淵尙習故態。凌轢帥臣。故有是旨。資政殿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許景衡薨。景衡罷政而歸。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疾甚。端坐自語曰。陛

下宜近端人正士。以二聖蒼生爲念。陸宣公奏議盡之矣。遂薨。景衡性孝友。兄死。事其嫂如母。博通經史。百家書。而其要歸於孔孟。嘗曰。孔門自灑掃應對而上。皆入中道。以故修身行己。雖細必務。平居無事。與朋友言。怡怡辭氣。惟恐傷之。及公言廷爭。正色直前。視權倖若無有者。薨年五十七。後諡忠簡。

丙午。徽猷閣待制劉阜民落職。初。阜民與其兄大中大夫阜民。皆以覃恩乞進秩。言者論其進由恩倖。法當討論。乞罷阜民職。而降阜民爲中大夫。詔罷阜民。而阜民遷官如故。

丁未。復置兩浙福建路提舉市舶司。賜度牒直三十萬緡爲博易本。以尙書省言。市舶公私兼利。非取於民。自併歸漕司。虧失數多。市井蕭索。士人以併廢爲不便。故有是旨。其後遂併廣西復之。

戊申。兵部尙書盧益直學士院。初。益自閒廢中。請至揚州治其私事。黃潛善許之。至則除尙書。至是復有此命。

此據黃潛善劾書增修。益除兵書不得其日。熊克小麻。二月丙申。兵部尙書黃紘罷。遂召徽猷閣待制知東平府盧益爲兵部尙書。案史。益元年五月乙巳。自顯謨閣直學士知東平府。落職奉祠。當二月間。權邦彥已知東平府。克蓋誤。

起居

郎康執權試給事中。起居舍人黃哲試中書舍人。太常少卿周望。起居郎司農卿林安上。守起居舍人。望初受命出使。會金帥宗傑死。遂輟行。

執權除命從省題名有之。今因望除左史併著於此日。

己酉。秀州軍亂。初。直龍圖閣知秀州趙叔近旣免。直龍圖閣朱芾代之。芾頗肆殘虐。軍民怨憤。是日。茶酒卒徐明率衆囚芾。迎叔近復領州事。叔近定撫定明等。且請擇守臣於朝。奏未至。詔御營中軍統制張俊以所部討之。

庚戌增天下役錢以爲新法弓手之費。初汪伯彥既建請，乃以免役寬剩廂禁軍闕額裁減曹掾等錢供其庸直。元年七月癸卯至是所增徧於東南諸路，遂詔不受庸者，人給田三十畝，馬軍增三之一。議者恐費不給。

乃請官戶役錢勿復減半，而民役錢概增三分，從之。故有是詔。新法弓手三年六月丙寅，役錢三年七月己丑可攷。詔自今見任官有

涉疑異志者，止許經不礙官陳告，如徑行殺戮，事雖有實，亦坐擅殺官吏之罪。卽妄殺平人以爲姦細者，從軍法。自軍興，所在姦民殺官吏，害良善者甚衆，朝廷恐其生事，至是下詔條約。

癸丑罷借諸路職田，自軍興始有拘借之名。靖康元年，建炎元年。而逋負甚衆，至是江淮發運副使呂源奏，畱其半

庶可養廉，且令用心催理，詔圭田士大夫貧者仰以養廉，國用雖乏，其可取此，自今勿得借。熊克小麻略載，此事於七月壬

子而日麻繫之此日，案今年九月丙子臣僚上言，亦云五月三十日聖旨圭田更不拘借，所書實誤。詔持服人蔡莊罷徽猷閣待制，其告令所屬收掌，候服闋日

給付其餘前宰執子弟見帶職人，令吏部限十日條具中省莊確子也。言者論確之子懋，旣以欺罔誕謾交結權倖，致身執政，而又擢其弟爲待制，士論憤鬱。莊比守潁昌，奴事李彥，無所不至，尤當竄斥，以爲人臣不忠之戒，故有是命。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十六

【建炎二年】六月甲寅朔。朝散郎余應求知岳州。承議郎陳公輔知南劍州。李綱之得政也。二人自外除郎。未入而綱罷。至是始以郡守處之。

乙卯。成都府路轉運判官靳博文權罷。邛州鑄鐵錢。以其歲用本錢二十一萬緡。而所鑄才十一萬緡。得不償費故也。先是成都府錢引務。每屆書放錢引一百二十五萬餘緡。崇觀間。西事旣起。由是泛印增多。至二千六百萬餘緡。而引法大壞。朝廷知之。乃詔以天聖爲印所準。事見大觀三年七月十二日。至是博文以利州路增

屯西兵。

此恐是王瓊之兵。

軍食不繼。權罷鼓鑄。不待報遂行。復以便宜增印錢引六十二萬緡。自後諸大臣相繼

視師。率增印矣。尙書省言。檢會靖康元年已降指揮。人戶願將金帛錢糧獻助者。計價依條補授名目。除河北。河東路已降官告外。餘路未曾給降。詔尙書省度量給付逐路。每路差監司一員。專一提舉。委官勸人戶獻納。依隨處在市實價。如納已七千貫補承節郎。六千貫補迪功郎。依已降指揮。並不作進納人。願繳元授付身貼納數中。以十分爲率。更減一分。亦不作進納所納之物。內京東東路並隨處椿管。餘路計綱起發上京。不係沿途去處。變兌易輕齋物色。赴元豐庫送納。並須召人情願。不得抑勒科配。

丙辰。建州軍兵亂。先是張員等既誅。餘黨復懷反側。會朝廷調威果卒三千人入衛。未行。軍士葉濃等相與謀。互殺妻子以爲變。是夜縱火焚掠。盜本州觀察使印突城而出。進犯福州。

葉濃之亂。日麻會要皆云六月一日。而今年七月臣僚上言乃云六

月十日。惟熊克小麻繫之丙辰。丙辰初三日也。今從小麻。案宋史繫癸亥日。

戊午。尙書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王綯。試御史中丞。黃潛善以綯柔懦無能。故薦爲臺長。

此據趙鼎之遺史。綯除中丞。日麻亦

不載。

己未。詔右文殿修撰前知通州胡安國已除給事中。指揮更不施行。初安國數上疏乞祠。詔不許。仍趣赴行在。安國因放免。奏有言曰。臣賦性疏拙。全昧事幾。前當贊書。積日雖淺。適緣六押兼管兵刑。所降詞頭。苟有所便。不敢觀望。延誤本朝。須至盡忠。遂件論執。遂因繳奏。徧觸貴權。貽怒既多。幾陷不測。今陛下撥亂反正。將建中興。而政事人材。弛張升黜。凡關出納。動係安危。聞之道路。揆以愚見。尙未合宜。臣竊寒心。而況鎖闈典司封校。儻或隱情患失。緘默不言。則負陛下委任之恩。其罪至大。若一一行其職守。事皆違異。必以戇愚妄發。干犯典刑。徒玷清時。無補國事。臣所以不敢上當恩命者也。疏入。黃潛善大怒。言者因論安國被命經年。託疾不至。朝廷之召愈切。而安國之辭愈堅。要流俗之譽。失人臣之禮。臣聞臣之事君。義也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昔孔子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孟子去齊。三宿而王不追。然後浩然有歸志。

士之所學。孔孟之道耳。孔孟之所以事君者如此。其欽而安國如此其慢。何所恃哉。蔡謨有重望於晉。然固拒司徒之命。至免爲庶人。况安國素無美名者乎。且朝廷之所以召安國者。不過以其早乞致仕。不就薦對爵祿。高尚其事而已。然安國當吳敏用事之際。則幡然而起。亟遷給舍。何鄉者奉命之速。而今日從命之緩乎。方陛下中興。王業號令之出。當如雷霆震動四方。罔不丕應。而不能行於一安國。豈不損國威令之甚。况安國子寅。自郎曹謁告不至。已降三官。安國責以臣節。則事君不以禮。責以父道。則教子不以忠。如此而欲成政事。厚風俗。不亦難乎。望罷安國新除。特賜黜責。以爲人臣不恭上命者之戒。安國遂罷。庚申。侍御史張浚充集英殿修撰。知興元府。浚好謀。有大志。數招諸將至臺。講論用兵籌策。浚本黃潛善所引。至是因請汰御營使司官屬。又論無謂金不能來。當汲汲修備治軍。常若敵至。潛善始惡之。浚以母在蜀中求去。故有是命。未行。畱爲尙書禮部侍郎。浚入對。上諭曰。卿在臺中。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將有爲。政如欲一飛冲天。而無羽翼者。卿爲朕畱。當專任用。浚頓首謝。

浚出守及再畱。日麻全不見。今據行狀增修。以禮部題名考之。浚除侍郎在今年六月。而無其日。

〔案〕史王綬奏上語有云。臣與浚同官兩日。而浚以祕閣修撰罷。綬以此月戊午入臺。則浚出臺當在庚申。故繫於此。日御史臺記。建炎二年空月。張浚直龍圖閣。知興元。浚除職。諸書俱不同。今從行狀。綬奏語見日麻四年三月辛酉。

癸亥。以盜賊未衰。命諸路武臣提刑專管捉殺。

甲子。疏決行在揚州及四京繫囚雜犯死罪以下減一等釋杖已下。其後建康府。越州亦如之。

紹興二年五月甲申始申

臨軒
疏決。

乙丑。徐州觀察使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引兵入秀州。前知州事中大夫趙叔近爲所殺。初。御營都統制王淵在京師。狎露臺娼周氏。亂後爲叔近所取。淵銜之。及俊辭行。淵謂之曰。趙叔近在彼。俊喻其意。前一日。俊總兵至郡。叔近以太守之禮逆諸城北沈氏園。俊叱令置對。方下筆。羣力遽前斷其右臂。叔近呼曰。我宗室也。衆曰。汝從賊。何云宗室。語未畢。已斷首於地。秀卒見叔近死。遂反戈嬰城。縱火毆掠。江東西路經制司書寫機宜文字辛安宗在城中爲所害。翌日。俊破關捕徐明等斬之。取周氏以歸。淵以予俊。俊不受。乃遺韓世忠。

此段據王明清揮麈第三錄增入。周氏。彥古母。後封蕪湖夫人。熊克小麻。俊入秀州。在六月戊辰日。麻張俊申十一日到秀州。十二日巳時收復。十五日申到。今從日麻。

俊以功遷武寧軍承

宣使。叔近子朝奉郎交之亦坐受賊所獻玩好。降六官勒停。後十餘年。御史言叔近之冤。始贈集英殿修撰。趙交之停官事。以紹興四年十二月丙申本

人乞改正狀增入。叔近贈職。在紹興九年。

丁卯。國信使楊應誠副使韓衍至高麗。見國王楷諭旨。楷拜詔已。輿應誠等對立論事。楷曰。大朝自有山東路。何不由登州以往。應誠言。不如貴國去金國最徑。第煩國王傳達金國。令三節人自齎糧。止假二十八騎。楷難之。已而命其門下侍郎傅佺至館中。具言金人今造舟將往二浙。若引使者至其國。異時欲假道至浙中。將何以對。應誠曰。女真不能水戰。佺曰。女真常於海道往來。況女真舊臣本國。近乃欲令本國

臣事以此可知強弱。後十餘日，府燕又數日，復遣中書侍郎崔洪宰，知樞密院事金富弼來固執前論。且言二聖今在燕，雲不在金國。館伴使知閣門事文公仁亦曰：往年公仁入貢，上國嘗奏上皇以金人不可相親。今十二年矣，洪宰笑曰：金國雖納土與之，二聖亦不可得。大朝何不練兵與戰？應誠西高麗凡六十有四月，楷終不奉詔，應誠不得已，與楷相見於壽昌宮門下，受其所拜表而還。

此據應誠所上語錄修入（案）錄應誠以六月丁卯見高麗國王楷。

楷令傅份議事及送衣帶，己卯府會壬午遣崔洪宰等至館。七月丙戌文公仁等云：戊子應誠以病求醫。壬寅甲辰八月戊午連趣應誠復命壬申拜表。九月初放洋。今併附此。餘見九月癸未十月甲寅。

戊辰詔諸路應輸內藏庫錢帛經由揚州行在者許免撥用。端明殿學士同提舉措置財用黃潛厚請也。初，東川布衣崔子方治春秋，紹聖閒三上疏乞置博士，不報。乃隱居真州六合縣。子方剛介有守，雖衣食不足而志氣裕然。杜門著書三十餘年而死。至是兵部員外郎江端友請下湖州取子方所著春秋傳藏於祕書監，從之。

己巳葉濃破古田縣。甲戌入福州，掠特進致仕衛國公余深家金帛，欲縱火焚城。守臣顯謨關待制江常不知所出，提點刑獄公事李芑防貽切登城諭之，畱十餘日乃去。官軍追擊之，不利。芑，安陽人也。熊克小廡以芑爲閩縣人。

今據此遺事大抵此亦僞寓者，克多隨今日貫書之。

丁丑命京畿淮甸捕蝗。

己卯言者以爲東南武備利於水戰。如張遇乃河朔潰卒。未嘗習舟楫之利。一旦有急。卽劫舟張帆。蔽江東下。金人旣破唐鄧。蔡逼進淮。漢去大江直一閒耳。爲今之策。宜於大江上游如采石之類。凡要害處。精練水軍。廣造戰艦。仍泊於江之南岸。緩急之際。庶幾可倚。詔江浙州軍措置限一月畢。

是月以集英殿修撰知延安府王庶爲龍圖閣待制。節制陝西六路軍馬。涇原經略使司統制官曲端爲右武大夫吉州團練使。充節制司都統制。詔書有曰。儻不靖難於殘暑之前。必致益兵於秋涼之後。先是温州觀察使河東經制使王玘旣遁歸。朝廷除玘知鳳翔府。東京畱守宗澤承制以庶權陝西制置使。端權河東經制使。會主客員外郎陝西撫諭使謝亮西入關。庶移書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夏國爲患。至小而緩。金人爲患。至大而迫。方敵兵挫銳於熙河。奔北於本路。子女玉帛。不知紀極。占據同華。畏暑休兵。閣下能仗節督諸路協同義舉。漕臣應給糧餉。爭先並進。雖未能洗雪前恥。亦可以驅逐渡河。全秦奠枕。徐圖恢復。夏人秋稼未登。飢餓疲困。何暇興兵。庶可保其無他。亮不聽。遂自環慶入西夏。夏國主乾順已稱制。倨見之。亮雷夏國幾月。乃與約和罷兵。更用均敵禮。乾順許之。

此據建炎三年七月癸未張浚奏西

夏通書禮數及紹興元年二月庚寅謝亮乞存恤家屬狀參修

亮歸。夏人隨之以兵。掩取定邊軍。明年亮乃還行在。初王玘之潰也。其屬官王

擇仁以衆二萬入長安。復爲經略使。郭瑛所逐。祠部員外郎四川撫諭汝礪嘗言。今朝廷已專命王庶經制中夏。竊聞五路全不稟庶節制。望擇久歷藩方。曉暢軍事。近上兩制。節制五路。招集潰兵。勞徠流徙。式

遇寇盜。仍以臣所刷金帛八百餘萬緡。爲軍糧犒設之費。庶可以繫二京。兩河。山東。陝西五路父老之心。若謂四川錢物。不當應副陝西。臣謂使此錢自三陝。湖湘。平底建康。因爲甚善。萬一中途爲姦人所窺。適足資寇。臣又聞王擇仁所統。皆三晉勁勇之餘。今關輔榛莽。軍無見糧。故其人專以剽掠爲事。若得上件財帛養之。則秦晉之民。皆爲吾用矣。時庶已擢待制。而汝礪停官。然皆未受命也。

自王瓌除鳳翔至喻汝礪乞
四川綱必非一月閒事。以請

書皆不見月日。故且奉聯附
書之。當更考求各附本月日。

復置諸州學官四十三員。

此以紹興二年十月九
日給舍看詳狀增入。

初二帝既徙。中京御史中丞秦

檜實從。旣而聞上中興。上皇欲作書貽左副元帥宗維與約和議。大略言。唐太宗復突厥。而沙陀救唐。冒頓單于縱高帝於白登。而呼韓賴漢。近世耶律德光絕滅石氏。而中原灰燼。數十年終爲他人所有。其度量豈不相遠哉。近聞嗣子之中。有爲人之所推戴者。蓋祖宗德澤之在人。至深至厚。未易忘也。若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興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上皇草書已。諭駙馬都尉深州防禦使蔡絳曰。爲我示秦檜。更潤色之。檜讀書嗚咽。卽厚遺本路都統。達於宗維。宗維有慚色。絳京子也。

此以王若冲所著道君北狩行錄修入。臣謹
案紹興日麻秦檜張邵奏及曹勛所獻書本

乃秦檜代作。與此不同。或者檜嘗草具此書。而上皇又親製之也。行錄以此書爲在中京所遺。而無年月。檜書首云。季夏極熱。臣案上皇以去夏去燕京。今秋移韓州。則在中京過夏。必是此年。故附著於此。世傳檜在金。固已倡和議。因是得歸。而未有以爲之證。以是書考之。

覆金人知檢爲上皇草書。度其能任此事。是以歸之耳。朱勝非秀水閒居錄云。檢自京城隨金北去。爲大帥達賽耶君任用。此則賽檢北遷時。達賽方圖中山府。檢何由在其軍中。意者因草此書。而達賽移之。尼瑪哈軍中爲歸之。張本耳。北狩行錄上皇書。某自北來。棄所鄙棄。獨荷左右見憐。故知英雄度量。與凡俗自不同也。嘗欲通書於左右。而自下自疑。因循至今。某聞爲大英雄之人。然後能聽大度之書。敢略陳陋。惟左右留神省察古之君子。莫不以濟世安民爲己任。故有國土者。止能安一國之人。有天下之士者。然後能安天下之人。是以堯舜高湯之君。而輔以皋。稷。禹。湯之臣。則日月所照。風雨所及。莫不被其澤。載於典籍。昭然可考。不在一二陳也。且以近事言之。昔唐之太宗。起自晉陽。奄有天下。征伐荒外。西破高昌。北禽頡利。可謂黃帝之師。莫強乎天下也。而遠思長久之計。知突厥稽首戴恩。當爲北藩。故唐之良也。終得沙陀。以雪國恥。又匈奴冒頓單于。圖漢高祖于白登。七日不食。當時若取之。如俯拾地芥。冒頓單于不貪近利。以爲遠圖。使高帝得歸。以奉祭祀。故得受綰幣。舉中國珍異玉帛。奉約結好。後匈奴亂。五單于爭立。終得宣帝擁護。呼韓。近契丹耶律德光。賁石氏之失約。長驅至汴。舉石氏宗族。遷之北荒。然中國之地。亦不能守。以致糜爛灰燼。數十年之間。生靈肝膈塗地。而終爲劉智遠所有。比之唐太宗。冒頓單于。其英雄度量。豈不萬萬相去遠哉。先皇帝初治兵於遼東。不避浮海之勤。而請命於下吏。蒙先皇約爲兄弟。許以燕雲。適平山妾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巽懦。懷鼠首之兩端。某亦過聽。惑於謬悠之說。得罪於大國。問罪之初。深自刻責。黜去大號。傳位嗣子。自知甚明。不敢怨尤。近聞嗣子之中。有爲彼方之人所推戴者。非嗣子之賢。蓋祖宗德澤在人。至厚至深。未易忘也。不審左右欲法唐太宗。冒頓單于。受輿滅繼絕之名。享歲幣玉帛之好。保國治民於萬世耶。抑欲效耶律德光。使生靈塗炭。而終爲他人所有耶。若欲如此。則非某所知。若欲如彼。當遣一介之使。奉咫尺之書。諭嗣子以大計。使子子孫孫。永奉職貢。豈不爲萬世之利也哉。伏惟左右以命世之才。當大有爲之時。必能聽大度之言也。昔人有爲趙使秦者。秦王問趙可伐歟。趙使對曰。里人有好色者。好色之。世所共知。而母言之。則爲賢母。妻言之。則爲妒婦。今日之事。大類是也。惟聽下多賢。必能審處。言欲盡意。不覺顧縷。伏望台慈。有以觀察。幸甚。日麻。

紹興十九年四月丁卯。御前降下曹勛所藏秦檜向在金國代徽宗皇帝所作誓藹。某啓。季夏毒熱。伏惟元帥耶君台候。動止萬福。某屢處辛安。實賴庇庇。離汴京已踰年矣。鄙懷千萬。久欲聞於左右。常恐犯不韙之咎。今閱日既久。則復慮後時之悔。又數蒙存問。審知英雄

大度可感以誠。敢悉布腹心。頃自大聖皇帝治兵之初。某卽承命於下吏。先皇帝惠然顧懷。結爲兄弟。較在聞書。永以爲好。某之敝邑。仰荷威德。怡然無事。又盪得前代故地。顧此恩紀。未知報所。適會妄人嘯聚。不逞。某之將臣。謁與畏事。懷鼠首之兩端。某亦惑其謬悠。得罪大國。自知甚明。故於開罪之初。深自刻責。不敢抗兵。亟去位號。委國計於嗣子。亦蒙大國沛然寬宥。許之自新。復違前好。而嗣子愚弱。不嫻於禮。小人貪功。要取名譽。妄有交構。遂重獲罪於大國。嗣皆自取。惟將何及。某向自傳位以來。退處道宮。不復干預國事。事無大小。並不預聞。此非敢妄爲之說。天下之人所共知也。凡諸往事。姑置勿論。請以今之事勢言之。夫南北之俗有異。因其君長而臣屬之。則可若混一之理。自古以來。無是事也。昔契丹耶律德光皇帝遷徙石氏。拘於北方。南朝遂爲劉智遠所有。終不臣屬。且石氏有天下。方二世。本乃篡立。初無德澤。智遠所以能攘其位而有之。趙氏自太祖不血刃取天下。仁恩結人深矣。厥後六宗。世世修德。不忝前人。百餘年間。不減兵革。斯民仰事俯育。衣食無憾。乃以異姓易之。此在某實難言。天下之人。自知其不可。今若因而存之。則世世臣屬。年年輸貢。得失可見矣。必欲奪舟交廣。馳馬閩蜀。躡關陝。決六計於金鼓之間。就使一一如志。欲所得之利。盡歸公上。則莫若歲歲受金帛。使佗人守疆。則莫若因舊姓而屬之。在耶君宜然計而審慮。聞嗣子有在南方爲彼人所依。此祖宗恩德在人。未易忘也。如蒙耶君以某前所言爲然。望賜採擇。某道專介論。嗣子以大計。耶君可不煩汗馬之勞。而坐享厚利。伏惟麾下多賢。通知古今。諳練世故者。不爲少。想當裨贊成畫。笑談而定。瞻望旌檠。立俟報不宣。

秋七月癸未朔。詔京官到行在者。並令吏部審量。非政和以後進書頌及直赴殿試之人。乃聽參選。

〔案〕宋史

繫丙戌日。

用吏部請也。靖康初。用御史胡舜陟言。大治濫賞。

元年四月癸丑。

已而遂罷。

其年九月辛未。有旨可更不問。

至是提領茶鹽司

奏辟朝奉郎鄭待問充準備差遣湖州。用赦薦舉宣教郎新江東茶鹽司幹辦公事張體純。論者以爲二

人皆以進頌得官。法當討論。悉罷之。而有是命。體純。金壇人。待問。江山人。常通判湖州。坐朱勗黨。銜替。至是。梁揚祖辟用之。

審量事十月丙子又改。

資政殿學士東京畱守開封尹宗澤薨。澤爲黃潛善等所沮。憂憤

成疾。疽作於背。至是疾甚。諸將楊進等排闥入問。澤矍然起曰。吾固無恙。正以二帝蒙塵之久。憂憤成疾。耳爾等能爲我殲滅強敵。以成主上恢復之志。雖死無恨。衆皆流涕曰。願盡死。諸將出。澤復曰。吾此疾度不起。古語云。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遂薨。年七十是日。風雨冥晦。異於常日。澤將沒。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遺表猶贊上還京。先言已涓日渡河而得疾。其末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請鑿輿。亟還京闕。大震雷霆之怒。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忘尸諫。澤自奉甚薄。方譎居時。饋粥不繼。吟嘯自如。晚年俸入稍厚。亦不異疇昔。食不兼味。衣敝不易。嘗曰。君父當側身嘗膽。臣子乃安居美食耶。所得俸賜。遇寒士與親戚貧困者。輒分之。養孤遺幾百餘人。死之日。都人爲之號慟。朝野無賢愚。皆相弔出涕。三學之士千餘人。爲文以哭澤。初。澤旣拘畱金使。上屢命釋之。澤不奉詔。至是。資政殿大學士充大金祈請使宇文虛中至東京。而澤已病。虛中攝畱守事。遂歸之。時上已除澤門下侍郎兼御營副使。東京畱守命未下而訃聞。詔贈觀文殿學士。進六官爲通議大夫。後諡忠簡。

澤門待之除。史及他書不見。惟遺事及靖康小雅有之。熊克小厓云。澤諡威愍。與史不同。蓋誤。

〔案〕宋史繫年丙戌日。呂中大事記曰。自古未有內外不相應而成功者。有張仲孝友主於內。而後吉甫得以專征於外。孔明欲出師於外。則必任禪允於內。建炎之初。綱在內。澤在外。此正天疑二人以開中興之治也。使二人得盡行其志。必能復君父之仇。雲察廟之恥。

仲神人之憤。惜夫綱相則澤之志行。綱去則澤之計沮。蓋汪、黃兩人既用事於中。則宗澤安能措手於外。二人既去。幸東南之議。則宗澤還東京之請。雖二十疏而何益。縱使渡河而北。指日成功。亦安能免後患哉。嗚呼。東京之地。宗廟在焉。陵寢在焉。爲人子孫。烏可置。顧察而不問。爲人父母。烏可棄。遺黎而不思。且向也。元帥府方開之始。宗澤解京城之圍。而伯彥則謂爲不可使。金知元帥所在。今也。還京之請。屢上而汪、黃則謂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聖體耳。自外而觀。汪、黃之計。可謂忠矣。宗澤之計。可謂危矣。以義而論。則君父不可視之如路人。中原不可棄之如土梗。天祚吾宋。則將有主矣。天所興者。誰能敗之。此豈汪、黃乳媪護赤子之術所能爲哉。澤之志不獲伸於前。又不獲伸於後。徒使後之人。闖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之歎。而爲之致無窮之恨也。

甲申。葉濃自福州引兵破寧德縣。復還建州。

丙戌。中奉大夫福建路提點刑獄公事李芑勒停。時言者論芑擁兵數萬。費官錢二百餘萬緡。專務招安。不能平寇。停其官。責使捕盜。以尙書吏部員外郎林杞代之。有宣義郎御史臺檢法官謝嚮者。靖康末。嘗奉詔至閩中募武勇之士。乃命嚮爲本路提殺官。尋又遣御營使司中軍統制張俊。兩浙路提點刑獄公事趙哲將卒二千人。偕往討捕杞。永嘉人嚮。建安人也。

謝嚮爲臺法。史蓋不書。據御史臺記繫之。建炎二年空月。在王絢除中丞之前。案。絢以六月除中丞。故附於此。杞。元年六月。

甲子以朝請
即除吏外。

既而濃又破政和。松溪二縣。

濃破政和在八月辛未。破松溪在其月。壬申。今併書之。案。宋史繫甲申日。

丁亥。御筆國步多艱。人才爲急。如蔡京、王黼當國日久。孰不由其擬受。果賢且才。豈可不用。自今毋得分別。使自奮忠義。仰三省遵行之。時宰相黃潛善本王黼門人。故引多黼親黨以進。議者非之。

此爲三年二月
己巳張勳劾

本。編 詔諸郡發歸朝官赴行在。時所在多囚禁歸朝官。有疑則加殘害。一郡戮至千百人。上憫之。故有是

命。〔中興聖政臣雷正等〕曰：古人有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者也。彼姦雄忍酷之言。至曰：寧我負人。嗚呼！人之用心。何止天壤之異哉。方建炎之初。所在盜起如蠅。窮荒絕漠之人。銷諸郡縣。有司爲之禁防。或未過也。而太上皇帝推天地覆載之德。視中外之民。皆吾赤

子。惻然哀矜。形於聖訓。凜然有三代王者之風。漢帝之恢廓大度。不足言矣。

吏部尙書兼侍讀周武仲充龍圖閣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初武仲以

疾亟求去。上曰：如武仲者。未見其比。雖病。固當留。最後同知樞密院事郭三益爲請。乃有是命。

戊子。幹辦內東門司王嗣昌送吏部。坐與邵成章爲死黨。好大言議國政故也。詔自今士卒有犯。並依

軍法。不得頗眼。劓心。過爲慘酷。令御營使司行下。衆皆鼓舞感戴。

〔中興聖政史臣〕曰：愛而不能令。厚而不能使。亂而不能治。此兵法之患也。治軍固不能不嚴。然治

之自有常法。若師出以律。孰敢不畏者。而諸將過爲慘酷。豈撫軍之道哉。

乙未。侍衛馬軍都指揮使郭仲荀爲京城副留守。朝廷聞宗澤薨故也。初澤以便宜假統制官楊進榮州

防禦使。知河南府。會宗澤死。進遂輟行。

林泉野記：宗澤爲京城副留守。招降諸大寇王善、楊進、丁進等。兵勢甚盛。澤有渡河迎請二帝之意。黃潛善、汪伯彥疾其成功。又疑其爲變。遂以郭仲荀爲副留守。以察之。

〔案〕日麻二年七月十二日甲午。開封府言宗澤卒。十三日乙未。郭仲荀充京城副留守。黃潛善等聞澤死而後除之。非以察澤也。熊克小麻刪取其語。附於元年七月。澤初除副守時。亦誤。是時楊進、丁進皆未降。汪、黃胡爲疑之。〔案〕仲荀兩爲東京副留守。其初除日麻不

載但於今年八月正除騎帥時繫副留守銜克於仲荀再除時卻不書是以展轉糝誤今並不取

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上疏自辨不受張邦昌僞命

且嘗奉國寶至濟州其言引資政殿學士呂好問爲證大略謂圍城士大夫特陛下在外共爲後圖好問不能獨任其責遣人起諸退人臣始見邦昌面決行日則臣之復出爲陛下出也疏入遂召克家及顯謨閣待制知平江府孫覲赴行在

丁酉殿中侍御史馬伸言克家覲取操不正姦佞相濟小人之雄者也。在靖康間與李擢李會王及之王時雍劉觀七人者結爲死黨附耿南仲倡爲和議之說助成賊謀有不主和議者羣起而辱罵之欲執送金營人皆畏其險而不敢校也陛下卽位之初照見情狀逐之是矣近者不知誰爲之援皆得被召將復進用人情危駭莫之所謂望賜寢罷竄之遠方戊戌詔好問開具當時因依聞奏其後好問又自陳反正之功由是二人復用

好問開具狀見僞楚錄誤以爲克家所奏而徐夢莘北盟會編又因之夢莘乃云謝克家辨事僞楚狀與呂好問所奏不同其孰爲正蓋好問元奏云右臣準尙書省劄子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進狀七月十六日奉聖旨令臣開具因依聞奏後來傳錄者減去右臣準尙書省劄子八字是以差互如此

己亥祕閣修撰知荆南府唐愨降充直祕閣先是承議郎通判荆南府程千秋爲愨所忌請避之改通判襄陽府未行轉運司誘執千秋以屬吏其弟千乘訴於朝有詔勿治

四月丁未

愨怒奏千乘僞造制書上命移

獄於潭州。

四月癸未

而愨終不肯釋。言者謂方羣盜辟廣、祝靖、李孝忠相繼犯荆南。帥臣監司望風悉遁。賊既

據城於公安。止隔一水。維舟絞棧。欲乘勢南來。千秋奮不顧身。率縣民禦之。使人夜渡。焚舟毀棧。殺賊甚衆。遂不敢犯。岳、鄂、鼎、澧皆賴以安。民間往往繪其像而祠之。方今天下擾攘。忠義之人所在不多。朝廷所宜愛惜。有罪猶當宥死。況無罪乎。臣近聞千秋至今坐獄。存亡未可知。萬一如此。則愨亦可謂方命矣。乃詔釋千秋。而愨有是命。

辛丑。詔以春霖夏旱。飛蝗爲沴。命監司郡守條政事之未便於民者。其大水飛蝗最甚之地。令百姓自陳量輕重。捐其租焉。

壬寅。尙書兵部員外郎福建兩浙撫諭江端友罷。以言者論其不練民事。所至苛擾也。

癸卯。詔京官知縣兩任已上。實及六考。方許闕陞。諸州通判舊法不拘考數。至是申明之。

此以紹興五年閏二月八日有宣赦

郎熊彥詩劄子

修入日麻無之

甲辰。降充顯謨閣待制。北京畱守河北東路制置使杜充復樞密直學士。充開封尹。東京畱守。且命充鎮撫軍民。盡瘁國事。以繼前官之美。遵稟朝廷深戒妄作。以正前官之失。自宗澤薨。數日間。將士去者十五。都人憂之。相與請於朝。言澤子宣。教郎穎。嘗居戎幕。得士卒心。請以繼其父任。會充已除畱守。詔以穎直

秘閣起復。充畱守判官。充無意恢復。盡反澤所爲。由是澤所結兩河豪傑。皆不爲用。

呂中大事記曰。此澤去而東京之地不可守也。宗澤

在則盜可使爲兵。杜充用則兵皆爲盜矣。充守東京。則金至維揚。充守建康。則金至明州。以充繼澤。何異以淵代遜。以姜維而續孔明之事。功李綱罷而汪黃相於內。宗澤死而杜充守於外。則天下之事可知矣。

河北轉運副使張益

謙復直秘閣。兼權大名尹。北京畱守。

丁未。亳州言。本州已增修城壁。棚置樓櫓。可以禦寇。今防秋在近。乞以本州界所管新舊弓手合爲一軍。

土軍合爲一軍。清河裝發合爲一軍。選才武使臣充部押官。分守要害。從之。仍詔諸路一體州軍準此。

庚戌。朝請郎提舉杭州洞霄宮謝克家。試尙書吏部侍郎。朝請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觀葉夢得。試戶部侍郎。

既而克家不自安。乞補郡。乃以爲龍圖閣待制。知台州。給事中劉觀。試尙書工部侍郎。

觀之除。日麻及後省工部題名

皆不見。紹興二年十月刑部檢舉狀云。建炎二年七月除工部侍郎。故附於此。俟考。

朝散郎林之平。爲監察御史。之平。莆田人也。詔諸路應兵將捕盜等

官。合應援地理內逗遛不進。許安撫使從軍法。時直龍圖閣新知杭州康允之言。近杭。潤。秀。三州。兇竄竊發。而屬邑及旁郡。未聞有來赴難者。必待奏報。輒勤王師。望以軍法約束。軍民有立異功者。仍具奏聞。不次擢用。以爲勸沮。從之。故有是旨。

辛亥。黃潛善言。朝議大夫惠厚。下自中京逃歸。言有傳登極赦書。至上皇所者。上皇與宣和皇后相賀。聖情甚悅。上斂容不語。久之曰。宣和皇后天性儉約。在朕府中時。每進膳。未嘗改造。侍上皇亦疏闊。所得月

賜未嘗妄用。服洗濯之衣。破則補之。望明而觀。縫處如繡。蓋非他人所能及也。厚下。華原人。宣和中。嘗知解州。

是月。禮部貢院言。應詞學兼茂科。奉郎袁正功合格。詔減二年磨勘。正功無錫人也。

紹興三年七月乙未改法。

燕山

人。劉立芸聚衆攻破城邑。立芸諭衆曰。吾欲致南北太平。所至不殺掠。但令饋糧。於是蕃漢之民歸者甚衆。洛索遣兵攻解州之朱家山。統領忠義軍馬邵興苦戰三日。遂敗之。陝州安撫使李彥仙授興從義郎。遷本州都統制。

